

一位英國女土與孫先生的婚姻

(附譯餘閒談)

鄒恩潤譯述

生活書店
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989B

上海图书馆藏书

~~4615076~~

一位英國女土與孫先生的婚姻

(附譯者附)

鄒恩濶譯述



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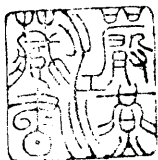
譯者附言

我的朋友姚如馨先生看見我把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譯得津津有味，又聽見許多讀者看得津津有味，特爲介紹這本書備我接着譯出來。所以我在動筆譯述以前，先要謝謝他。

這本書原名 MR. AND MRS. SEN，是 Louise Jordan Miln 記的，一九二三年由美國紐約 A. L. Bure Company 出版。原書材料很好，不過著者不免存着種族的成見，有的地方說些不相干的話，我譯述的時候，只擷取他的精華，酌刪他的糟粕。這是要預先聲明的。

這本書的主人翁，當然是孫先生與一位英國女士，這是不消說的。那位孫先生的大名叫做孫欽露，那位英國女士的芳名叫做愛碧。但是他們兩位本來是不相識的。在他們不相識以前，有一位「老小姐」叫做珠蓮女士，和他們的婚史很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為敘事的系統起見，我先要談談珠蓮女士。

珠蓮女士是美國惠貞尼亞州 Virginia人，世居該州露斯希爾地方，離京城華盛頓不遠。當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惠貞尼亞州是屬於南方的範圍。珠蓮女士的父親是南方的一員將官，不幸陣亡。女士有四兄一姊，四兄都為南方而從戎，三兄都以身殉國，一兄死於北方的俘虜獄裏，所留下的不過一個寡母和姊妹二人而已。不久她的阿姊私奔於一個軍官，不知所終，她的母親因年老傷感，不久也就逝世。所以珠蓮女士從小就過很孤寂的生活，所幸家裏還有忠實的老女僕招呼她



，尤其是一位黑種老人家，名叫來生德，很誠實的在家服務。所以珠蓮女士住在父母所遺的屋子裏，並由其他遺產裏得到的收入，倒還可以維持她的生活。

她所住的地方叫做露斯希爾，與華盛頓相近，上面已經說過。雖父母俱亡，兄弟均故，平常却很喜交游，華盛頓人士，很有許多和她來往的。她的交游中尤其親密的有三位朋友。一位是女醫生，雖是美國南方人，却嫁了一個美國北方人，還有一位是英國女士，她的表兄是一個英國貴族，當時住在美國華盛頓，她就在这个貴族家裏担任女教師，教導看護她的兩個小外甥，還有一位是中國青年，在華盛頓中國公使館裏任職。

珠蓮女士老而未嫁，已是一位老小姐，她每年總有一次就她家的花園裏開花園會，請友人參加。有一天晴光明媚，又是她舉行花園會的時期到了。那天珠蓮女士當然盛妝出來款待嘉賓。來賓裏面有銀行家，有公使及其女公子，還有其他幾位男女賓客，姑不細述。且說當時開着花園會的時候，園裏排了許多小桌子，

桌上鋪着講究的桌毯，上面排了許多餅乾水果及冰淇淋等物，其中有一張桌子上的東西已經吃完，桌旁的椅子上却坐有四位女士在那裏暢談。

現在讓我很簡單的把那四位女士介紹一下。有一位是萊麗女士。她的父親是代表奧利康州的上議院議員。有一位是露雪女士，她的父親是大理院的法官。一位是瑪利女士，她的父親是華盛頓一個著名教堂裏的牧師。當時是夏天，所以她們都穿着雪白而艷麗的衣服，頭上都戴着精緻伶巧的帽子，但是有一位女士却没有戴帽子，身上却穿了一件綠色的比較簡單的長衣。

萊麗女士對着這位穿綠衣的女士喊着說道：『你的樣子，好像是天然生長在這個花園似的。』其實萊麗女士這句話問得倒也有點理由。因為那個時候她們坐在樹蔭之下，鳳尾草的葉子密布於上，雖當時還不過在下午四點一刻左右，炎熱已退，清風徐來，但見將退的陽光照着碧綠的樹蔭與齊平的青茵，真是眼前一片賞心悅目的欣榮綠色。在這種天然綠色之中，愛翡女士却穿了一身綠衣，綠光映

耀，媚態益增，怪不得美麗女士要說她好像是天然生長在這個花園裏面。

當時各位女士衣上都插有名貴鮮花，愛翡女士胸前却不過插着一朵大紅色胡椒花，這朵花雖不名貴，插在她的嫵媚婀娜的身上，却爲其他名貴之花所不及。

那四位女士談談笑笑，愛翡女士忽然談到接吻問題，她的意思，生平不喜歡受人接吻。這幾句話却被許多男賓聽見，其中尤以一位青年更加注意。他聽見這位女士的意思，特別留心向女士詳細觀察一下。

那位特別注意的青年，雖已二十七歲，看上去年紀還要青得多，身材高度適中，圓潤豐滿，面貌身段都很美麗，眼光奕奕有神，衣服尤整潔異常。他注意愛翡女士的議論，隨後怎樣，下次再談。

譯餘閒談 花園會 (Garden Party) 也是增加社交愉快的一種好方法。擇一個適當的花園，或是自己的花園，備些茶點，請若干男女親友來聚會，閒游談笑，或雜以有趣的遊戲，空氣新鮮，花卉悅目，於身體精神都有很大的益處。

，藉此聯絡友誼，猶其餘事。這種社交方法，所謂賓客可以略多，而在經濟上又 unnecessary 鉅費。

與花園會取意相仿的有所謂野游會 (Picnic)，約幾位朋友赴野外或近山遊覽，隨帶熱水瓶麵包簡便菜餚等物，就草地圍坐談心，鳥語花香，泉聲松影，好像別有天地。不過野遊的人數不能如花園會之多。

我國交際大多數都不過請人飽吃一頓，而且只有男子專利，家庭婦女兒童更少參加的機會，弄得家庭生活異常單調。我覺得像花園會野遊會一類的交際，很可提倡舉行。

此
页
空
白

愛翡女士和幾位女友在珠蓮女士所開的花園會裏，談論風生，講到接吻問題的時候，喚起近座的幾位男賓的注意，尤其是有一位青年男子，停一會兒，這位青年和另一位男賓叫做葛得時將軍，由座位上立起來走走，無意中走過剛纔說的幾位女士圍坐着的桌子前面。那幾位女士看見倒也很加注意。其中只有露雪女士在華盛頓交際場中遇見過那位青年，當然有點認得，和他微笑頷首。等到那位青年走過之後，露雪女士就對她的女伴說，這位就是孫欽露先生，曾在華盛頓見過一面。愛翡女士聽了隨口插嘴問一句：「他是何國人？」露雪女士答道：「中國人。」愛翡女士聽見孫先生是中國人，心裏存着種族的各殊，也就淡然置之。

轉瞬夕陽西下，賓朋星散。珠蓮女士忙着送客，正在這個時候，孫先生與愛翡女士湊巧又立在一起，彼此對眼望了一下，但也不過望了一下，並沒有什麼別

的意味。

賓客散得將要完了，珠蓮女士從門口轉進裏面，招呼留下的幾位朋友坐談。原來這幾位朋友是珠蓮女士請他們於花園會完後，留在她家裏用晚膳的。在這幾位留下的朋友裏面，湊巧孫欽露與愛翡女士也在內。當珠蓮女士進來招呼留下的幾位賓客的時候，人數愈少，相見愈易，那位英國女士的碧眼兒和那位中國青年的黑眼又遇着了。到了這個時候，愛翡女士纔微笑一下，孫先生也很謙和的微笑着報她。

既而賓主入席，西俗男女共宴，由主人派定那一位男賓和那一位女賓並坐。這一次晚餐，湊巧珠蓮女士又把孫先生和愛翡女士坐在一起，所以愛翡女士左席就是孫欽露。

愛翡女士這個時候對於孫雖仍是淡漠的態度，但是既承主人派定，也不得不敷衍談話，以存禮貌。所以就座之後，愛翡女士把頭略傾向孫先生那方面，很客

氣的輕聲問他說：『你喜歡美國嗎？』孫先生滿面笑容的回答他說：『我很喜歡美國，不但美國，有許多其他的友邦，我都很歡喜的。』

愛翡女士隨着問他：『我看孫先生常犯思鄉病罷！』脫口說了之後，覺得初見面奈何說出這樣親切關心的話，不禁紅上雙頰，頗覺不安起來。

孫先生却很自然的回答說：『有的時候，的確很覺得思鄉之苦。』愛翡女士趕緊接着說：『我剛纔那句話是不應講的，抱歉得很。』說時微微有點歎息。

孫先生却十分有禮的替她迴護：『承你下問，無論何事，都以回答爲榮幸。況且男子思鄉並不是什麼難爲情的事情。』既而又說：『愛翡女士，遇着我在談話裏有批評英國的地方，請你不要見怪。我知道你是英國人，不是美國人。』

『你怎麼曉得我是英國人？』

『你告訴我的。』

『我？這倒奇極了，我們從前彼此不相識，何從談話？』

「愛翡女士，你自己告訴了我。我在花園裏和葛得時將軍一同走過的時候，我聽見你說幾句話，就聽得出你是英國人。其實只要聽見說出一個字，就辨得出是英國人，不至錯誤的。」

愛翡女士聽見他一口拿定她是英國人，所謂被他「一語道破」，又紅上雙頰。好像羞答答不大好意思似的。

孫欽露却清辯滔滔，繼續的說下去：「在中國有兩句格言叫做「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倘若一字英語的聲音由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嘴裏講出來，竟不能顯出是英國籍，這個字音一定是跌入一個聽覺遲笨或聾子的耳朵裏。」

愛翡女士聽見孫先生暗裏在那裏稱賞她，倒不易接語，只得輕着語意問道：「在你中國語言裏格言多嗎？」

「在中國語言裏，格言很多很多。」

愛翡女士笑着說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中國話，有人說中國話非常難學。」

孫欽露很敏捷的回答說：『話雖如此，其實中國話也不難學。』他就輕聲低語的說出一兩句中國短語，弄得全座賓主都傾耳靜聽，一點兒也不懂，大家都笑了起來。

譯餘閒談。我覺得西俗宴客與中國宴客，有兩點很值得注意。第一點是他們的菜餚很簡單，吾國總是大魚大肉，一二十碗的拿上來，總要使得你吃到肚子裝得滿滿的，不能再裝進去，纔覺得是優待嘉賓！不但糟塌東西，暴殄天物，時間方面也極不經濟。

第二點是西俗宴客，賓主談笑，總是輕聲低語，力避喧嘩，中國則流行猜拳，『一品高陞啊！』『五金魁呀！』大聲疾呼，筋起腦漲，好像對手的耳朵是死人的耳朵，非這樣狂叫不聽見似的！在中國菜館裏想聚幾位朋友共宴談心，而左右貴鄰却鬧得烏煙瘴氣，使得我們講話非特別張大喉嚨，放大聲帶，老實是糊裏糊塗，這真是一種野蠻的習慣！

此
页
空
白

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裏晚餐席上，正說一兩句中國話與愛蕪女士聽的時候，弄得全座賓主聽着不懂，都笑了起來。笑了之後，大家又談點別的話。停一會兒，愛蕪女士又談到中國語言，他對孫先生說道：『中國語言聽起來真難懂，我想無論如何，總是學不會的。』

孫先生很和婉的問她：『你果肯嘗試學習中國語言嗎？如肯嘗試，我倒也情願教你。』

愛蕪女士回着說：『你不見得情願教人罷。我自己却不情願教人什麼。我的擔任教書，不過是爲自立之計罷了。』

孫先生聽了很驚異的說道：『你真是一位女教員嗎？你的年紀這樣青，居然有學識擔任教育事業，真是難得。我以爲教育是最高尙的職業。』

愛翳女士很鄭重的告訴他：『我實在學識淺陋，並不懂得什麼。我不過在我的表兄家裏，教兩個外甥。一個名字叫狄克，還有一個名字叫博浪。我教他們都是很粗淺的東西，連帶招呼這兩個小孩子。我本不喜教書，爲力謀自立計，姑且擔任下去。』

孫欽露聽見愛翳女士的口氣，知道她的身世是很可憐的，所處的境遇也是不甚寬裕的，不禁引起他的同情心，反增加了他的愛惜之意。這種注重容德不重錢財的態度，却是中國人的美德。在西洋男子對於女子，大多數都是崇尚拜金主義，有錢的女子處處受人奉迎，否則往往自悲身世，不能獲人憐惜。

既而孫欽露又舊話重提的說：『我很情願教你中國語言。』

愛翳女士聽見他這樣鄭重其事的口氣，不免有一點詫異，問道：『爲什麼我要學中國語言呢？』

欽露笑着回答她：『你或者想着中國語言十分艱澀難學，或者又想着你學中

了。』
 國語言沒有什麼用處，但是若有一天你到中國去，你所學的中國語言便很有用處了。』

『我到中國去？我想我決沒有這種好運氣！決沒有這種機會！』

欽露聽了搖着他的頭說：『人事難料，誰也不敢預說。』

愛翡女士毅然的說：『我却敢預說。』

兩人這樣你一句我一句，針鋒相對，彼此說完了話，都笑了起來。

講了這許多話，欽露還是很堅執的說他應該要教愛翡女士中國語。女士又問

他有什麼理由。他說在園裏初次遇見女士的時候，覺得她有的地方很類似中國的女子，雖則他在海外久，生平未曾見過一個中國女子，當時心裏却有這樣的感覺。愛翡聽見他平生未曾見過一個中國女子，又不免引起她的好奇心，不自禁的問道：『你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中國女子嗎？』

欽露很和緩的申明：『苦力的女子，當然隨處可以看見，我所指的是上等社

會的女子。我離中國多年，在中國的時候年紀還小得很。當時中國的風氣比現在還要閉塞，上等社會的女子總是終日關在大門以內，在外面簡直看不見，我自己並沒有姊妹。講到我的母親，她棄養的時候，年歲非常的青，我當時還在襁褓之中，所以關於我母親的音容笑貌，我簡直一點沒有影象，說起來還不免傷感。在華盛頓我認得兩位中國夫人，在歐洲也認得幾位，但是她們都已嫁了人。所以我說我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中國女子。」

愛翡女士聽他倒也說得頭頭是道，理由充足，不過想起剛纔欽露提起她有的地方像中國女子，她倒要問個明白。關於這一點，欽露如何解釋，且等下次譯出奉告。

譯餘閒談 言語真重要；誤會，疑團，淡漠，等等，只要有近情近理的誠摯談話，便易冰釋。我生平交游多直爽的朋友，彼此有話逕說，最可怕的是有話放在肚子裏，使人摸不着頭腦。我國有兩字成語叫做『陰險』，可見『陰』

便近『險』，『險』則往往不能脫『陰』。

中國上等社會的婦女，大多數總是講究『躲起來』，就是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是這樣。我看外國影片裏面有時有中國的情形。其中的中國婦女總是江北老太婆；或是牽子背女的江北乞婆，那種怪形怪狀，令人見了真覺無容身之地。難道中國就沒有美麗端莊衣服講究，替本國爭些體面的婦女？都是『躲起來』，只有那些不躲起來的出來『獻醜』！聽說日本政府遇有外人到本國攝影，都派人隨着指導，無形中就加以取締，所以流傳於外的人民，不至『獻醜』。怪不得電影明星張緘雲女士到美國游歷的時候，彼邦人士見她美豔超羣，都以爲她是日本女子。

此
页
空
白

四

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中晚宴席上，與愛翡女士恰巧坐在隔壁，談論風生，清辯成趣，後來說到愛翡女士有的地方使孫想起中國女子，她到要問個明白，到底有什麼理由。欽露說他到外國多年，到了夏天，外國女子總是全身穿得雪白。在中國的舊俗則以白色爲喪事不幸的表示，如外國之對於黑色一樣。那天下午在珠蓮女士家中的花園會，許多婦女都穿着白色，愛翡女士獨穿綠色的衣服，所以他特別想到中國女子的服色。這是一事。還有她身上插胡椒花，在她行動的時候隨着震搖擺動，又使他想起中國女子喜戴的，也往往有插在頭上常常搖動的首飾。

愛翡女士反詰欽露道：「你說生平沒有見過一個上等的中國女，那末你怎樣知道中國女子穿的什麼戴的什麼呢？」

欽露聽她這樣細心的詰問，對她笑了起來，笑後接着說道：『你真問得利害，不過我還是沒有被你問倒。我生平雖未曾見過上等的中女子，但是我却看見過她們的相片，而且我是能夠閱讀中文的，我在中文小說裏，當然也閱過關於中國美人的描述。』

這樣說，又說得愛翦女士只有報以一笑，不能再駁他了。

諺笑愉快的餐敘，不久告畢。那晚後並不舉行跳舞，不過於散席後稍坐清談，並佐以音樂，賞心悅目。欽露又善於多種樂器，大獻他的好藝術。賓主盡歡而散。

那夜珠蓮女士還留着愛翦女士在她家裏過夜。

第二天早晨，她們兩位正在同用早膳的時候，僕人來牛德華進一大盒花，芬香撲鼻。嬌豔動人，愛翦女士不自禁的拿起許多來嗅嗅香味。

那個花盆裏現出一張名片，上面印着凸起的名字仔細一看，却是孫欽露三個。

字。名字下面還寫上『昨蒙寵召，無任感幸。』

愛翡女士看見那些可愛的鮮花，不自禁的在那裏玩賞，忽然看見孫欽露的名片，却發呆起來。

珠蓮女士當時看見愛翡女士的神氣，詫異她對於欽露有何誤解，隨口問道：

「你爲什麼不喜歡孫先生呢？」

愛翡女士微笑答道：「我何嘗說過這句話？」

珠蓮女士有意和她說玩笑，再進一句說：「我以爲這樣？」

愛翡女士接着說：「但是我也不敢說我是不喜歡他。」

珠蓮女士笑着說：「但是我相信你也不敢說你是喜歡他。」

愛翡女士聽她辯得這樣曲折入微，禁不住的笑聲承認說：「一點不錯！我到底喜歡他不喜歡他，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但望兩者都不是。其實我喜歡他或是不喜歡他，於我有什麼相干？我又何必多此無謂的念頭？」

「爲什麼不相干？倒也請你說個理由。」

「講到理由，我倒說不出什麼。但我轉念一想，覺得他總有什麼缺憾似的。」

珠蓮女士很殷勤的問道：「總有什麼缺憾？你有什麼理由？」

愛翡女士吞吞吐吐的答道：「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什麼理由，有之或者因爲他的種族和我不同，也未可知。」

珠蓮女士很鎮靜的說道：「講起孫欽露的爲人，比許多我們同種族的人都好得多，這是我們要明白的。」

愛翡女士聽了默然不語。

珠蓮女士繼續的說下去：「我所以很優待他，還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因爲他於我有特別恩惠。」愛翡女士聽到這裏覺得非常驚異。究竟孫欽露對珠蓮女士有什麼恩惠，說來話長。此處暫擱一下。

譯餘閒談 有人說戀愛是出於感情而無理性可言。我以爲正是因爲出於感情

，所以不爲世俗成見所拘束，否則受理性的判斷，多所顧慮，或者反爲世俗成見所拘束。例如愛翦女士之對於孫欽露，此時雖尙不足於語所謂戀愛，但愛翦女士橫梗於胸中的尙有一種族異同的成見，而仍戀戀不能盡忘所見的孫先生，便是偏於感情作用而不能自禁的傾向。

但是此中也不能說全無理性作用，在欽露方面，當然也有他的人格，有以吸動他人之處，其程度之強烈，竟不能爲種族成見所掩沒。

此
页
空
白

五

珠蓮女士告愛翡女士勿輕視中國人，說中國人也有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的區別，與歐美各國一樣：上等社會中國人之高尚聰慧與別國同。並且說孫欽露於她有特殊的恩惠，所以更宜領受她的特別優待。愛翡女士聽她說得娓娓動聽，也就漸漸的聽得津津有味。

珠蓮女士更進而說明孫欽露何以對她有特殊的恩惠。據說她有一位叔祖曾到北京經營商業，被匪徒擄去，幾遭不測，幸有一位中國朋友叫做孫章祚的極力營救，卒免於難。從此她家裏的人對於這位孫章祚先生就感恩不忘，她也聽了家人談起，知道這件義氣的事情。後來她在報紙上看見華盛頓中國公使館裏有一位秘書孫先生，是由中國來的，她又想起這件故事，便試往中國公使館去詢問，居然問到一位孫先生，晤談之下，纔知道他叫孫欽露，所謂孫章祚者就是他的祖父。

• 珠蓮把他祖父援救她叔叔的事情告訴一番，他却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是自從那個時候起，這位老小姐珠蓮女士便認識了孫欽露，彼此成爲朋友。

珠蓮女士告訴愛翡，說她最初和孫欽露的交際，常請他到家裏參加宴會等等，還不過存着『報答恩惠』的意思；後來因常聚談，覺得他的爲人高尚純潔，性情和易，有種種令人敬重的地方，所以每次請到他，不像從前那樣出於『義務』的意思，却是出於真心歡迎，巴不得他一定要到！

愛翡女士聽了這一番話，還是默然。她心裏還是懷着異族的成見，還是存着冷淡的態度。

珠蓮女士發了這篇議論之後，把孫先生所送的花，支配在幾個花瓶裏面，還提議再到花園裏去採取玫瑰花，愛翡隨她同去。

兩小時之後，愛翡女士滿臂擁着許多新鮮嬌艷的玫瑰花，回到華盛頓，依舊去盡她女教師的職務。她是在她表兄史諾家裏擔任教導兩位外甥，前面已經說過

珠蓮女士在家裏所開的花園會是在星期四，所以愛翡女士回到華盛頓的那一天是在星期五。到了星期六的早晨，愛翡女士忽然遇着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天早晨愛翡女士忽然接到一個男子送給她一盒鮮花，再細看盒裏所附的名片，方知不是別人，正是在珠蓮女士家中所遇見的孫欽露！當時她脫孫欽露不過是一位偶然見過的尋常朋友，加以彼此種族不同，更覺淡然，所以收到這盒花的時候，心裏似乎覺得孫欽露微嫌鹵莽。不過他既經送了來，也就不好意思退還，順便把所送的花插在她臥室中的花瓶裏。

星期六往往是愛翡女士最忙的一天。那天她的表嫂史諾夫人總是上午出去購買東西，下午又要出去訪問朋友，所以愛翡女士還要替她在家裏照料一切，愛翡女士在上面所說的那個星期六，雖因孫欽露送她那般好的花，最初心裏不免多一

件心事，但是她自己那天很忙，轉身也就把這件事忘却，不放在心裏。

湊巧那一天有兩位女朋友來訪她。在常友，碰着忙的時候，她當然可以擋駕，怎奈那天來的却是愛翡女士極熟的朋友，閤人對她們說不在家，她們却已三步做兩步的跑了進去，橫衝直撞的奔上愛翡女士的房間來。那兩位女賓不是別人，就是珠蓮女士花園會裏和愛翡女士同桌的女賓裏面的兩位。一位是露雪，她的父親是大理院法官；隨她來的還有一位是茱麗，她的父親是上院議員，想讀者都還記得。露雪女士的爲人是最喜挾發人的祕密，口鋒滑稽而銳利，她帶了茱麗女士同來，已懷着一肚子的鬼胎！她們走進了房間，愛翡女士就說她非常之忙，不能抽身陪她們出去游玩。露雪說那不要緊，她們不過來訪問訪問，不是一定要一同出去游玩的，一而張嘴說話，一面却轉着兩顆好像探海燈的眼珠，往房間四面東張西望。既而她忽然呼着說道：

「愛翡！真的嗎？」

『你不要大驚小怪！你倒底問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孫欽露真的送花給你嗎？』

愛翡女士聽了却大吃一驚：這個時候，孫欽露的名片不在花上，她們又何從知道？這種事情既被口鋒滑稽而銳利的露雪女士打聽到了，倒不免一番口舌。

譯餘閒談 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覺得舊式婚姻的大病，就是兩方的『心』，尤其是女子的『心』，沒有達到『心悅』的地步，硬被什麼形式方面的『文定』『拜堂』『合巹』一類把戲，強成所謂『終身伴侶』，真是天地間一件很滑稽而慘酷的事情。我曾經一次聽見一位女士在極熟的幾位朋友談座中說幾句很好笑的話，她說現在中國內地還許多把素不相識的人，一旦睡在一個牀舖上去，從此便要一生一世在一起，真是『豈有此理』到了極步！我以為爲這種事所以成爲『豈有此理』，就是因爲男的娶了一個形式上的妻，未曾先獲得女的『心』。

情。
● 愛○翦○女○士○這○個○時○候○的○心○還○不○在○孫○欽○露○，
孫○欽○露○如○不○能○獲○得○她○的○心○，
愛○翦○女○士○就○是○始○終○淡○然○，
所○以○她○的○態○度○淡○然○，
都○是○應○該○的○，
是○應○該○的○事○。

六

露雪女士在愛翦女士臥室裏，一口道破孫欽露送花與愛翦的祕密消息，弄得她異常驚異，趕緊接着追究道：『這又是那個人告訴你的話？』露雪女士答道：『沒有那一個告訴我。我自己看見他的，我看見他親向花市採購的。我陪一位女性朋友剛巧同往花市商定結婚用的鮮花，忽見孫欽露走了進來。我看他細心選了許多好花，還買了極講究的花盒，他無意中看見了我，舉帽爲禮，却沒有談話，仍繼續買他的花。等到他花和盒都裝配妥貼之後，我親耳聽見他吩咐花市夥計逕送與他所要送的人。那個人是誰？我又親耳聽見他吩咐那位夥計把那盒花送給你。到了那個時候，我纔恍然孫先生苦心孤詣的選購那許多好花，原來是存心要送給你！是不是？孫先生到底是不是送了花給你？請你立刻給我一個答覆！』

愛翦女士問道：『你來看我，就是專爲這件事嗎？』

露雪女士忙看答道：『當然是的！』茉莉女士也湊開忙的插一句說：『當然是的！這是不消說的！』

露雪又逼着愛翡說道：『倒底孫先生有沒有把花送來？到底有沒有？愛翡！』愛翡女士被她這兩位女友那樣盤問窮詰，弄得真不耐煩，最後纔慢慢兒的回應：『是的，他是送了花來。』

露雪聽了，狂呼道：『愛翡！真令人羨煞！』茉莉也大肆她的揶揄口氣，接着說：『你真是一位好幸運的女子！好幸運的女子！』

愛翡一面繼續做她的女紅，一面淡然說道：『我倒不覺得什麼！』

露雪和茉莉同聲喊道：『愛翡！你難道癡了嗎？孫欽露從前從未送過別人什麼花。孫欽露居然送花，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而今竟送給你！真是……』說到這裏，她們都吃吃的笑，笑聲與語聲混在一起，分別不出她們究竟講些什麼！

愛翡女士也不自禁的笑了起來，說：『露雪！你們的話却錯了！你們說孫先

生從前從未送過別人什麼花，殊不知他却常常送花與珠蓮女士。昨天早晨他就送了許多花給珠蓮。送來的時候，我也在那裏，所以還親眼看見。至他今天送給我的花，真不過一點兒，遠不及送給珠蓮的多。」

茉莉聽了歪着嘴聳着肩插着說道：『飛女士嗎！不錯！我知道孫先生常常送花給珠蓮女士。但是你要知道珠蓮女士是一位老小姐，孫先生對她好像是對娘一樣：珠蓮女士之待孫先生，也好像做娘的愛護兒子一樣。至於孫先生送花給年青的女子，你却輪着第一！』

露雪忽然有所思，隨即問道：『和花一同送來的，是否還有一封信？』

『沒有什麼信附着送來。』

茉莉又改着聲調揶揄道：『告訴我們……你謝他的時候，到底怎樣措辭？』

『我收花以後，並未會和他晤面。』

『但你當寫回信時候，你怎樣說法？』

「我未曾寫什麼回信。」

露雪與茉莉那裏肯停，還是嚙嚙不休，嚙嚙了一大頓纔去。

愛翡女士對孫先生的送花，本很淡然，但是經了那兩位女朋友酸素作用，多方揶揄，倒喚起她的特別注意，自想依尋常禮貌說起來，似乎也要寫一封信去謝謝纔是。

譯餘閒談 吃醋的毛病，有的地方，女子確比男子利害。我聽見一位女友說她們同學在女校裏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極要好的知己朋友，譬如有甲乙二同學要好，倘若一旦甲與丙也要好，同時並不棄乙，但在乙則往往要因此氣得發昏章第十一，不吃飯啊！哭啊！訴啊！鬧得一團糟！

我有一位朋友，他夫人的酸素作用特別利害，他偶然遇着美婦女，只要對他夫人提起贊了一句好看，她就要一天沒有笑容！說話也要沒精打彩似的！那位朋友發現了這個毛病以後，遇這種事，只得『噤若寒蟬』！

酸素作用是人情所不免，不過酸得太利害了，也是徒然自尋苦惱。倘像紅樓夢中的黛玉，別人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差不多都能引起她的酸素作用，那真是自尋絕路，和這種終日愁眉哭臉的人一起，也算倒霉！

此
页
空
白

愛翦女士得孫欽露贈花之後，看見她的兩位女友露雪和茉囀那樣妬羨她，倒喚起她的注意，覺得孫欽露的好意，不可不寫一封短信去謝謝他。她的兩位女友是星期六來訪問的，下星期一孫欽露便接到愛翦女士的謝信。信裏這樣說：

「孫欽露先生：

承你惠贈薔薇，使我回憶珠蓮女士家中聚會之愉快，殊深感謝。

愛翦上。」

孫欽露接到了這封信。看了又看，玩索牠的文義，還端詳她的字體，簡直發呆了半晌！好像上了電氣一樣！

愛翦送那封信，是自己在星期日下午陪着她的兩位外甥博浪和狄克出去游行的時候，親身付郵，不放心假手於僕人。她把信投郵之後，心裏獨自暗想，不知

道。孫先生要。不要。回。她。一。信。更。不。知。道。孫。先。生。要。不。要。求。她。允。許。來。訪。問。她。

在孫欽露回信或是訪她之前，愛翦女士與孫先生湊巧相遇於跳舞場。孫先生一閃眼即看見愛翦女士，殷勤謝她的謝信。愛翦女士覺得孫先生精神煥發，笑靨迎人，又覺得他的跳舞工夫，超卓美雅。

愛翦女士和孫先生有過兩次晤談之後，隔了一個多月，孫先生無意中又認識了她的表嫂史諾夫人。愛翦女士原來家住英國倫敦，他的父親是一位學校教師，母親溫柔賢淑，善於家政。膝下只有這一顆掌上珠，所以父母對她都視為寶貝一樣。不幸她在十四歲的時候，她的賢母就棄養；二十歲的時候，父親又見背。於是這位愛翦女士乃陷於孤苦零丁的境地。幸而她的母親的姊姊有個兒子，就是史諾爵士，在她方面說起便是表兄。這位表兄和她的表嫂都極愛重她。見她寂寞悲悼，到美國華盛頓去的時候，就帶她同去，請她担任女教師，教教他的兩個小兒子，也就是她的兩個外甥。

且說愛翡女士的表嫂史諾夫人有一夜在她友人蘭笙夫人家裏宴會，席中遇着孫欽露，覺得他的恂恂溫雅，談吐雋永，無一不合於西洋人所謂士君子的資格，很可敬佩。回家以後，在家裏晚席宴上，對她的丈夫說：

『我在蘭笙夫人的宴會席上認得一位新朋友，我請他有空的時候到我們家裏來談談，不知道你贊成嗎？』

史諾爵士裝着詫異的神氣說：『你請些朋友到家裏來談談，這也是極尋常的事情，何須用得着我來贊成或反對呢？』

『我當然喜歡交游，求得愉快的生活，那個能像你那樣一天到晚看報紙雜誌，真悶煞人！』

史諾懶洋洋的批評說：『你自己不喜歡看報紙雜誌，所以覺得悶煞人。』

史諾夫人笑着說：『你不要瞎批評，剛纔說起的事情，我還有一點沒有告訴你，我所說的那位新朋友不是女友，乃是男友！』

史諾爵士也笑着回她：「你這句話是多說的！男友不男友，有什麼關係，用不着這樣嚴重的聲明！你既認識的一位男友，到底是那一位？」

「我新認識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很可敬愛的中國人。」

史諾爵士聽了一點不詫異，不過愛翡女士在旁聽了，却特別注意，趕緊問道：「你喜歡中國人嗎？」

史諾爵士說：「我極喜歡中國人。我以為深知他們的人，沒有不覺得他們的可敬可愛。」

當時在座的有一位男的來賓，叫做漢密頓，很含醋意，問史諾爵士道：「你說這樣的話，你認識了很多中國人嗎？你真能深知他們嗎？」

他們談鋒滔滔不絕，隨後還有很重要的話，而且牽涉到愛翡女士的本身。

譯餘閒談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姻 進行似乎很迂緩，其實應該如此，一是審慎的意思。二是要做到兩方情願，不能僅憑單相思。我國某大學實行男

女同學之後，有某男生單相思某女生，寫信乞婚，不許；有一天跑到那位女生房間跪着哀求婚事，又不許；他竟用刀斬下手指一段，血淋淋的跪到那位女生那裏哭求，還是不許；而且鬧了這個笑話，被學校當局開除！這個性急朋友真是愚不可及，也可以說是自作孽！

此
页
空
白

愛翡女士的表兄史諾爵士和她的表嫂史諾夫人在家裏晚宴，在座的除愛翡女士外，還有一位男賓漢密頓。史諾夫人談話之間，無意中談到新認得的一位中國朋友，這件事我在上次已經告訴諸位。且說當時漢密頓聽見史諾爵士贊許中國人，大含醋意，問他是否認識了很多中國人。史諾爵士很從容不迫的回答道：『我在中國住過十年，因此和他們交遊也有了十年。我在英國考取了文官攷試，便派到中國北京去，在英國公使館裏供職。我在那個地方非常愉快，希望能駐下去，不幸過了十年，却被擢升，調到日內瓦去，於是我纔與中國告別，至今戀戀不捨。我的中國朋友當然不少。他們大多數都是很可敬佩的，你倘若和他們相處愈久，相知愈深，必愈覺得他們的好處，這是我所敢斷言的。』

談到這裏，史諾夫人插嘴說道：『我新認的那位中國朋友孫先生告訴我說

：「話尙未完，史諾爵士把將近嘴邊的酒杯放下來，問道：『你所說的那位孫先生是否就是孫欽露？』」

史諾夫人很嚴重的回答說：『是的，就是叫做孫欽露。我當即請他到我們家裏來談談。』

史諾爵士很高興的說：『好！我希望他一定來看看我們。』

史諾夫人說：『他已經答應了，一定肯來的。』

這個時候，心裏老不高興的，當然是大有酸素作用的漢密頓。

史諾夫人忽轉首對愛翡女士說道：『愛翡！還有一件事，我忘記說起。據孫先生告訴我，你曾在珠蓮女士家裏見過他。』

旁聽的漢密頓更覺酸得不可耐，等不到愛翡回答她表嫂的話，已經脫口而出的問愛翡道：『愛翡女士，你喜歡這個人嗎？』

愛翡答道：『珠蓮女士非常喜歡他。我不過偶然遇着他兩次。』

一個癡婆子」

漢密頓故作鬼臉說：「什麼珠蓮女士！我雖從來未曾見過她，深信她一定是

一個癡婆子」

他說了這句話，很有自鳴得意的神氣。這個時候史諾夫人一心一意於孫先生送花給愛翦的事情，也無心理會漢密頓譏諷的話，只對她問題：「愛翦！他真的送了花給你嗎？爲什麼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在什麼時候送給你的？」

愛翦女士淡然低着頭答道：「這類無關重要的事情，難道我也要把他詳細細記到日記簿子裏去嗎？」

史諾夫人却固執的問她：「他真的送了花給你嗎？」

史諾爵士也隨着她：「孫先生真的送過花給你嗎？」

愛翦女士很鎮定的仰着頭答道：「是的，孫先生有一天送過一束薔薇花給我，真美麗的花。」

史諾爵士很詫異的說道：「早就應該讓我曉得！」

史諾夫人詰問他道：『爲什麼早就應該讓你曉得？』

愛翡女士笑着對史諾爵士插嘴道：『難道你要暗探中國的事情，像日本一樣，要想攫取中國的山東嗎？』在美國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的山東問題鬧得烏煙瘴氣，名聞遐邇，所以愛翡女士也拿來做談話資料。

史諾爵士也笑着說道：『你居然知道什麼山東！真是你的進步！我看將來我們回到英國，你簡直有資格做國會議員！將來你也許旅行到中國去，看看山東的孔子墳墓！』

漢密頓聽他們說得津津有味，他口覺得一肚子充滿了酸溜溜的酸氣！

譯餘閒談。愛翡女士的父母俱故，史諾夫婦是她的至親，對她的事特別關心，是應該的事情，也可以說是義不容辭的事情。我以爲婚姻的事情，最好是由男女兩方本人自己物色，但同時最好也要有較有經驗的親友做顧問，然後可減上當的機會。這個意思，在吾國今日的女子方面尤爲重要。像在上海的

地方，自由新女子受着已婚男子的欺騙，嫁了過去纔發現已有大婦的，時有所聞，不可不慎！

講到女子自己物色夫婿，我覺得中國做父母的比西洋苦。我看西洋女子大了總是由自己物色，物色到了，只要告訴父母罷了，物色不到，情願做老小姐，父母心裏也沒有什麼難過。在中國則女子年逾二十而未訂婚，做父母的人就覺得有一大宗心事未了，非辦妥不可。要改良這一點，當然要提高並普及女子教育，社會交際方面要多予女子以參加的機會。

此
页
空
白

九

愛翡女士和她的表兄史諾爵士表嫂史諾夫人，在晚宴席上談起孫欽露，來賓漢密頓却在旁大發其酸素作用，這是我在上次奉告過諸位的。如今且讓我談談這位漢密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生長於美國詩家谷，生平毫無所長，只曉得講究服飾，顧影自憐，用他父親的金錢，在華盛頓過他貴公子的浪漫生活。講到他的品貌，除不免略帶大塊頭的毛病外，倒也生得一副小白臉，夠得上花花公子的資格。有錢揮霍，又有小白臉做『照會』，華盛頓的婦女當然有許多入他的彀中！供他揮霍的一位父親是以牧師做職業。牧師原以傳教為宗旨，而這位老太爺却藉傳教為幌子，大發展他的斂錢手段，所以腰纏萬貫，居然面團團作富家翁。那位老太太呢，却是一位優柔寡斷，昏聩姑息的無用婦人。漢密頓弟兄兩人，他自己居長。他們得了這一對賢明父母，當然難兄難弟，彼此半斤八兩，以無業為

高。尚。以。揮。霍。爲。能。事。以。浪。蝶。自。居。爲。得。意。

漢密頓有一位大富的舅父，他是詩家谷地方一位有名的書業中人，但自己却無所出，所以他的千萬圓的產業，將來百歲之後，漢密頓弟兄兩位大有承繼的希望。因此社會上趨炎附勢的人，對他們兩位格外的恭維，格外的敷衍。在他們的父母，也覺得這件事大靠得住，對兩子也格外的溺愛，視他們爲財神菩薩，說什麼是什麼！

漢密頓對於己身，別無希望，只望娶得一位如意的夫人。他心中所謂如意的夫人，要有兩種資格：一是貴族，例如那一國的公主之類，可在社會上出點風頭，二是要大富，窮貴族還是無可取，同時還要有幾千萬圓的家私，任他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纔覺稱心滿意。他竟想藉着討一個老婆而達到名利兼收的目的，倒也虧他入非非，高妙得很！

漢密頓的婚姻標準，既如上述，照理他不應想到愛翡女士身上去；因爲愛翡

女士既不是出於貴族之門，也不是富翁愛女。但是他自從見了愛翡女士之後，却死心塌地的實行他的單相思主義，把以前心中的理想一筆勾銷！在史諾夫人呢，她對於父母俱逝的愛翡女士的終身大事，當然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她看見漢密頓揮霍如意，又聽見他有繼承千萬圓遺產的風說，雖是爵士夫人，而對於這樣鉅富的人家，心中却也想玉成其事，希望愛翡女士配得這樣富有的夫婿，使她一生吃着享用不盡。於是乎漢密頓遂成爲孫欽露的情敵！

譯餘閒談 有某君的令妹，因爲他老太太貪人家有五十萬的家產，糊裏糊塗的把這位賢慧的妹妹嫁過去，嫁過之後，纔知那位女婿在生理上有缺憾，而且是一個阿愁，見客的時候，你問一句，他答一句，你再問一句，他再答一句，你不問，他一直不做聲，陪你靜坐！不到三年，那位小姐已生了癆病，現在聽說已進癆病第三期了。我有時看見她到親戚家裏去，固然滿頭珍珠，衣服華麗，但是她的心裏不知有多深的哀痛！

近來有一個朋友托我替他妹子做媒，我問他有什麼條件，他說要相貌好，要品性好，要學問好，要富有，要有靠得住的高尙職業。我說你提出許多「要」字，把我嚇倒，我「要」交這本卷，倒不容易！

我以為爲故意嫁與一個窮措大，當然不必，把財富看得太重而置其他於不問，也是大錯而特錯！

當漢密頓在史諾爵士家裏晚宴席上大發酸素作用之後的第三天，孫欽露第一次到史諾夫人家裏訪她，當時剛好她在家，彼此晤敘了一番。過了一個星期，史諾夫婦便請孫欽露到他們家裏晚宴。上次他們請漢密頓的時候，賓主共四人，這一次也是如此。這四位裏面，兩位是史諾伉儷，一位是孫先生，還有一位呢，當然是愛翡女士了。愛翡女士在珠蓮女士家裏宴會，曾經和孫先生同席過，現在又知道史諾爵士也很歡迎他，所以史諾爵士請愛翡那天晚宴不要出外，請她做陪，她也就很自然的答應了。

那天在晚宴之前，愛翡女士對於應穿什麼衣服，倒也躊躇了一下。她想起上一次在珠蓮家裏晚宴的時候，她身上所穿的是綠色，很引起孫欽露的注意，這一次若再穿那樣顏色，恐怕孫先生疑她有意和他兜攬，有意使他注意。她想綠色是

她最喜歡的，除此之外，只有紅色和灰色還可以選用。最後她便選定一件紅色的衣服，那時已經不早，她趕緊整髮修容，穿好衣服，奔到樓下去，碰見孫先生恰巧來了！她便招呼他一同走進客廳裏面去。走進客廳之後，孫先生的態度非常自然，落落大方，而愛翦女士反而兩頰嬌紅，對孫先生嫣然一笑，冀以掩其嬌羞。在她心裏轉念之間，以為她那晚不穿綠色而穿紅色，當可減少孫的注意。那裏知道紅色正是中國新娘子穿的衣服，也免不了孫的注意，這是幾個月以後孫欽露纔告訴她的。

愛翦女士一面招呼孫欽露坐，一面通知史諾夫婦，他們知道之後，也就一起出來，敘談甚歡。繼而相偕入席。入席之後，愛翦女士覺得孫欽露雖和她的民族各異，而其態度閑雅、談吐雋永，妙趣環生，精神煥發，處處超過同屬於一個民族的漢密頓。因此他又想到珠蓮女士那樣優待孫欽露，史諾爵士又這樣歡迎孫欽露，的確有他們的理由。

這個時候的孫欽露，溫雅謙和，談論風生，使在座的都覺得隨他的笑語聲而坐於春風之中，真是可人，不愧良侶。他談話的時候，當然多對着史諾夫人說，而他的眼光，却常常閃到愛翡女士的臉上，次數多而且久；婦女在這種地方是最易注意的，所以史諾夫人已經覺得。

在孫欽露方面，他覺得愛翡女士比前次所見的更嫵媚，更可愛。他在華盛頓社會裏，遇着的女子也不少，像漢密頓的妹子也在華盛頓，她的胡鬧和亂來，也是他所知道的，如今看見愛翡的貞淑，愈引起他的敬意。

在中國地方，對於婦女向取『鋼禁』主義，無所謂男女社交的，倘非家屬，或是索性做鄉下人，男子是不輕易看得見女子的，講到宴會交際，更不消說了，孫欽露是中國人，如今却享着這樣社交的愉快生活，在他尤其是特別的遭遇。

那晚席上的談話，是隨便談談普通的事情，並未曾談到有關個人的地方，但是却是很有興味的談話，所以史諾夫人席終立起來招呼來賓散席的時候，愛翡女

士心裏覺得很可惜，覺得那席晚宴過得太快。

席雖散了，史諾爵士却對他的夫人說：『我和孫欽露還有話要在此地談一下，請你勿依通例叫我們就到客廳去。』他吩咐了這句話，還故作笑語說：『我要考問考問孫先生一二秘密的事情，我要把他的腦袋都抓了出來！』孫先生聽了只眼巴巴的望着笑，開着門等史諾夫人及愛翡女士先到客廳裏去。當愛翡女士正隨着史諾夫人走過他所開好扶着的那扇門，孫欽露對愛翡說：『我最好要使得我的腦袋快快的被抓了出來！』引起他們都笑起來。史諾爵士究竟要問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譯餘閒談 原文著者批評吾國男女社交不公開的現象，近來似乎已經略為開通，不至如此之甚。但是有許多地方，尤其是在內地，還不免『鋼禁』的主義，好像社會是男子所備有的，和女子不相干！

西國請客，女主人佔很重要的位置，差不多在席上是『發號施令』的人。

，她在席上還要能說能談，使得來賓都能欣欣然盡歡而散。中國的女子向來不講究這種能力，所以有許多遇到這種機會往往呆得很！這也是提倡男女社交公關的人所宜注意改進的一事。

此
页
空
白

史諾爵士留孫欽露在餐室裏多坐一下，說他有話和他談談。他一面注視杯中的酒，一面開口說道：『我住過中國多年，這件事想來或者你還沒有知道。』

孫欽露聽了笑笑，繼而說道：『但是我也未嘗不知道。我們公使館裏備有名簿，凡是現在華盛頓的人士，其中有到過中國的，或是對中國的事情特別熱心的，我們都有登記。』

史諾笑道：『你們有這樣的紀錄，我也知道。不過我在中國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恐怕你一點不知道。那個時候，你的年紀還小得很，還躲在你母親的胸前吃奶。』

孫欽露皺眉笑道：『是啊！凡是愛中國的中國國民，當中國正在過渡特需人材的時代，巴不得趕緊長大起來，好好的把自己訓練好，對國家有所貢獻。講到

你呢，你到過中國，喜歡中國，愛護中國，是中國的好友，所以中國的愛國國民應當特別歡迎你這樣的外國好友，史諾夫人約我來晚宴，我非常高興的跑來，也是這個原故。」

史諾接着道：「講到我住在中國的經歷，爲時却已不少，竟達十年之久。」
 孫欽露喟然的說：「光陰如箭，我離開祖國也就很久。比你在中國的時候，只差一年七個星期。」

史諾聽了很表現詫異的神氣，說：「我還不知道你離開中國居然有許多時候。」略停一下，再接下去說：「各人對於本國的情形，特別明白，不是外國人所能及得到，這是當然的趨勢，不過國際間彼此國民也應該有相當的了解。從前西洋各國對於中國總難免有許多誤會的地方，現在幸而漸漸的有人真能了解中國的國情了。」

孫欽露點首表示贊同的說道：「現在外國朋友了解中國實在情形與優點的確

已有人，不過還嫌太少，我們還希望漸漸的多起來。」

史諾很殷勤的說道：「我也這樣的希望。倘若你一時得不到，也無須自餒，往前幹去就是了。」

孫欽露回答道：「我當然也極望我的國人有這樣的勇氣。不過外國如不和我國表同情，事事加以窒礙，我們不得不多行延展我們成功的時期。也是一件憾事。」

史諾插着道：「的確要把成功時期延展得多。孫先生！我老實告訴你，除了我自己的祖國以外，我所最喜歡的，最羨慕的，最信任的，也就是你的國家。」

孫先生舉着酒杯，接下去說：「爵士！我也要很誠懇的對你說，除了我自己，祖國以外，我所最喜歡的，最羨慕的，最信任的，也就是你的國家。」說完了，喝盡一杯酒。

史諾爵士也滿面笑容的把杯舉起來，陪着喝盡一杯。喝完之後，他說「孫先生！有一件事我也要老實告訴你。當滿清推翻的時候，我實在希望他不至推翻。」

孫欽露笑着解說道：『在我們中國的國民，意見却和你相反。我深信凡是自愛而且愛國的中國國民，沒有不覺得推翻滿清是應當的事情。其實這也是大勢所趨，莫之能禦的事情。』

史諾聽了末了一句話，居然也略示讓步的說：『說是大勢所趨，莫之能禦，這也許是可有可有的事情。不過我個人總是不贊成的。這是個人的意見，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不必多所爭辯，以致動氣。』

孫露欽也簡單的回答說：『我們隨意談談，決不至動氣，請你放心。』

『我也以為不至動氣。不過照我個人的見解，仍舊希望滿清可得復辟。』

孫欽露很驚異的問道：『你爲什麼緣故有這樣的見解？』

『我覺得清朝是你們最好的朝代。而且我不喜歡民國，我不信仰民國，尤其覺得和東方民族更不相近。』

孫欽露聽他這樣的固執成見，不禁笑了起來，說道：『滿清末季那樣廢敗，

你也承認他是最好的嗎？」

『我要說滿清末了幾個皇帝裏面仍有很好的。在這裏面有兩個皇帝，是無論何國所沒有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康熙與乾隆？』

『是的。』

孫欽露聽完笑了一下，把所裝滿的杯中酒喝了一口。

史諾接下去說：『我實在不贊成推翻君主。』

『推翻君主，在中國是數見不鮮的事情。』

史諾駁他說：『我以爲不然，朝代的遞嬗，和百姓的推翻君主而立民國兩樣

。』

孫欽露申說道：『孟子曾經說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史諾有意揶揄說道：『那末孟子也受了赤化！』

孫欽露大笑說：『這樣說起來，孟子居然也新到這樣地步了。』

史諾還爭着說：『我是不願意看中國成爲民國！這句話你也許覺得不入耳

！』

譯餘閒談。史頓爵士是生長於保存君主名義的英國，他的擁君議論是不足奇的。不過他的言論後面還有一個原因，便是酸素作用。他不贊成民國，是不

願意看中國是民國，這句話便露出酸溜溜的意味了！無論個人或國家，將向好的路上走而尙未做得很好的時期中，最是遭忌的時候！一個人的本領將好而未很好的時候，立於一條線上或是有利害關係的旁人便要大發醋味！等到好得使人心悅誠服，便把醋味一變而爲敬佩。國家也如此。日本是新興之國，西洋各國對她的猜忌，比猜忌中國不啻千萬倍！現在漸漸的由忌而轉到敬佩了。這種趨勢，我們在西報上是很看得出的。使人敬佩是全由自己努力，決不是別人方面的事情。個人如此，國家也如此。

史諾爵士大發揮他的尊君論，孫欽露當然大不贊成，但他却色和辭婉，並無劍拔弩張的發急態度，他很從容的對他說道：『你剛纔發表的意見，在個人方面，我並不因此對你有什么惡感，但就事理方面講，你的意見的確是錯的。可是一個人的本身如果是好人，他雖有偏見，於他自身的人格是沒有什麼損礙的。我深信你的意見是你由衷之言，至於我的不贊同又另爲一事。這些話姑且擱起。但就中國的現狀而論，滿清既經推翻，決無復辟的可能，凡是做中國國民的人就應該就民國方面積極改進，使中國成功一個健全的國家，此外似乎都是廢話！』

孫欽露說到這裏，問史諾道：『你說有幾句話要考問我，到底什麼事？』

『是的，我確有幾句話要考問考問你，所以我請史諾夫人及愛翡先退，要和你一個談談。我所要問的事情，你當然不容易告訴我。不但你，就是在美的中

國公使，也不容易告訴我。但是我是一個老手，特提出來考問考問你，也許要被
我探得出來。」

孫欽露聽他說得這樣嚴重而又滑稽，大笑之下，繼而很嚴正的问道：「你是
否指山東問題？」

「不是，我不是指山東問題。我知道你自己和你的愛國同胞怎樣盡心渴望至
聖孔子所在地的恢復原狀，我對這件事也和你們極表同情，所以無須什麼討論。」
欽露很鎮定的說：「承你的好意，非常感謝。」

「我所要問的是要知道你個人對於如何使得中國「中興」方面，有什麼抱負
，我用「中興」兩字，還要請你原諒。」

欽露正容答道：「沒有什麼要緊，我自己也常提起這兩個字。我個人深信中
國的基礎和新勢力是在經濟方面。中國的危機也在金融之權握諸外人之手。我久
在國外，對於歐洲及美國的銀行制度及方法，特別用心研究，也是有鑒於此。」

史諾聽了很爲動容，進一步問道：『你的目標究竟何在？可以讓我知道嗎？』
 『我的意思，而且深信我國有許多人有這同樣的意思，就是極想做到在中國
的銀行都完全歸中國人主持，全由中國人用正當的方法，適當的方針，投資經營。
 』

史諾拍桌稱賞，說『對極了！望你極力幹去，這一層果真辦到了，其他的事也就易於進行了。』

『是的，我們都這樣想。』

他們談到這裏，各人吸各人的香烟，靜寂無聲，停一會兒，史諾很靜的開口說道：『我想你不知道我在中國有多少財產。』

『我略爲有點知道。我想你在中國所有的財產仍舊存在。』

『仍舊存在。不過我深信你所主張的中國銀行是要完全用中國的資本，是要完全由中國人管理的。』

「一點不錯！我不願有一塊錢由外人投資，我不願行裏有一個外人擔任管理，擔任職務的，自上總理，下至僕役，個個都是中國人。」

史諾聽了這樣毅然決然的主張，還有什麼高見發表，說來話長，下次再告。譯餘閒談。孫欽露覺得中國的需要，在經濟方面，他想專營銀行業以貢獻於祖國，這是他理想中自身的歸宿，我常覺得一個人總要有個歸宿，再說得清楚些，就是一個人總要有些專門的本領，拿這本領對社會有所貢獻，在這專業內有多少貢獻，終身以之，這就是我所謂歸宿。像我國有許多青年與壯年，專恃家產的享用，飽食暖衣而終日逍遙不做事，當然無異衣冠的豬獃獃！就是做事，倘做自己所不宜做的事，性所不近的事，也是苦事；或是一輩子做普通的事，沒有進步，沒有漸漸達到專精的境地，也是無所歸宿。（初任事的時候做普通點的事情是當然可以的，不過總要有進步，一輩子故步自封使不行。）再講得簡單些，一個人如能探得自己的特長，就特長方面修養準備。

，然後再留心機會，利用特長於某種專業，對社會有充分的實際的貢獻，這是人生最快樂最有價值的事情。這樣做人，纔有歸宿。否則糊裏糊塗，空空洞洞，白過一世，就是不至列入豬欄，也就大不爽快，太無意味了。

此
页
空
白

孫欽露有意盡瘁於中國的銀行事業，對史諾爵士發表他的意見，說要使中國的銀行全由中國人自己主持，不願有外人越俎代庖。史諾聽他赤心爲國的籌謀，倒也十分贊成，不過他說：『你的主張，實獲我心。但是我深信如有可靠的外人存款，可靠的外人和你的營業上來往，你也肯容納罷。』

孫欽露很敏捷的回答說：『那是當然的。無論那一個文明國的銀行家，只須不是國仇的賬，都情願肯容納存款，都於營業上有往來。』

『你能明白這一點，那是很好的事情。』

孫欽露聽了這句話，再進一步申明說：『我們的主旨當然是要替中國人的金融謀利益，所以並不想去兜攬外人的存款，不過來者不拒罷了。』

史諾很鄭重的告訴孫欽露說：『你的宗旨誠然非常之好，不過要知道羅馬之

建設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致的。你這件事倒也不是短時間裏所能實現的。」

孫欽露很表示贊同的意思說：「你的話一點不錯，我所建議的這件事，豈但非一日一夕所能致，就是加以數年的工夫，也不見得就可以辦好。」

史諾聽了點點頭，慢慢的說道：「我希望能加入做你第一批的存戶。我要想把我在中國的產業完全變為現款，存入你所經營的國家銀行。我還可以答應你做長期的存款，等到我的小兒子狄克三十歲的時候再收回，平常只要收收普通的銀行息金就可以了。就是到了那個時候，我真要收回，也於事前很寬裕的時間裏通知你，使你有所準備。這樣一來，你便可放心進行，不必多所顧慮了。在你的一方面呢，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覺得你的銀行用不着我的存款，我也可以隨時收回，免得使你為難。」

孫欽露笑着說道：「我非常感謝你的盛情，山東如果在你的手裏而不是在日本的手裏，豈不是大幸事嗎？」

史諾聽他這樣東扯西拉的滑稽口氣，也就笑了起來，停一會兒又繼續的說道：『我還有一句真心的話，在你的試驗期內，如果你覺得資本不夠，儘管暫時挪用我的款項，不必作爲外資論，暫算爲你自己的資本就是了。』

孫欽露當時自然很感謝史諾的一番熱心好意，他這時穿着一身極整潔的西裝，安閒穩雅的坐在他的座位上，很從容的燃着他的香烟吸着，好像正在深思似的。略停一會兒，他對主人說道：『你這樣熱心幫忙，犧牲未免太大罷！中國的局面時常變動，已是一個問題；況且還有一點，我不避直率的老實告訴你，承你不棄視爲好友，爲時究竟很短，你又何能深信不疑呢？』

史諾答道：『你的話固然是深思遠慮。我誠然是和你初交，關於你個人的情形，的確尙未深悉。但是我深知你民族的良好品性，尤深知你所屬的高尙的階級。』

「我們中國並沒有什麼階級之分。」

「這話不對，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都有階級。我深知你的家族情形。我認得你的父親，你父親的第二堂兄尤與我莫逆。從這樣好的家族出來的子弟總是好的，所以我對你也很放心，用不着十分深悉你個人的詳細情形。」

孫欽露聽了，連忙謝謝他的盛意，史諾却接着下去說：「況且我深信中國的前途遠大，很相信你的銀行計劃，很愛中國，很喜歡中國人。以上所說便是我肯出力爲你幫忙的理由。」

他們兩位談到這裏，把銀行的事情可算暫告一段落，史諾又對孫欽露說：「我希望你來，不拘客套的談談，正是因爲想問你一些關於中國的事情。今天夜晚我們已經談得不少，以後望你隨時惠臨，一點不要客氣，我還要和你談談別的事情。我想你不以此爲麻煩罷！」

孫欽露趕緊答道：「不！決不麻煩！倘若史諾夫人和愛翡女士容許我來，是我莫大的榮幸。」

『她們一定歡迎你的。我們一同去客廳裏坐坐罷。』

譯餘閒談。良好的家庭出來的子弟，也都是好的，這件事雖也有例外，但是大概是對的；因為耳濡目染，感化於不自知。反過來看，亂七八糟的家庭，造出來的也大半是亂七八糟的子弟！執袴子弟裝出大少爺的臭脾氣，何嘗不是他的老子常擺老爺的臭架子示之模範！有某君娶妾，他的夫人對他吵個不了，他慨然說道：『我家三代都有妾，我這件事也不過遵守祖訓罷了！』真說得堂哉皇也！孝子賢孫！亂七八糟！

此
页
空
白

十四

史諾爵士和孫欽露在飯廳裏談了許多話，後來史諾請孫同往客廳裏去坐坐。隨走出的時候，史諾笑着臉附着孫的耳朵輕聲說道：『你們中國向來不講究男女社交公開的，你對於男女交際却很得法，倒是一件奇事。』

孫欽露從座位上剛立起來，開着門想讓史諾先走，聽見這幾句話，也笑着回答道：『這是承你贊許！我雖然受了歐風美雨，懂了許多新禮節，但是中國的良風美俗，我還是同時要保存的。』

他們走進客廳的時候，史諾夫人因為等候得疲倦了，竟在那裏大打其瞌睡。他們走進了，她纔半睡半醒的打一個呵欠，呼着孫欽露說道：『孫先生，我竟睡懶得這個樣子，請你快來談談，使我全醒。』

孫欽露趕緊走近她的身旁，很謙和的答道：『這是我很榮幸的事。』

這個時候，史諾夫人身上穿一件孔雀綠的豔麗薄衣，手上帶着燦爛耀人的鑽戒，大有半老徐娘風韻猶存之概。史諾爵士看見他的夫人居然仍很動人，很覺得自豪。在孫欽露，知道她一身裝飾價值的浩大，只覺得她窘得可怕。

孫欽露和史諾夫人談話的時候，同時他的眼珠却向房裏四處瞎轉！這種神情，却被心靈眼快的史諾夫人看了出來。湊巧這個時候史諾隨口問道：『愛翡到那裏去了？』

史諾夫人答道：『她就要來的。她走出去的時候，親口這樣告訴我的。』

不多時愛翡女士果然來了。她欣欣然走進來的時候，手裏帶了一本書，拿給孫欽露，對他說道：『你肯在我筆記簿上寫幾個字嗎？』

孫欽露立起來去接受這本書，同時欣然說道：『你允許我嗎？』

史諾爵士知道孫欽露是一位誠實君子，看見他的表妹這樣欣然的态度，也就眉眼笑的對她望望。

愛翡女士對孫欽露這一問，只答以嫣然一笑。孫欽露接下去問道：『你要我寫英文呢？還是要我寫中文？』

愛翡女士答道：『請你把兩種文字都寫上去，分開寫在兩個地方。』

孫欽露應允她說：『我一定遵從你的話，不過可否許我帶回去寫？一個人要十分鄭重的寫什麼東西，應該要有充分的預備，馨香潔手從事纔是。』

愛翡女士點首答道：『這當然可以的。』

孫欽露手裏拿着這本書，問道：『你自己已經在這本簿子裏動過筆沒有？可否允我略為翻開來看看？』

他等她點首之後，纔把書而翻開，隨口說道：『啊！真是使人感動的筆述。但是此時我不急急於看下去，將來還要細細的看。』孫欽露的眼睛真快！他僅僅略翻一下，已經被他看見一事，就是愛翡女士自述喜歡騎馬以資消遣。所以他把那本書合攏之後，接下去說道：『愛翡女士，我知道了，騎馬是你所喜歡的一種

消遣。你在美國也常常騎馬嗎？」

「我在美國簡直沒有騎過馬。史諾爵士公務忙得很，沒有時間陪我一同出去騎馬。史諾夫人呢，却懶得很！而且討厭騎馬。講到我自己呢，又不喜歡獨自一人出去騎馬。」

孫欽露說道：「愛翦女士，我希望將來我們成了老朋友之後，史諾夫人肯允許我陪你出去騎馬。到那時候，我還要希望你也肯允許我陪着出去騎馬。」

愛翦女士怎樣答法，史諾夫婦有何表示，下次再談。

譯餘閒談 正常的男女社交公開，當然是進化的社會所當有的好現象，不過在此開始提倡的時候，流弊却不可不有相當的社會制裁；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經過靠得住的介紹人，而且要注重真正的『公開』，我意中所謂公開，是指男女兩方都應該把光明正大的交際公開於家長或有關係的親友，不可兩方私自認識私自偷偷摸摸的進行。青年的人有的地方當然因閱歷淺而易受人騙。

，有了這樣的公開，多得顧問和指導的效用，便可大大的減少危險。

像愛翦女士，父母俱亡，親人只有史諾夫婦，也可算是她的家長。你看愛翦女士和孫欽露的交際，何嘗瞞着史諾夫婦？史諾爵士深信孫是誠實君子，也就坦然。這便是男女社交的公開。

朱育三先生是留美學生裏面資格很老的人。他十年前在南洋公學教算學的時候，課餘喜歡與同學閒談。他說他最初到美國，同校裏有一位美國女同學，彼此雖未叫應過，在校裏走路常常遇着，所以他覺得很面熟，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見她，很客氣的向她點點頭，而對方也沒有『反應』！他回校後大發牢騷，說那位女同學看輕他，後來有人提醒他，說沒有經過介紹，你覺得她面熟，她也總不覺得你面熟，依美俗那位女子是不錯的。

西俗對人不輕易說請到舍間來談談，如果他對你說了這句話，就是表示滿意你的人格很有信任，依禮你必須去一趟的。這個風俗很有道理，如把不

危○的○事○情○
相○干○的○人○引○到○家○裏○，
加○以○男○女○社○交○的○公○開○，
就○很○容○易○出○毛○病○，
至○少○是○一○件○可○

十五

孫欽露表示希望有機會和愛翳女士一同出去騎馬，愛翳聽見他這個意思，不禁紅上雙頰，嬌羞不勝，既而說道：「孫先生，我有許多時候都全費於教授小孩子，恐怕不能抽出相當的時間。」愛翳女士是在她的表兄史諾爵士家裏任女教師，教她的兩個小外甥，這是讀者所知道的。現在她就藉此拈來說說。

愛翳女士這樣隨意的說了一句，旁聽的史諾夫人却認真起來，趕緊插進一句聲明說：「孫先生，你不要聽她瞎說。她雖要教授我的兩個小孩子，但她非常自由，高興的時候就多教些，不高興的時候，儘可少教些，決沒有牽絆她的情形。她的自由，和我一樣，不過我不喜歡騎馬，除非我的丈夫一定要拉我出去一同騎着玩玩，我簡直連想也不去想他。至於愛翳呢，那就大不同了，他很喜歡騎馬消遣，她坐在我們那匹馬名爲「獅子」的，真相配得很……」

史諾夫人這樣不憚喋喋的聲明，不過是要表明她待愛翳女士很不錯，並沒有迫她工作得苦，以致連空閒的時間抽不出。但在孫欽露方面却是另一心理，他聽見史諾夫人說愛翳會騎馬，而且有空閒時間騎馬，那末他當然便有機會和她偕轡并行了。所以他聽到史諾夫人的話剛纔略為歇一下，他就脫口而出的說道：「這樣看來，愛翳女士也許有一天允許我一同出去騎馬，那是我再榮幸沒有的事了。

』說到這裏，他覺得自己未免過於口快；隨即顧左右而言他，想對史諾爵士談點別的事情。可是史諾夫人連忙接下去問道：「孫先生，你騎馬的時候很多嗎？」

孫欽露回答道：「常常騎的，但也不算十分多。」

「我們朋友裏面有位于德夫人，騎得非常之好，你曾經和她一同出去騎過嗎？」

孫欽露回答說：「我不認得這位于夫人。其實我從前未曾和那一位婦女一同出去騎過馬。我多自己一個人騎着到鄉郊去兜兜圈子。」

史諾夫人笑着說道：「你對騎馬倒有這樣好的興致，天一亮就爬起來，獨自一人到鄉郊去騎着兜圈子。」

這個時候愛翡女士無意中問道：「孫先生，你什麼時候能約我們出去騎馬呢？」

孫欽露很安靜的答道：「隨便什麼時候，只要你們覺得便當就是了。」

愛翡建議說：「本星期四何如？」

「好極了，不過你喜歡在本星期四什麼時候？」

「上午十點鐘何如，那個時候天氣還不熱。」

史諾夫人聽見他們兩位這樣一問一答，很殷勤的說道：「孫先生，那一天請你到我們這裏來用早膳罷，我們每晨九點鐘就用早膳，適合你們的時候。」

孫欽露很誠懇的謝謝她，說「史諾夫人，你待朋友真好，我一定按時奉訪。」他們的預約到此可算告一段落。史諾爵士因談話已經談得不少，要請愛翡女

士彈鋼琴，唱清歌，愛翡女士卻讓史諾夫人獻身手。後來孫欽露也加入唱了幾曲。他們在音韻悠揚歌聲清越的空氣中，彼此都感覺異常的愉快舒服。

停一會兒孫欽露起身告別，史諾夫人及愛翡女士都和他握手告晚安，史諾爵士送他到門口，彼此相告晚安，欣然握別。

譯餘閒談。我們中國的家庭生活所以多枯燥，當然有許多原因，但是不講社交，無愉快的環境，也是很人的缺憾。中國請客總是到菜館裏去的多，而且只有男子參與，像家庭宴會，實在很少很少。至於愉快的環境，尤其缺乏。女子多不講家庭布置與裝飾 (Home decoration)，尤無音樂的素養。在西洋差不多家家有鋼琴，人人會唱幾句。在中國從前是以歌唱為卑賤的。男的弄弄絲竹，家長往往視為懶惰的表示，女的唱唱歌，彈彈琴，更有家長視為輕賤的事情，很不以為然。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樂歌是快樂家庭裏面的一個要素。我國只有奉基督教的家庭還有些樂歌的空氣，至於一般官僚派的人家，尤其

，有他們天籟之樂。
是自詡所謂「世家」的，簡直是「絕響」，還不如鄉下人月下籬前唱山歌。

此
页
空
白

十六

孫欽露在史諾伉儷家中晚宴之第二日早晨，送了許多蘭花給女主人史諾夫人以表謝意，史諾夫人當然受了。至於愛蕪呢，他並沒有送什麼，也許因為他正在細看她筆記，一時未看完，看完後再一起送點東西給她。

到了午膳的時候，史諾爵士看見飯桌上有了許多嬌艷芬香的鮮花，問起是那裏來的，史諾夫人纔告訴他是孫欽露送的。愛蕪女士這時無意中又問史諾爵士道：「你喜歡孫先生嗎？」史諾也隨口回答道：「和他來往很有趣味，我是喜歡他的。」他說完了這句話，卻反詰愛蕪女士道：「你喜歡孫先生嗎？」愛蕪女士給他這一問，卻怔了一下，纔回答道：「我不覺得他討厭；講到喜歡不喜歡，此時還說不到。我和他晤面還不過三四次，這是你所知道的。以這樣短淺的交際，那裏就說得到什麼深厚的交誼呢？而且你知道我對於應人接物，是不輕易加以愛好

的。

他們這段談話是在星期二。第二天下午孫欽露親到史諾家裏訪問，剛巧他們都出門，彼此遂至相左，孫欽露臨走的時候留下三張名片。

到了星期四那天。孫欽露依約於上午九點鐘的前五分鐘就到史諾家裏。前次他們約他這天來此共用早膳，用早膳後他再陪着愛翡女士出去騎馬，這是讀者所知道的。不過這天早晨卻臨時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在平常呢，用早膳的時候，

愛翡女士的兩個小學生總是陪着她一同用早膳的，這天早晨，史諾夫人因為這兩個小孩子都受了一點風寒，叫他們在牀上多睡一會兒，不必急急忙忙就要起身的。史諾爵士自己呢，臨時因英國公使館來了一個電話，說有要緊公務急待面商，把他立刻請了去。天下無巧不成事，真是不錯！史諾夫人又因為前一晚赴一處跳舞大會，把兩條腿跳得酸痛，夜深回家，早晨剛睡得未久，睡魔也未全去，於是也就懶洋洋的不願起身。這樣一來，這天早晨在早膳席上的人只剩了愛翡女士與

孫欽露兩個人。

在愛翡女士方面呢，她常和史諾伉儷一起，對於許多交際的事情，見識本很豐富，就是在史諾家裏約她自己的男朋友用茶點，兩人對談，也是做過的事情。所以照理講起來，她和孫欽露既不是第一次見面，陪他用早膳，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不過她在心理方面，覺得這件事情這樣突如其來，一時倒不免有一點尷尬。

既然到了那個時候，她也只得做主人了。孫欽露到的時候，她出來陪他，先對他說明各人不能奉陪的原因，並十分的替他們道歉。停一會兒她就引他到餐室裏去共用早膳。

他們倆共用早膳的時候有什麼話，且聽下回分解。

譯餘閒談。合得來的好友家庭，時常輪着到各人家裏便餐，乘此機會談心，也是家庭社交的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我國請客總是找到一個菜館，彼此大魚

大肉大吃一頓，像這樣家庭裏輕便的聚餐是很不多見的。西人還有於下午四五點鐘時候請友人到家裏用茶點，設備非常簡單，清茶一杯，餅乾數塊，便足了事。所重的在促膝談心之樂。這種茶敘，一友可，數友亦可，自由得很。

我國通常可以留得住朋友的，似乎只有打麻雀；至少可以說，這是最流行而最有功效的留客方法。像區區對於『碰和』便是完全門外漢，連坐在旁邊作『壁上觀』都覺十二分的無味。所以到了友人家裏，如果他們湊起來打麻雀，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就只有趕緊溜之乎也！而我生平最覺快樂的事，卻是和知心良友作痛快的談話，有的時候談了數小時還是嫌短！和我表同情的師友卻也不少。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在史諾家裏同用早膳，因為時候已不早，所以吃得很簡單，便趕緊打算出去騎馬，在席上沒有甚麼深談。當他們早膳用好之後，孫欽露依西俗把她所坐的椅子移歸近桌的原處，愛翡女士心裏想孫欽露從前雖自己說起未曾見過一位中國女子，而對於西俗優待女子的禮貌卻純熟得很，覺得孫欽露雖爲東方人，而所受的西方教育與陶冶卻已非常周密完善。

他們兩人用早膳後，即欣然一同出門，走近已經備好的兩匹馬，當時孫先生穿上一套騎馬用的衣服，益顯出他的英姿煥發，人品非凡。愛翡女士也穿着婦女騎馬用的服裝，於嫵媚中寓活潑輕盈的氣概。愛翡女士心裏在那裏狐疑，不知道孫欽露騎馬的本領到底好不好，後來看見他照顧她自己上馬，非常得法，非好手不辦，纔知道這位孫先生的騎術的確很好，這個時候，她突然有意揶揄他說：

？』
 孫先生，我看你這樣純熟，一定照顧過不少的女子。上過馬！我忽然想起你在我表兄家裏晚宴的那一夜，你曾經說起，你從來未曾和女子一同出去騎過馬。真的嗎？

孫欽露聽了，回以一笑，走近她的鞍邊，仰首對她說道：『愛翳女士，我的確未曾和那一個女子一同出去騎過馬；不過陪着友人的夫人騎馬，卻是常有的，這是尋常交際上所常有的事，也是你所知道的，因為這個緣故，我練習的機會也就不少。』

愛翳女士聽他這樣申說，也就回眸嫣然。孫欽露一直笑着跨上自己的一匹馬，彼此并轡前行，彼此望望，覺得彼此的騎馬姿勢，都非常的好。

他們的雙馬跑出城市，漸入郊野，望見青山綠草，蒼翠欲滴，益以清光明媚，微風爽人，愛翳女士不禁莞爾對孫欽露喊着說道：『何等的愉快！』孫欽露也欣然答道：『有如天上非人間！』

愛翡女士又說道：『孫先生，你的騎術，比我表兄史諾爵士高明得多，我看你的騎法，完全是英國式。』

孫欽露解說道：『是的，我在英國中學校肄業時代，就在那裏學習騎馬，不過我在美國獨自一人騎馬的時候，也常用美國式。』

她很快樂的插問一句：『爲什麼緣故？』

『我覺得美國式的騎馬似乎舒服些。』

愛翡女士聽了搖搖頭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

孫欽露接着說：『你不妨學學美國式的騎馬，便知道了。』

愛翡女士又連搖她的頭，並且說道：『我不喜歡學甚麼新花樣。』

『你也不喜歡學習新的語言嗎？』孫欽露這樣的問她。

愛翡女士駁他說：『我想你不能說中國語言是新的語言罷！』

孫欽露也用說笑話的樣子笑着說道：『在你的方面看起來，說是新的語言，

也未嘗不可。』

他們這樣談談笑笑，并轡在郊野跑了一，一同回來。將到史諾家裏的時候，孫欽露對愛翡女士說道：『我希望異日仍允許我們這樣一同出來騎騎馬。』愛翡女士現着笑湏說道：『我很歡喜你的建議。』這個回答當然使得那位孫先生心花怒放。

孫欽露把愛翡女士送到史諾家裏之後，獨自回去。當天下午飭人送一大堆鮮花與史諾夫人，慰問他前一夜的辛苦。同時他並送了許多玫瑰花給愛翡女士，並附以名片，上面寫了『異常感謝』幾個字。愛翡女士受了之後，除插在自己臥室的花瓶裏，還拿了一朵插在自己的衣角上，因為她向來是喜歡玫瑰花的。

譯餘閒談 西人喜歡享用『無蓋空氣』(Open air)的生活，說得易懂些，就是喜到屋外無蓋的地方，如公園，郊野，草地等等地方，空氣新鮮，日光充足，或拍網球，或騎馬，或作其他遊戲運動。就是老夫婦，也喜歡偕往這種

地方散散步。我國人喜歡享用這種生活的習慣，就有限。一則躲在家裏的習慣居多，二則社會上關於這方面的設備很少。其實這種『無蓋空氣』的生活愈多愈好。於身體及精神兩方面都有極大的好處。這種『無蓋空氣』的生活，兒童方面尤其需要。所以西人的兒童，總是由父母用小車子推到公園裏去。或常到空曠地方走動走動。我國一般兒童便終日由大人抱着在家裏的時候居多。彼此體格發育的程度相差很遠，這一件事未嘗不是一個原因。

此
页
空
白

十八

孫欽露與愛翡女士作郊野騎馬之遊以後，親陪愛翡女士到史諾家裏，然後他獨自一人騎着原馬，緩緩的回家，在回去時候的途中，一個人在那裏瞎想，他覺得他從前對於愛翡女士，不過存着交得一個好朋友的意思，現在仔細一想，覺得愛她到極點，實在是已經發生了戀愛。那天早晨彼此並未曾深談。在早膳的時候，因為時間匆促，趕緊吃完，以便出去騎馬，當然談不到什麼要緊的話。彼此在馬背上的時候，馬步迅速，雖可談笑，也不宜於什麼深談。但是愛翡女士嘴裏隨便的露出幾句話，已經使得孫欽露覺得柔音悅耳，談吐傾心，而且在晨光明亮，萬象皆春的時候，他看愛翡的嬌媚輕盈，更覺得比她的實在的年紀青得多，這個時候愛翡女士已經念二歲。孫欽露已經二十七歲。由孫欽露看起來，愛翡女士的活潑精神，嫵媚態度，不過十八九歲的光景。他獨自一人在馬背上想起她的言笑。

，想起她的神氣，想起她的舉止，又想到她的品性。他覺得她雖十分的活潑嬌豔，而又端莊不陷於佻健；並且看她對於史諾伉儷親愛有加，情意濃厚，更可見得她的品性敦厚、存心慈祥。他一路上在馬背這樣左思右想，所得的斷語，簡單的說起來，就是他深信愛翡女士是一位容德才華俱全的女子，他對她已有了深摯的情愛。

講到孫欽露自己呢，他的原籍雖是中國的河南，但從幼生長於外國，所受的美風歐雨，浸潤至深。他自己常說，他要兼併中西之優點，使冶於一爐，成爲完璧。所以他的志趣的高尚純潔，也不言而喻。他通英德法三國文字，流利精純，得未曾有。至於他的儀表，精神煥發，清潔無比；舉止禮貌，雖西方所謂「士君子」，亦有望塵莫及之勢。天下無論什麼事，最重要的是要「相當」，若是蠢夫偏要想才女，醜女要戀名士，那便是天地間的大缺憾。像他們這兩位，旁觀的人，除非另有作用之外，當然希望有情人都成眷屬。

閒話少講，且說孫欽露那天回到中國公使館後，一天沒有出門，就是用膳及茶點，也叫僕人高陸拿到房間裏獨自一人用着，他的房間布置得很精美，地上有地氈，牆上有名畫，架上有名著，瓶裏有鮮花，他坐在軟而且厚的『蘇發』上，靜悄悄的心平氣和的細看愛翳女士給他的筆記。他到底看出了什麼東西，又要在、下次奉告了。

譯餘閒談 我常常覺得一個人如有時間享受『明窗淨几』的生活，也是一種莫大的幸福。什麼是『明窗淨几』的生活呢？例如在家裏設一間極安靜的書房，與外面塵囂完全斷絕，其中設備差不多和上面所說的孫欽露的房間一樣。每天有幾個鐘頭在這裏面看看所喜看的書畫，轉轉所喜轉的念頭，寫寫所喜寫的文章，這真是俗語所說的『羲皇上人』！我自己雖有這種夢想，但是每天上午八時忙到夜裏十時，那裏有時間享受這種福氣。只有夢想而已。天下要做得『稱心』的事，談何容易！

此
页
空
白

十九

孫欽露獨自一人在房裏，坐在寬厚的『蘇發』上，靜悄悄的翻閱愛翦女士叫他題寫幾個字的一本筆記，異常的安閒舒適。她的那本筆記裏，請了許多名人題了許多文字，他越看越有趣，那裏面有許多名人，愛翦女士所以認得，當然是因為她的表兄史諾爵士在美國外交界聲譽素著，交遊素廣，因此社交方面也非常講究，愛翦女士也常參加其間。除了當時名人的題詞之外，還有許多是她自己的朋友，珠蓮女士也在其內。孫欽露看到愛翦女士自己所記的文字，更覺得精神專注，興趣濃郁。這本筆記簿子，還是她十六歲時候做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位摯友送給她的。在那個時候，她的年紀雖然很小，而她的文才却已崢嶸可驚，孫欽露看了，當然又加上一百分的傾倒。他把全本看完之後，滿面笑容，帶這本書走到書桌的旁邊坐下，先拿中國筆，濡着墨，就空白的一頁上題上幾句，再用鋼筆把英

文寫上去。等墨水都乾了之後，他還拿到窗口去細細的看一遍，纔把他合起來，他還想細看一下，所以暫時還不想就送去。

過了一天他稍爲空些，就去訪史諾夫人。到了史諾家裏之後，只見史諾夫人一人在家，他欣欣然對她說道：『我居然遇着你在家的愉快得很，你今天身體已經健滴了嗎？』

史諾夫人十分殷勤的接待他，並謝道：『我現在身體完全好了，承你多次的慰問，非常感謝。這幾天我的丈夫因公使館裏忙得了不得，有的時候到了夜深纔回來，今天可不在家，剛纔我打電話問他，他說今天下午也許可以回家用茶點，但是現在時候已不早了，想不見得能夠回來。我想你這幾天也是忙得很，承你盛情，多次差人慰問我和我的小孩子，你待朋友真好。』

孫欽露說：『這也是你們待我好，所以我難忘。』談到這裏，他便問起史諾夫人的兩位小公子在那裏，他說他要想看看他們，其實他何嘗真是要看看他們。

• 不過要想看看他心目中的『她』，所以不得不先問『她』的『他們』罷了。

史諾夫人聽了他這個意思，回答的話却也很別致，她是否另有用心，固非我們局外人所知，不過她的確這樣的回答他：『你喜歡看看狄克與博浪嗎？你真的喜歡看看他們嗎？我的這兩個小孩子天真爛漫，討人歡喜，現在又承你見愛，真覺得十分榮幸。不過今天你却看不見他們！他們都隨着史諾爵士的表妹到露斯希爾去玩去了。』（按露斯希爾即珠蓮女士所住的地方。）史諾爵士的表妹是誰，就是孫欽露所傾倒的愛翡女士，這是讀者所知道，用不着我來多嘴。不過史諾夫人有意不直說，却喜歡兜一個圈子說出來，倒也別致，也許是女子素酸別動隊的作用！

孫欽露聽到這裏，纔豁然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完全無着，但是當時又不好意思轉身就跑，只得略爲坐下談一會兒，起身告別，並請史諾夫人代向史諾爵士道候。他走出史諾公館的大門，便一溜煙的往露斯希爾跑。

譯。餘。閒。談。天。下。事。在。要。想。得。而。未。得。到。或。將。得。到。的。時。候，是。最。感。得。快。樂。的。時。候。等。到。真。真。得。到。手。之。後。也。不。過。爾。爾！所。以。有。人。說：做。戀。人。時。代。比。做。未。婚。夫。婦。時。代。快。樂。做。未。婚。夫。婦。比。做。實。際。夫。婦。時。代。快。樂。孫。欽。露。在。這。個。時。候。好。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什。麼。似。的，也。是。他。最。感。快。樂。的。時。期。史。諾。夫。人。也。許。看。出。他。的『心。事』，所。以。有。意。從。從。容。容。的。和。他『尋。開。心』。

把話說回來，上面所說的『做戀人時代比做未婚夫婦快樂，做未婚夫婦時代比做實際夫婦時代快樂』，並不是說實際夫婦間的感情一定不好，不過『好新奇』是人類的普通性，乃是一件事實。再進一步說，情的作用也許可以分爲『熱情』和『摯情』兩種。『熱情』作用是一時的，『摯情』作用是永久的。『熱情』原是只有一時的作用，如果沒有『摯情』來繼續接連下去，便是苦痛的根源了。

孫欽露到史諾家裏遇不着愛翦女士，聽說她陪着她的兩個外甥到珠蓮女士家裏去了，他便向珠蓮女士家裏跑。到了之後，黑僕來生德看見是女主人熟友，便趕緊說女主人在家，連忙把他引導進去。珠蓮女士正和她的朋友雷綺女醫生坐談，看見孫欽露進來，便說笑的對他說：『你好幾天沒有來了，此來是爲着尋覓失却的錢而來的呢？還是有意來吃晚飯？』這樣問着的時候，眼睛迷着笑，表示她的歡迎的意思。

孫欽露也笑着瞎說道：『兩個目的都有。』

珠蓮女士年紀雖老，而說笑的本領，和興致的好，却也不讓少年，她又笑着回答說：『這樣看來，我要請你吃一頓晚飯是免不掉的了！』她講完之後，又接一句說：『你來訪我，我還不覺得不舒服！』她說了上面幾句笑話，纔覺得還未

替雷綺女醫生介紹過，便對孫欽露說道：『我想你還沒有見過雷綺女醫生，讓我來介紹一下。』

孫欽露微笑着對雷綺女醫生俯身鞠了一個躬，同時看見這位女醫生却也生得落落大方，面容光亮。雷醫生答禮之後，就告訴他說：『今天下午我們在此地真愉快，開了一個兒童會，好像聚了許多天上安琪兒在一起，天真爛漫，精神活潑，看看令人心曠神怡，百念俱消。我不是被請得來的，也是偶然來訪珠蓮女士的，居然碰到這個盛會，飽我眼福。這會剛纔散的。你可惜慢了一步，否則也可以看看。』

孫欽露進門之後，一直沒有看見愛翡女士和她的兩個嬌小玲瓏的外甥，心裏正在詫異，聽了雷綺女醫生最後的幾句話，纔知道他又跑了一個空，這個時候他當然不好意思再跑回史諾家裏去，珠蓮女士既殷勤留他晚餐，他就答應下來。這個時候，珠蓮女士的僕人說有電話，她走開去聽電話，孫欽露先陪雷醫生

坐下。雷醫生的年紀和珠蓮女士相髣，人很和藹可親，向孫欽露笑着說道：『我和珠蓮女士在很小的時候就彼此認識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精神有今天那樣好。剛纔聽她把故事告訴給那幾個小孩子聽，真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動聽，怪不得他們都喜歡她，都聽得津津有味。這種情景，我看了真覺感動。』

孫欽露很溫和的答道：『這種情景真是令人感動。』

雷綺女醫生正在接下去說：『那幾個小孩子真可愛；』恰巧珠蓮女士打好電話走進來，聽見末了『真可愛』三個字，也蹙湊上去說：『真可愛！真可愛！』

孫欽露聽了大笑說道：『你們說得這樣好！到底那個兒童會有多大？』

珠蓮女士翹着嘴唇，故意做埋怨的口氣說道：『你自己何不早一點來！早一點便都知道了。』繼而轉作笑容說道：『我不瞞你說，只有兩個，就是愛翡所帶來的兩個小孩子！』說到這裏，珠蓮女士忽然插一句問道：『孫先生，你也喜歡愛翡女士嗎？』孫欽露看不見愛翡女士，又突如其來的受了這一個難問題，他究

竟如何說法，倒也很可注意。

譯餘閒談。西洋女子的談鋒，滑稽流利，真是社交的寶貝。講到口才，不但女子，就是男子也是很重要的，談話似乎是人人會的，但是要談得好，真不容易。我國社會裏的談話，試一細心默察，便看出有種種的差異。大概年紀到了五六十歲，談話易犯『嚕蘇』的毛病，他也許自己記性不好，也以爲別人記性也一樣的不好，所以一樣的話，往往說了一遍又一遍，說個不休！半小時可以講完的話，他要講一小時，甚至要東拉西扯的講到數小時！有一類人講話，好像是他一個人的專利品！在幾個人談話裏面，只聽見他一個人像連環炮的聲音，不容別人有插嘴的餘地！上兩種的談話，都容易使人討厭，不耐煩，又不好意思立刻轉身不顧，溜之大吉，真是難於對付！有一類對少數人說話的時候，聲如雷響，叫他跑到演台上去，聽衆很多的時候，他却又有啾啾之聲，好像千金小姐似的！這種人也極可厭。還有一般做牧師的學

着外國人說中國話，把一字一字陸陸續續的不相連的分開來講，使聽的人真
要急得不要聽，或聽起來實在不能入耳！這種人生好一副中國嘴巴，偏偏不
用，真該打！

此
页
空
白

珠蓮女士突如其來的問孫欽露是否也喜歡愛翹女士，孫欽露倒也爽爽快快的直率告訴她說：『我是喜歡她的，她的笑靨迎人，使人如坐春風，所以可愛。』

珠蓮女士却一半好像揶揄他的神氣說道：『你只愛她的笑靨。我却覺得她沒有一點不可愛，全部都可愛。樣子可愛，品格可愛，才華可愛，樣樣可愛。我幾時要請她帶着她的兩位小外甥同來玩玩，我希望那個時候你也一定來加入。』

孫欽露喜容滿面的回答道：『這是再愉快沒有的事情！我今天到史諾家裏的時候，本要看看那兩位嬌小玲瓏的小孩子，當時他們已經到你這裏來了，當然沒有看見。』

珠蓮女士又嬉皮笑臉的露出她的滑稽腔調：『啊！你當時看不見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到我這裏來了，你知道他們到這裏來，而且亟要看見他們，所以你來得

這樣遲，等他們都去了你纔來！」

孫欽露急着說道：「你又來不講理了！我也那裏料到他們去得這樣快呢？」

雷綺女醫生在旁邊看見珠蓮女士那樣說笑話，害得孫欽露急得什麼似的，只對着地氈發笑。

既而黑奴來牛德進來通知晚膳已經預備好了，請他們一同出去用膳，走出客廳門口的時候，珠蓮女士一面嘴裏還在那裏自言自語道：「愛翡女士真可愛，但是那樣孤苦零丁的身世又是何等的可憐，做女子當然要常常愉快，常常要覺得人生是快樂的，常常要在快樂的生活中過去。像愛翡那樣可愛的女子，更應該有快樂的生活隨着她。」

他們賓主三人入座之後，談笑風生，充滿愉快的空氣。雷綺女醫生雖曾見過好多中國人，但是多是下等階級，至於上等人士，看見孫欽露還是她生平第一遭，因對象之不同，她的觀念亦隨之而異，對於孫欽露的儀表談吐，十二分的敬佩。

他們談的時候比吃的時候來得多。晚膳之後，他們還在廊前坐談了許多時候。孫欽露先前來的時候，對珠蓮女士說謊話，說他的錶不見了，來的目的，尋錶也是其一，這個時候他想時候已經不早，無意中把自稱已經失掉的錶抽了出來看看，回轉頭來向雷綺女醫生說道：『時候不早了，雷綺博士，要不要讓我送你回府？』

珠蓮女士搖着手道：『用不着你勸她回去，她難得到這裏來，現在既經來了，我要留她在這裏過夜，不讓她這樣忽忽忙忙的就回去，至於你呢，也還可以再談一會兒，用不着這樣急急的要走。』

孫欽露聽了她的話，也就陪着他們再談一會兒，纔起身告辭。他走了之後，大門剛纔關上，雷綺女醫生就對珠蓮女士說道：『孫先生的爲人真有趣，我遇着他，也可算是生平快事。』

且說這一天夜裏，史諾爵士回家之後，史諾夫人就告訴他說：「今天孫欽露到我家裏來過。他留下了一張名片，向你問候，而且非常殷勤的問起我們的兩個小孩子。我想他似乎專門爲着要看我們小孩子而來的，後來知道我們小孩子出去了，他覺得非常失望。」史諾夫人這樣告訴史諾爵士的時候，恰巧愛翳女士也在旁邊，所以她說到最後幾句，恰好像煞有介事的裝出鄭重的聲音。她說完之後，還轉首對愛翳女士說道：「愛翳！說起也奇怪！孫先生今天沒有一句話問到你，我心裏非常詫異。你那一天得罪他沒有？」

愛翳女士問道：「什麼那一天？」

「就你陪他一同出去騎馬的那一天。」

愛翳女士說道：「啊！說起那一天，我們騎得很愉快，他而且約我幾時再出去騎馬咧。」

「恐怕你笑過他騎得不好罷！」

「沒有這回事，他騎得非常之好，用不着我來笑他。」

這個當兒，史諾爵士有意無意的插上一句話：「凡是孫先生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是好的！」

譯談 珠蓮女士說做女子的應當常在快樂的生活中過去，這是西洋一般女子的寫真。說我國的女子，從前以『善病工愁』爲美女的一個條件，不必說了，現在還是沒有弄得好。我近來覺得女子要過快樂的生活，也要養成享用快樂生活的本領。譬如野外的遊戲運動，如拍網球之類，我國女子有幾個有這樣的素養？又如作長距離的散步。我國有許多女子走路起來，半步一走，慢得要命，而且走不多遠就『吃勿住』！又如社交也是快樂生活之一，我國女子有許多在家裏儘管『嘩喇嘩喇』，出外見生人，又好像『木頭人』！社交談話當然是快樂的事情，但也要多看書報，常識豐富，否則別人談天，十八九自己不懂，何從參加？但是我國大多數的少奶奶們，對於閱書看報的

業○養○很○少○很○少○，○有○的○不○過○看○看○孫○行○者○豬○八○戒○一○類○的○舊○小○說○，○講○時○事○的○日○報○，
就○是○家○裏○訂○好○，○也○是○不○大○願○意○看○的○。○這○是○大○多○的○情○形○，○當○然○也○有○例○外○。○這
當○然○也○不○全○是○女○子○自○身○的○錯○處○，○女○子○教○育○，○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都○有○關
係○。

孫欽露在珠蓮女士家裏和雷綺女醫生共用晚膳的第二天，就派人把愛翦女士請他題詞的一本筆記，送還她，送去的時候，還附去一大盒的百合花，愛翦女士那天早晨還躺在床上，聽見有人送東西來，心中很詫異，以為何以這樣早！後來望牆上的架懸鐘看看，却已將近十點鐘了；這不是說她天天晏起的，原來她在前一天夜裏赴一個友人所約的跳舞大會，一直到夜裏三點鐘纔賓主盡歡而散，所以她第二天早晨睡得特別長久。那一天史諾的兩個小孩子，當然也因女教師的疲頓，放了一天假。

她坐在床上，擁着那一大堆百合花，翻開那一本送還的筆記看看，看見裏面孫欽露所寫的中國字，覺得非常手觀，不過她的意思到底講些什麼，她實在莫名其妙。她於是翻過一頁，看他譯成英文的意思，方纔明白。其中有一句是孫欽露

問她自己所最喜歡的女子名字是誰，只中文方面有答句，而在英文方面却空了起來。愛翳女士看了又大轉其念頭。她再翻回一頁，對着中文呆看着，終究看不出什麼名字。她想這一定是因爲中文名字之不易譯成英文的緣故，所以孫欽露在所寫有英文裏沒有把他譯出來。繼而她又想，難道這中文裏的名字就是他未婚妻的嗎？轉念又想，孫欽露曾經親口告訴過她，說他久游海外，生平未見過一個中國女子，那末這個中文的女子名字不見得便是他的未婚妻的了。她又想孫欽露所最喜歡的這個女子名字，讀起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聲音？她對於中國文，是完全門外漢，所以心裏雖自己一人這樣瞎想，嘴裏當然讀不出這個名字的聲音來，她想來想去，想了好一會，纔想到史諾爵士是久住過中國的，他對於中文多少有點知道，等到見面的時候，不妨問問他，也許可以弄個明白。

她這樣替自己打定主意之後，便躺下去，好舒適的把頭靠在溫柔美潔的大枕頭上面去，同時把那一堆花拖上去，面部左右及胸部都堆滿了芬香撲鼻的鮮花。

史諾夫人因史諾爵士十分愛重他的表妹愛翡女士，所以對於她的房間，也特別布置得精美，這個時候愛翡女士躺在床上，身穿一件輕鬆稀薄的睡衣，頭上蓬着如雲的黃金髮，嬌容上的玫瑰紅和百合花爭豔，笑靨時時顯露，明潔精銳的眼珠和窗上透入的陽光爭媚，再加以那個精美絕倫的房間布置，託着這位好像大上安琪兒，真使人有天上非人間的感想！這一副圖畫，恐怕就是畫家名手，也不能傳達之憾！

閒話少講，且說愛翡女士躺下之後，又望着眼前的百合花瞎想，她想她所心愛的百合花，不知中國有沒有。隨又想到前一天史諾夫人有意鄭重其詞的說孫欽露來時沒有一句話提起愛翡，不覺自己對自己發了一笑。自言自語的說道：『爲什麼孫先生一定要應該提起我呢？史諾老嫂居然那樣大驚小怪起來！』

她瞎想了一會，又對孫欽露所寫的英文字，覺得越看越好！心裏想像這樣好

的英文字，就是善於寫字的英國人寫出來，也不過如此。又想這種秀麗的字，寫的人似乎有一雙秀小的手，而前一次她和孫欽露一同出去騎馬的時候，他扶她上馬，那一雙手又是穩定有力，是一雙堂堂大丈夫的手。

總之這個時候的愛翡女士之對於孫欽露，心裏已覺得十分可愛了。前此時期是友誼時期，後此時期是更進一步的戀愛時期了。

譯餘閒談

愛翡女士這樣經過審慎歷程的愛，纔是心坎裏發出的愛。所以西諺對於男子獲得女子的愛，有一句成語叫做『贏得她的心』Win her heart

，所謂『贏』是要經過努力的。講到這一點，我記起最近上海男女同學的某著名大學，發生一件笑話，這個大學裏有一位女生，年方二九，美艷聰慧，活潑輕盈，有一位和她不相識的男生，居然大發其『單相思』，貿貿然寫一信去求婚，對方當然置之不復。又是第二信去作進一步的請求，又不復，最後一信竟說如不允許，即以最後手段對付！這位女生爲之一嚇，報告家長，

家長告之校長，請他特加保護。俾免危險，一面該女生自己亦特別『戒嚴』，真是不勝其苦！這位男生不知道對方是人類，是有情感的，是有自由意志的，不像看見好東西，只要買了拿起就走的！

此
页
空
白

二十三

愛翡女士和孫欽露將由友誼時代而進於甜蜜的時代，這是記者在上次就告訴過讀者諸君的。且說自從孫欽露題詞於愛翡女士的筆記以後，他們常常聚首，彼此都深切的覺得彼此互愛，彼此都喜歡常在一起。

他們倆一是英人，一是華人，同在美國旅居，同有思鄉之苦；孫欽露雖是中國人，但因生長受教育於英美。兼併中西的長處，所以格外使得愛翡女士覺得驚奇愛好，況且她的至友珠蓮女士和她的至戚史諾爵士都非常敬重孫欽露之為人，愈有以堅愛翡女士之信心，知道和對不至受騙，所以也就放心和他做朋友，相處日久，相知日深，自然的趨勢，便發生比朋友更進一步的感情。

在孫欽露方面，他既傾倒愛翡女士之雪膚花貌，又心折其嫻淑貞正愉快和藹的德性。當時他於萬分滿意之中，微微覺得愛翡女士似有一種小小缺點，這小小

缺點非他，就是她不大喜歡小孩子。她對於史諾夫婦固然親愛異常，可是對她的兩個小外甥，雖也愛護，但總少十分喜歡他們的感情。中國人是極重嗣續問題的，所以孫欽露對於這一點頗用躊躇，不過這是未來的事情，在當時他對愛翦女士既那樣的傾倒心折！這種小小的狐疑也不足阻礙他的熱情。

中國雖盛行多妻主義，但是平均的中國人卻能造成很好的丈夫。有許多人以為中國女權不發達，做女子的往往享不到許多平均的權利，這雖是事實，亟待有心人士的提倡改良；但是有一事我們不可忽略的，就是在中國懼內的丈夫實在不少，老婆管丈夫的實在比丈夫管老婆的多。至於中國人在外國與異族女子結婚的，大都很能優待他們的妻子，都能持久維持他們的愛情而過滿意愉快的家庭生活。

閒話少講，言歸正傳。愛翦女士和孫欽露在華盛頓那樣親熱，不到兩個月，華盛頓社會上人士一傳十，十傳百，差不多哄動一時。有許多人不過作為有趣味

的談資；有許多人卻大發其酸素作用，尤其是漢密頓和十幾個多事的婦女。

其實受過高等教育的上等的中國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上等的英國人，講到行爲禮貌各方面，並沒有什麼差異；不過在傳統的觀念方面，當然彼此有很不同的地方，例如西方人對於祖宗，對於老年人，對於子嗣，沒有像東方人那樣注重得利害。

譯餘閒談

本書著者毅然決然的說在中國懼內的丈夫實在不少，這件事我們

並沒有過科學的統計，究竟是多是少，當然不敢貿然下肯定的斷語，不過就譯者個人見聞所及，『季常』先生卻是『比比皆是』！其實有許多懼內的人並不真是『懼』，不過是覺得酸素作用特別強烈的女子常常嚙嚙嚙，喋喋不休，爲勉求安靜計，不得不馬馬虎虎罷了。這是在下根據觀察推測有懼內令名者的話，是否正確，當然還待富有實際經驗者的審查。其實倘若真是「不幸嫁了一個『壞壞』，就是用『雌老虎』威風來『管』，也不見得管得好；

就別一方面說，倘若用不着管而硬要瞎管，徒然使做丈夫的精神上覺得苦痛罷了。

關於懼內這事件，使我記起兩件事。現在『文明結婚』漸漸的多了，而仍行舊式婚禮的還不少。我最近在號稱開通的上海，到一個朋友家裏去『觀禮』，看見新郎新娘用拜跪禮，尤奇的是他們對拜時將要下跪的時候，彼此不肯先跪：喜娘幫新娘，男方幾個家人幫新郎，堅持好幾分鐘纔像跪不像跪的了事！最好笑的是新郎腿向左右灣開，要跪不跪的神氣，好像馬上灣弓，如臨大敵！我一時莫名其妙，後來經旁人告訴我，纔知道新郎倘先下跪，便有懼內的危險！這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預防法！

還有一件事，此我最近在美國雜誌上看見的一笑話，上面畫着一個僱主坐在辦公桌的旁邊椅上，對着立在桌旁的一個僱員說道：『我知道你就要結婚了，你來信要求增加薪水，是不是要加入家用裏面去？』那個僱員裏

賄○的○神○氣○答○道○：『○不○是○！○我○的○薪○水○數○目○是○我○未○婚○妻○所○知○道○的○，○我○要○另○外○加○點○
 薪○水○，○另○外○私○自○存○在○銀○行○，○不○給○妻○子○知○道○，○預○備○婚○後○自○己○的○零○用○！』○這○樣○看
 來○，○受○管○的○丈○夫○，○不○獨○中○國○爲○然○，○簡○直○可○以○說○是○『○中○外○同○慨○』○！

此
页
空
白

二十四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交情愈益親蜜，不免引起盛頓社會人士的注意和談論。在愛翡女士的親戚方面，最先看出他們倆的趨勢而不勝其驚嚇的是史諾夫人。有一天早晨史諾爵士正在修鬚子的時候，史諾夫人突如其來的問他道：『你肯不肯讓愛翡嫁給孫欽露？』

史諾爵士聽見這一句話，如聞雷聲，把剃刀嚇得丟到地上！扳起面孔回答道：『你不要瞎說！』這種疾言厲色，是史諾夫人從來沒有看見她的丈夫有過的。史諾夫人很鄭重的說：『這是我親眼觀察的結果，決不是什麼瞎話。』

史諾爵士仍是怒氣沖沖的說：『你如有一點腦子，不應該這樣瞎說！』

史諾夫人笑了起來，仍舊說道：『這是我親眼觀察的結果，決不是什麼瞎說。』

史諾爵士還是扳着面孔說：『親眼觀察！都是你的瞎吹罷了！』

史諾夫人這個時候很冷淡的回答他說：『你自己不是沒眼睛的人，何不張開眼睛來看看！』

說到這裏，他們兩個人各做各人的盥洗更衣，一同下樓去用早膳。總之他們兩個人對於愛翳的婚事都不願意罷了。

對此事最早看出的，除史諾夫人外，要算雷綺女醫生。她是珠蓮女士的老友，曾經在珠蓮女士家中和孫欽露一同吃過晚飯的，前面曾經說過，想讀者還能記得。她今在詩家谷地方行醫，以獨身寡累，每年總要到幾個好地方旅行，散散心，快樂快樂。華盛頓也是她所常遊的一個地方，她在這時候，正巧到華盛頓來看她的老友珠蓮女士，看出愛翳女士和孫欽露的甜情蜜意。有一天早晨她正在珠蓮女士家中和她同用早膳的時候，她也突如其來的問珠蓮女士道：『你肯不肯讓那樣美麗的愛翳嫁給孫欽露？』

珠蓮女士聽了也嚇得一跳，也怒着眼埋怨她瞎說。

雷綺女醫生很冷靜的說道：「珠蓮！我看他們的親密趨勢，不得不斷定他們有這事的可能。」

珠蓮女士還是不高興的說道：「你的話徒然要嚇煞人，我以為決不至有這種事情。」

「何以見得決不至有這事情？」雷綺女醫生這樣問着。

珠蓮女士很武斷的回答說：「因為這種提議，一聽上去就使人覺得不對！我想孫欽露不至有此心事，倘若他竟想如此，我要恨死他！」

雷綺女醫生一面用她的早點，一面接下去說：「我以為孫欽露現在也許不想有這件事，在愛慕方面也許不想有這件事，但愛情是衝動的，不一定用得着想的，有許多人結了婚之後纔想呢！據我的觀察，他們兩位一定要走到彼此結婚的路上去。」

珠蓮女士不贊成愛翡嫁給孫欽露，還在那裏氣着，雷綺女醫生却接下去說道：『我在詩家谷的時候，看見一位開古董店的中國人娶了一位嬌小聰明的美國女子，他們倆都是中等階級，結婚之後，那位丈夫把她待作寶貝一樣，情願他自己工作得勤苦，不願他的愛妻有一點辛苦，我已經說過，這一對是中等階級，講到彼此是屬於上等階級的男女，那就不敢知了。』

珠蓮女士聽了還是不能回轉意。

譯餘閒談 史諾夫婦和珠蓮女士平日都是極愛重孫欽露的人，但是一聽見愛翡有嫁給孫欽露的趨勢，竟一致的表示不贊成，這種的原因，無非民衆的成見作祟，我以為指導婚姻的人當以男女兩方本人的利益爲前提，決不可雜以自己的成見，或私見，我國指導子女婚姻的家長，也往往不免夾以自己的成見，例如近來有一部分人娶了外國女子，他們的家族也往往不問怎樣，先取反對的態度，此外爲着對方的家族是自己的好朋友，或有權勢可貪，或因金

錢敬勳，對於對方的男子或女子便馬馬虎虎，硬把自己的子女配過去，這都是家長作孽的事情，不可不改。

此
页
空
白

孫欽露和愛翡情愛日密，史諾夫人看出來勢，老實告訴史諾爵士，雷綺女醫生也同時覺察，逕告珠蓮女士。但是史諾爵士和珠蓮女士都百個不相信。說他們做朋友則有之，至於婚事，萬萬不至成爲事實，於是仍舊縱任孫欽露常到史諾家裏吃珠蓮家裏，史諾夫人和雷綺女醫生也只得默然，不欲多辯。

華盛頓是一個喜管閒事的社會，愛翡女士和孫欽露又是交際場而的人，所以大衆更注意得利害，『愛翡和孫欽露』一句話，差不多成了茶餘酒後人人嘴上提及的。可是他們兩位本人却絲毫沒有聽見，所以也任所無事。

史諾夫人和雷綺女醫生的大驚小怪，不過是出於『關切』的意味，和『酸素作用』沒有相干。且說當時對此事酸素作用最利害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密頓，一個是漢密頓的妹子漢密玲。

漢密頓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紈袴子弟。當孫欽露剛剛認得史諾夫人而尚未到過她的家裏的時候，所謂漢密頓者，曾經在史諾夫婦家裏吃晚飯，當時愛翡女士也在座，偶然談起孫欽露，他已經醋意橫溢，想讀者還能記得。

漢密頓的妹子漢密玲怎樣呢？她是手段很辣而面貌不揚的一個女子。在華盛頓胡鬧，租了公寓中一個房間，大縱其浪漫生活，她這副尊容和這樣卑下的性格，偏要轉孫欽露的念頭，竟靦然敢做愛翡的情敵！同時她的阿哥那副賤骨頭，也竟靦然敢做孫欽露的情敵！總算得無獨有偶了。

有一天他們兄妹兩人在公寓裏大喝其酒，談起愛翡女士，漢密玲就把愛翡和孫欽露發生戀愛的事情告訴她的老兄，對他說道：『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說完之後，居然嗚咽悲哽而哭了起來！漢密頓看她那樣傷心哭了，也莫名其中的真意，不過對於愛翡和孫欽露的事情，却很堅決的回答說：『我絕對不相信，她那

裏肯嫁給那個中國流氓？」

最可笑的是漢密頓這樣罵了孫欽露一句，漢密玲居然袒護孫欽露，憤然對她的阿兄說道：『我此地不能任你這樣蔑視孫欽露！你要罵他，請你到別個地方去罵！』在漢密玲所以有這樣口吻，也許是出於『單相思』，不過使漢密頓愈陷入五里霧中，摸不着頭腦！

既而漢密玲更進一步建議道：『我們兩個人能彼此互助嗎？讓我們兩個人各成……』她這樣說着，在她自己固然十分明白命意所在，在漢密頓一心只想着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也只聽見一半，或者也可以說只懂得一半！所聽懂的一半，就是關於漢密玲如何能幫助他成就他所希望的事情，所以很迅速的，很愁慮的回答她道：『你看怎麼辦好呢？』

漢密玲問道：『你真要娶她嗎？』

『是的。』漢密頓這樣很直率的回答她。

她又問道：『你真下了決心嗎？』

漢密頓皺着眉，說道：『……但是我○知○道○她○不○中○意○我○，她○不○要○我○。』

『你親口問過她嗎？』

漢密頓聽他的妹子這樣逼着問，他又不便不和盤托出，雖嘴裏不好意思說，却把頭點了幾點，表示承認。

漢密玲又問道：『你何時親口問她的？』

漢密頓噤哩咕嚕的說道：『在什麼時候開口問，對此事有什麼關係？』

漢密玲說當然有關係，她到底有何高論，下次再談。

譯餘閒談。讀者聽見漢密頓和漢密玲兩個人居然不自量力，也許要覺得奇怪，其實不足奇，天下最不易得的是『自知之明』，我在火車裏或影戲院裏，常常看見醜得不堪注目的女子，偏偏喜歡從衣袋中取出小鏡子，用粉拍在面上，大拍而特拍，自己對自己再三端詳，看個不了，我想她自己一定想天地間

像。她。那。樣。縹。緲。的。恐。怕。尋。不。出。！。還。有。一。次。我。在。長。江。輪。船。上，。從。窗。口。望。見。官。艙。中。有。一。個。客。人。面。孔。黧。黑，。在。房。裏。大。擦。其。雪。花。膏，。可。惜。擦。了。半。天，。還。是。一。團。黑：。但。是。我。想。他。自。己。以。爲。這。樣。拚。命。一。擦，。便。已。變。成。一。個『。小。白。臉』，。因。爲。我。看。他。擦。完。走。出。來。的。時。候，。很。有。顧。影。自。憐。的。神。氣。！。難。哉『。自。知。之。明』。！

此
页
空
白

二十六

漢密頓在他的妹子漢密玲公寓房裏大談其『愛翡和孫欽露』。漢密頓並不知道他的妹子在那裏單想思孫欽露，以爲她心裏專爲他設法把愛翡弄到手；在她的妹子方面，她以爲我們各有所愛，你幫我的忙，我幫你的忙，各人把各人的目的達到，豈不各償所願？所以他們在房裏談話的時候，有的地方簡直各不相謀。這種尷尬的情形，想讀者在上次已經看出，此處無庸多述。且說他們談話的時候，漢密頓既對他的妹子承認已經向愛翡求過婚，漢密玲就問他在什麼時候開口的，他以爲何時開口在實際上無關重要，不肯說出，後來經他的妹子再三詰問，他纔沒精打彩回答道：『我已經向她開口求過好幾次了。』

漢密玲接着問道：『是不是在她常見孫欽露之後？』

漢密頓聽見孫欽露三個字，忽然怒形於色，很粗率的說道：『你不要提孫欽

露！他那裏配得上和我結婚！他和我的求婚有什麼關係！」

漢密玲很堅決的對她的阿兄說：「我老實告訴你。孫欽露和你的求婚的確有極大的關係。據我的女友鄔瑪利告訴我，孫欽露第一次看見愛翡是在珠蓮女士家裏所舉行的花園會。你第一次向她開口求婚，是不是在那次花園會舉行之後？請你不妨老實告訴我罷。」

漢密頓本是一個無用的執袴子弟，被她的妹子這樣銳不可當的逐層詰問，他當然不能再有所掩飾，不過一時却不好意思取消他的強項態度，所以嘴裏仍不肯說，只得把頭點一點，表示承認他的求婚確在那次花園會舉行之後。而且他自己也未嘗不覺得自己無用，心裏雖愛愛翡的美，又沒有本領去弄到手，既知道他的妹子詭計多端，手段潑辣，所以暗中希望她能助他一臂之力，成其好事，所以他妹子所問的話，就是他心裏不高興回答，也不得不勉強回答。

漢密玲看看她的阿兄點着頭，已知道他的意思，便燃着一根香烟，插入嘴裏。

吸着，同時她的暗淡無光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呆看，顯出她在那裏計上心頭的神氣，既而說道：『我想到一個法子！我們一定要騙得孫欽露相信愛翡翠曾經愛過你，隨後又二三其德，背盟違誓。』

漢密頓聽了這句話，跳了起來呼道：『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我真要怎樣感謝你的妙計啊！』他快樂的聲音還沒有完，不料他的妹子又接着說道：『我們同時還要騙得愛翡翠相信孫欽露已經和我訂了婚！』

漢密頓聽了這句話，笑容尙未完全收下，怒容已經湧着上來！他怒聲斥道：『胡說！我決不願聽這樣的話。我對孫欽露恨極了！就是你爲我而假裝和他訂了婚，我也不願有此污辱！你竟敢對我說出這樣的話，真是荒謬絕倫！』

漢密玲多麼厲害，看見她的阿兄那樣瞎跳瞎鬧，她不但不怕，而且發一聲冷笑說道：『我要末不和孫欽露訂婚，若和他訂婚，便要做到真的，便不是假裝的

漢密頓當然火上添油，更怒得不堪言狀！但是她的妹子仍是不理會他的樣子，接下去從容不迫的說道：『我要向法庭提起訴訟，說孫欽露違背他和我的婚約，所可惜的我一時還拿不到他的證據。他從來不肯寫信給我，連一張字條都不肯寫給我。就是我打電話給他，我還沒有說上三句話，他就把聽筒擱起！他又從來不肯和我跳舞。所以我要向外宣布和他有婚約，却也有些困難。』

漢密玲究竟有何潑辣手段顯出來，只有再聽後來的事實纔能知道。

譯餘閒談 我國的老式婚姻，全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男女兩方本人

非但不參加，並且羞答答的規避！尤其以女子爲甚。在這種情況之下，男女

本人方面無第三者競爭之可言。不過到了新式的婚姻，由男女本人自己物色

，於是便難免競爭，或數女謀一男，或數男謀一女，那個謀到手，便算勝利

，這是自然的趨勢，不是什麼不好的現象，但是『謀』的時候要出以光明正

大的態度，堂堂正正的進行，不應該下暗箭傷人，做出卑鄙詭騙的事情。我

有一位同級的同學，看中了某女校的著名美女生，但是「謀」她的人多至數十，我的那位同學在上海光明正大的進行，後來她赴美留學，他也跟着到美國去留學，但是還繼續做他的光明正大的「謀」的工夫。所謂光明正大者，用自己的熱情和品性學問感動對方的敬愛，增強對方的友誼，不用欺騙或暗傷他人的惡劣手段。經過八年之久的競爭，那位女士深覺他人用情之偽，只有他最靠得住，竟委以終身。我覺得這件事便很正當。至於漢密頓和他的妹子漢密玲，我不怪他們競爭，只怪他們的手段太卑劣可鄙。

此
页
空
白

漢密玲和她的阿兄漢密頓在公寓中有了一番密談之後，她便打定主意，硬着心腸，實行她的陰謀。她生性陰險潑辣，而膽量和智慧又足以濟其詭計，所以不動則已，動則大有銳不可當之勢。漢密頓雖也是壞坯，但却柔懦無用，畏首畏尾，尤其不願把他妹子的名字和孫欽露連在一起；不過漢密玲做事向來獨斷獨行，就是她的父母也沒有力量勸阻，那位阿兄的話，當然更似過耳東風，對她的實際動作，可以算是絲毫不生影響的。

漢密玲第一步先造謠言，糟塌孫欽露的名譽和人格。這種謠言的內容大概說孫欽露實在是一個卑鄙惡劣的淫棍賭棍，曾在華盛頓一家洗衣作樓上，關着一個中國女子，日夜把窗幕放下，裏面只有她和孫欽露兩人！此外他又開一所秘密賭場，騙人錢財，無惡不作。最近那個被關閉的女子忽然死了，聽說病的時候，一

個醫生都沒有請過，死後即偷偷摸摸的用箱子裝好，於深夜運出，藉避警察的耳目，至於葬在什麼地方，當然沒有人知道的！那個女子死的當夜，孫欽露竟絲毫沒有哀憐的意思，還到跳舞場裏去作樂！還和幾位太太們及愛翡女士跳舞。以這種惡棍劣徒，史諾家裏的人竟不加留意，任他和愛翡女士來往，將來結果只有慘劇，可以斷言。史諾爵士自己還可以說是因為公事倥傯而無暇顧問；至於史諾夫人，便不該裝聾做啞，目擊愛翡女士之危險而不加援救。以上都是漢密玲所造謠言的刻毒內容。

喜歡聽人閒話，差不多是社會上一種最普遍的惡劣心理，漢密玲這種謠言傳出之後，居然不脛而走，傳遍一時，大家也不知道牠的根源所由來，老實也不注意牠的根源所由來，大家購傳以為酒後餘餘的談資就是了。這個謠言的結果，當然引起多人對於孫欽露發生惡感，就是愛翡女士也因此受人的冷眼。

這個謠言的全部分內容，差不多華盛頓交際場面的人個個聽見，不過史諾夫

人，愛翦女士，和孫欽露却不清楚，愛翦女士聽見關於孫欽露個人的壞話，但是涉及她個人的地方，當然沒有人肯告訴她，所以她自己一點兒不知道，至於孫欽露方面呢，也不過微微的聽見有人附耳竊語，說他認得愛翦女士，並沒有聽到有人說他引誘她的話，雷綺女醫生和珠蓮女士也各有所聞，却都不甚相信，史諾爵士聽得更多，但他竟完全信任孫欽露的人格，不相信那些謠言，孫欽露對於這種無根之談，也不屑置辯，他們兩人見面的時候雖未曾談起外面所傳的謠言，但都彼此諒解，孫欽露對於史諾爵士的信任和友誼，當然更加深一層的認識和銘感。

此外最覺得着急的還是中國駐美的公使，上面所說的那種謠言，他當然完全聽見，而且屢次對孫欽露嚙哩嚙囉，孫欽露也不多加爭辯，不過淡然置之。

此時最重要的當然是愛翦女士的態度，說起也奇怪，她不但不相信外面的謠言，而且對孫欽露的情誼反比前濃厚，這件事當然使孫欽露感激涕零，非可言喻。但是漢密玲却有再進一步的舉動。

釋。餘。閒。談。造。謠。言。是。最。靠。不。住。的。事。情，無。論。造。得。怎。樣。周。到，終。極。總。要。水。落。石。出，無。可。掩。飾。的。據。由。日。回。國。的。國。民。政。府。特。派。員。殷。汝。耕。君。說，日。本。存。心。阻。撓。我。國。北。伐。的。成。功，所。以。南。北。軍。正。在。北。方。交。戰。的。時。候，日。本。各。報。便。大。造。謠。言，說。北。軍。如。何。勝。利，南。軍。如。何。無。用，讀。報。的。人。也。就。姑。妄。聽。之，不。生。疑。竇，後。來。北。軍。大。潰，南。軍。竟。克。復。北。平。天。津，日。報。勢。難。再。說。謊，只。得。據。實。記。載，讀。報。的。人。覺。得。前。後。記。載。如。此。矛。盾，便。恍。然。大。悟。從。前。的。謠。言，對。於。日。報。的。信。用，大。為。減。損，這。真。可。以。說。是「心。勞。日。拙」！其。實。造。謠。言。害。人，都。是。逃。不。掉「心。勞。日。拙」的。結。果。

漢密玲捏造很苛刻的謠言，破壞孫欽露的人格和名譽還不夠，還勾通一家無賴的報館，把孫欽露和漢密玲已經定婚的捏造消息，登出來宣布於大眾，不過登出的時候，不敢就把兩個人的姓名赤裸裸的寫明，僅說有一位詩家谷著名牧師的女兒和一位在交際場中素來惹人注意的中國青年外交家定婚，裏面當然還加了許多肉麻的描述。但是真姓名雖然沒有寫明，有了這樣詳細的形容和描述，華盛頓交際場中的人士，個個人都心裏明白的。

漢密玲一方面勾通無賴的報館傳布已與孫欽露定婚的假新聞，一方面又極力自向所認識的人士大吹，說愛斐女士雖與孫欽露那樣要好，意中人居然被她搶得。華盛頓許多人對於聲名狼藉的漢密玲，本是『久聞大名』，現在聽見孫欽露居然愛上了這個寶貝，都不禁付之一笑，但是也有少數人不相信。雷綺女醫生看見

這段新聞的時候，就知道是漢密玲從中搗鬼，暗歎一聲，『可憐這位心勞日拙的女孩子！』

孫欽露於早膳後翻閱報紙，偶然看見這段新聞，雖然沒有看見他自己的姓名在內，但明知是漢密玲有意和他搗亂，他冷笑了一聲，便跑到一位律師那裏去，商妥辦法之後，他從容不迫的去看愛翡女士。總之他一點不恐慌就是了。

他去看愛翡女士，並不是要把漢密玲的無賴行爲去驚動她，因爲這件事他既托律師去辦，用不着去驚動她。他見了愛翡女士之後，便請他一同出去騎馬。她本來很願意陪他的，不過她那天要教兩位小外甥的法文及地理，深以沒有餘暇爲憾，孫欽露說：『像今天的那樣晴光明媚，真是難得的天氣，偶然缺課，有什麼要緊？』愛翡女士見他來意懇切，也就答應了下來。

在平常遇着一同出去騎的時候，孫欽露總要問愛翡她喜歡到那裏去跑跑，那天他却沒有問她，乘着自己的意思，揚鞭前馳。平常他們并轡出行，總喜歡到

郊外空曠的地方，欣賞欣賞野景，那天却又不同，孫欽露所取的路徑，却多走市街及寓所所在的區域，愛翦女士心裏莫名其妙，問他理由，他却說這是捷徑，再問得緊些，他又笑而無言，既而兩人一同跑到珠蓮女士的家裏，就在那裏用午膳，雷綺女醫生湊巧也在那裏，彼此說笑仍甚歡樂。午膳後，孫欽露和愛翦辭別而回，所走的路徑又是避却郊野而就市道，在華盛頓的寓所所在的街道所經尤多，愛翦又問孫欽露什麼緣故，他又笑而不言。

在孫欽露方面，這樣的行爲，當然有他的用意。漢密玲用盡種種方法，捏造種種謠言，一方面要極力離間孫欽露和愛翦的友誼，一方面要使人相信孫欽露已和漢密玲定婚，未婚夫婦時代是人生最可寶貴的一個時期。倘若孫欽露果與漢密玲定了婚，果與愛翦女士斷絕友誼，在那樣晴光明媚的可愛日子，在華盛頓街道上應該只孫欽露和漢密玲一同騎馬纔是。何以還有愛翦女士和孫欽露並肩飛馳的事實？孫欽露那天正是要用這種反證的方法，破壞漢密玲的詭計，而他同時又不

願愛翡女士心裏多一件心事煩悶，所以祕而不宣，僅以一笑了之。至於他所付託的律師有何後文，下次再告。

譯餘閒談 司馬光先生說他一生沒有做過不可告人的事情，我以為世界上只有沒有做過不可告人的事情最不恐慌，最不至心虛，所謂『問心無愧』，儘管外面甚囂塵上，鬧得不亦樂乎，還是沒有什麼可怕。像孫欽謬雖滿着漢密玲那樣刻毒，他却能那樣心境泰然，從容不迫，就在乎他本來沒有做過漢密玲所捏造的種種事情。

雷綺女醫生說『心勞日拙』的人可憐，一點不錯。天下最能使人心服的是『開誠布公』，最能使人厭惡的是喜用詭術。有某機關的領袖，專門利用辦事人中彼此互為偵探，他對各人都假裝唯一信任的意思，叫各人時常報告別一同事的祕密，他坐聽各個的報告以便操縱，後來各人發現了他的『詭計』，都不把真話告訴他！喜用詭術的結果如何？

二十九

上次說過孫欽露和愛翡女士一同出去騎馬，有意多走街市的用意，同日代表他的律師葛利也往訪漢密玲。漢密玲聽見僕役拿着這位律師的名片進來，她起先還沒有想到他就是爲着孫欽露來的，漢密頓兄妹有一位很富的舅父，這是從前提過的，這個時候漢密玲心中在那裏瞎猜，以爲他們的那位有錢舅父也許一命嗚呼，把遺產傳給他們，所以有律師來打招呼，代爲主持支配的事情，轉念一想，如果那位舅父真是伏惟尙變了，她的母親應該有電報來通知，那時並未接到這種電報，恐怕所猜的事情不見得有可能性。她一面心裏這樣瞎轉念頭，一方面出來延見那位律師，探個究竟。

她走出來的時候，偶向窗外一望，千巧萬巧，湊巧看見孫欽露和愛翡一同騎着馬並行而過，她看他們談笑甚歡，不禁一肚子裝滿了酸氣。

漢密玲雖聽過葛利律師的名字，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是葛利平日喜歡到戲院裏去跑跑，戲院也是漢密玲常到的地方，所以她看見他的時候，雖然是初次相會，却覺十二分面熟，招呼他坐。

葛利却仍舊立着，同時說道：『我不願多費女士的時間。我今天到這裏來，是爲着敵當事人孫欽露……』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漢密玲就接着說道：『無論如何，你總須坐下來談，何必那樣慌忙！』

葛利看她那樣老手段的神氣，倒被她一嚇！便坐下來說道：『孫欽露在某報上看見一段捏造新聞……』說時把帶來的報紙指與她看，又接下去說道：『敵當事人對女士向來不大認識的，何以有此捏造的消息，他覺得非常憤懣。我已經爲此事去看過那家報館的主筆，叫他登報更正道歉。敵當事人特叫我來看女士，他的意思要澈底追究原稿的來源，如追究出來，必以法律手續嚴控。不過如果女士以爲此事經過更正及道歉後，便可終了，不至再生枝節，則孫欽露亦不爲過甚，

卽此中止。此事的進行，最後視女士的意旨而定。」

漢密玲聽了之後，竟悻悻然說道：「這件事我要親見孫欽露面談一切。」葛

利答道：「要親見他恐怕事實上已不可能！因爲他已把這樁事完全付託與我了。」

漢密玲更怒上心頭，說道：「不要胡說，我非親見他不休。」葛利搖頭說：「

不可能！」漢密玲說：「就是他不見我，我也可以寫信給他。」葛利冷笑道：「

既把案子委我以全權，就是你的信給他，他也要把你的信交給我，由我回答的。」

漢密玲至此乃高聲斥道：「他敢把女子的私信公開給人看嗎？」葛利却低着聲

音回答道：「這有什麼稀奇！女子的私信，我也不知看過多少了！」

做律師的人大多數不免老奸巨滑，葛利談到這裏，自覺越談越遠，就是這樣

口角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他便平心靜氣的對漢密玲說：「女士！你不要

動氣，我來的目的很簡單，該報既允更止道歉，我們現在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要不要追究原稿，女士對於此點，有何意見？」

漢密玲說：『我用不着告訴你，我要自己當面告訴孫欽露。』葛利律師看她那樣堅持，始終不得要領，也只得告別而去。

漢密玲見他去後，心想報上更正之後，她從前所用的心計和苦工，完全一筆勾銷，又想起剛纔看見孫欽露和愛蕪那樣親密得如膠似漆，不禁傷心，淚下如雨，擲身俯伏於沙發上嗚咽大哭起來，但是她轉念之間，覺得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既決意動手做了，非做到底不肯甘休，於是她又盤算再進一步的計劃。

譯餘閒談 一個人有能力還靠不住，有了能力還要用到正當的路上去，纔有好處。我們看漢密玲那樣對付葛利律師，雖以老手段的律師，一時也無可如何，可以看出她未嘗沒有她的特別能力；又看她那樣一試再試，不肯罷休，那種堅持的精神，也未嘗不是她的特長。這種能力和特長，如果訓養得當，不拿來做『壞心術』的事情，儘可以造成一個精明強幹有作有爲的人才。可惜她所生的家庭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家庭，所參加的交遊，又是一個亂七八糟

的社會，於是耳濡目染，盡是邪曲的途徑，真是可惜！這種地方很可以看出環境的重要。

漢密玲之愛孫欽露，我們只能說她不自量，決不能說她壞；她設法和愛翳搶奪所愛，只能說她用的手段卑劣，決不能說她不應搶。還有一點很可注意的，愛情是要雙方的，就是起於單方，也要弄到成爲雙方的，纔是正當的途徑，若不過單方的而要硬來，是摧殘對方的自由意志，不但不應該，到底也弄不出什麼好的結果。

此
页
空
白

漢密玲勾通一家報館登出一段謠言，暗示孫欽露已經和她訂了婚，愛翡女士雖不曾親眼看過那張日報，當天就已耳聞有這麼一回事，不過她聽見之後，竟淡然置之，不加思索。她的表兄史諾爵士當天也聽見這件事，他雖不疑心孫欽露有什麼不正常的行爲，却很詫異，不知道什麼人故意造此謠言，造了這段謠言又有什麼好處呢。愛翡女士連這樣詫異的思想都沒有，老實就完全全置之不理，連念頭都不爲之一轉。史諾夫人同時也有所聞，因爲其中措辭鬼鬼祟祟，並未指明名姓，且因前次和史諾爵士提起愛翡和孫欽露的婚事問題，吃了一鼻子的灰，所以也不願多談。

那家登載謠言的報館刊登更正函之後的數天，史諾夫人在家裏開下午茶會，招待賓朋，那次茶會特別的盛，而來得特別早的要算漢密玲女士了。她尋覓機會

，想獨自一人和愛翡女士談話。尋了許久，乘着她獨自一人和愛翡同坐在廳內一角的時候，突如其來的詰問愛翡道：『你捨得欽露嗎？』

愛翡女士見她這樣唐突，板着面孔反問道：『漢密玲女士，你問我什麼？』

漢密玲多壞！她明明知道愛翡已經聽見了她的話，所以置反問於不答，湊緊一步說道：『我的哥哥捨不得你，這是你所知道的。』漢密玲嘴裏剛纔說出一句話，愛翡便老大不高興，擋着說道：『我不願和你作此無謂的討論。』

漢密玲那肯中止？她還是厚着面皮接下去說道：『孫欽露是我至敬極愛的意中人，雖全世界給我，不能使我捨得他！』

愛翡見漢密玲說出這樣不怕難為情的話，趕緊提高聲音止她說道：『噯！你不要說了！』愛翡女士心裏尤其覺得替漢密玲汗顏的，是她和孫欽露相交如此之淺，竟厚顏說出這樣肉麻的話！

當時客廳裏來來往往的客人當然不少，漢密玲和愛翡兩人本係坐在一角輕聲

談話，愛翡聽她越談越令人不耐，想略為提高聲音這樣喊一句，藉此阻止她，使她不要再往下說，不料漢密玲却不動聲色，仍本其奸滑的態度說道：『孫欽露是我至敬極愛的意中人，你儘管提高聲音，無論什麼人聽見，我都不怕！』

愛翡女士聽她這樣說，心裏也覺得以漢密玲素來的行爲，確有這樣厚面皮的本領，他自己聲明的話，確也一字不差！愛翡正在這樣暗轉念頭，漢密玲却仍舊厚着面皮接下去說：『我老實告訴你罷，倘若不是爲你起見，他已經和我訂了婚了。』

愛翡女士至此不禁紅暈雙頰，怒斥她說：『這真是荒謬絕倫！』

漢密玲却將計就計回答道：『這真是荒謬絕倫！爲什麼呢？因爲他並不是真正捨不得你；而在你的方面呢，我也不信你捨不得他。如果你真是捨不得他，請你明白告訴我：』她說到這裏，正眼對愛翡面上望了一下，看見愛翡正在那裏蹩着她的嘴，她便接下去說：『如果你真捨不得他，那末我們兩人便是情敵，只有

分頭奮鬥，看是誰勝；如果你並非真正捨不得他，你肯把他給還我嗎？我是真正要他。你也要他嗎？」

愛翡女士聽到這裏，已經氣得嬌喘急迫的說道：「我看你這個人一定發了癡，你的胡說實在令人髮指！」她說的時候，張圓兩個眼睛做出可怕的神氣望着漢密玲，立起來就要走。

漢密玲還不肯休，一手拉住她。

譯餘閒談 天下最可怕的是『厚面皮』，最少希望的也是『厚面皮』。昔人有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也是厚面皮之一種。我常以爲任何機關的領袖，對於僱員或任何職員，以爲不可用則索性請他『捲舖蓋』，既以爲可用，便應該加以禮貌，卽偶有無心之過，亦應善言婉勸，以養成其自愛自重的潛意識，不應該任意亂罵或直斥，徒造成厚面皮的習慣。家長之於子弟則亦有然，好子弟素未多見家長之斥責，只須略有不愉之色，不悅之

言，已經覺得心裏難過；若做家長的專喜鬧脾氣，今天罵一頓，明天打一頓，使子弟把打罵視爲『家常便飯』，面皮厚了，雖天天打而且罵，也還是無濟於事！漢密玲也是厚面皮的『英雄』，所以愛翳自以爲出以利害的應付，在她只有付之一笑！

此
页
空
白

史諾夫人在家裏開下午茶話會，漢密玲女士也來，在一個廳角和愛翦女士開談判。愛翦女士聽得不耐煩，立起身來想走，却被她一手拉住。當時大客廳內的男女來賓來來往往的濟濟一堂，愛翦女士是極顧體面的人，被她這樣橫拉直撞，恐怕被別人看見，很不雅觀，於是不得不趕緊坐下，以避別人耳目。漢密玲見她坐下，又詰問道：『回答我！你一定要回答我！你到底是否捨不得欽露？』

愛翦女士很冷淡的回答她道：『我是喜歡孫先生——我想不但我，無論什麼人都喜歡孫先生的。』

漢密玲作不信任的神氣說道：『你的喜歡孫先生，不過和常人一樣嗎？我不相信！』

愛翦女士垂着她的瑩潔的粉頸，抬着眼直望漢密玲，表現看不起她的神氣。

漢密玲懇求她道：『他真是一個盡善盡美一無缺憾的男子！你肯把他給還我嗎？』

愛翡女士答得倒也很有趣，她說『不是我所有的東西，我能夠給與別人！你這樣侮辱我的話，我不願再聽！就是你吵到我的表兄史諾爵士面前，我都不怕的。』

漢密玲至此換着聲調問道：『他今天也到這裏來嗎？』愛翡女士老實告訴她說：『我不知道。』

這個時候漢密玲忽見愛翡身上插的美麗芬香的鮮花，便也一步不放鬆的詰問道：『這些花也是他送給你的嗎？』

愛翡女士聽她這樣嚙嚙嚙，喋喋不已，決意立起來就走，這一次漢密玲不再拉着，不過嘴裏却在那裏噤哩咕嚕的說道：『我知道是他送給你的。』

男女賓客來的來，去的去，而漢密玲却好像有什麼膠漆黏住，來了許久，總

不想走。史諾夫人對她望望，覺得很詫異，而愛翡女士則極力的避開她。

夕陽西下，天將黑了。未去的來賓只有一打左右，也將要告辭了。這個時候漢密玲還沒有走，鑽在這一小堆來賓裏面瞎談，談了一會兒，老性又發，硬湊近愛翡女士說道：『你時刻不忘孫欽露，何以我來此許久，從沒有聽見什麼人談起他，他爲人的無可取。於此可見一斑。』她說過這幾句話之後，又把近來外面對於孫欽露的種種謠言，（其實就是由她有意傳佈的，）把孫欽露的如何如何壞，窮形盡相的詳悉無遺的告訴愛翡女士。說了還要問愛翡道：『這些情形你曾經聽見過沒有？』

愛翡女士很氣憤的答道：『我都聽見過，不過沒有像你這樣說得不留餘地使人難堪罷了！』漢密玲還想噙嚙下去，愛翡女士被她這樣騷擾着，不易脫身，實在苦不堪言！幸而那個時候忽然看見孫欽露來了，他那天因特別事故，所以到得獨遲，正在廳的門口和史諾爵士談話。愛翡女士如同遇了救星，乘着這個機會拋

開漢密玲，望着孫欽露身邊跑，走近了對他說道：「我真渴望着你來，我要約你明天一同出去騎馬，你答應嗎？」

孫欽露趕緊伸出手來和愛翡女士作親熱的握手，很敏捷的答道：「這是我向來所極愉快的事情，也是你所知道的。」

那個時候，漢密玲極力向愛翡女士糟塌孫欽露的話，最後一兩句，孫欽露其實已經聽見，不過他是素有涵養的人，所以仍是滿面春風，愉快和悅，一點不動聲色。

那個時候女主人史諾夫人也知道孫欽露來了，也跑過來握手歡迎，孫欽露周旋其間，處處得當，愛翡女士等到史諾夫人話剛說完，她對孫欽露說道：「我要謝謝你送我這樣可愛的百合花。」一面說，一面移其視線望望身上所插的花，望了之後，滿面堆着笑容對着孫欽露雙眼直注，並且低聲說道：「我覺今天這些花比往日更特別的可愛！」

既而衆賓都散，漢密玲也只得沒精打彩的回去。史諾夫人留着孫欽露共用晚膳，孫欽露低聲偷問愛翡女士道：『我要不要留在這裏用晚膳？』愛翡笑着說道：『要！』

譯餘閒談 中國家庭如要增加愉快的空氣，對於社交方面很有注重的必要。

西俗小家庭常有請朋友在家裏茶話之舉，稱爲 at home，並非平常排着長桌各人呆板坐着的正式茶會，不過預備很簡單的糖菓清茶，由夫婦發出卡片，說明自下午幾時到幾時招待朋友茶話，就在客廳裏隨意坐談，來賓在所定時間內隨意來來往往，談笑爲歡，可以說是一種很簡便愉快的家庭社交的方法。

此
页
空
白

愛翡女士在史諾家裏面約孫欽露第二天下午同去騎馬，孫欽露滿口答應。到了第二天下午，孫欽露依約來會，愛翡提議騎到華盛頓城裏去玩。但是孫欽露祇滿面堆着笑容，把馬首轉到波湯默克河方面去，經過那條河上的一道橋，便往鄉下跑。那個時候正是十二月，那天的前一晚，白雪紛飛，所以那天的村景，白地共長天一色，一望無際，景緻絕佳。

此時雙轡並行，雖冷風襲人，而他們却不覺得冷。孫欽露左顧右盼，覺雪景之可愛，好像展覽名家畫帙，引人入勝，大有徘徊不忍遽去之概。所以故緩其步，得得慢行：仰望樹林雪滴滴下，燦爛如金鋼鑽，瑩潔勝於真珠，暗歎造物神工，成此奇景！在愛翡女士呢，但覺飄然如羽化而登仙，好像身處天上非人間。這個當兒，彼此默然，覺得彼此由互敬互愛而發的友誼，其深切爲往日所未有，覺

得這種出自心坎的敬愛友誼，無論赴湯蹈火，受盡挫折，都是不能磨滅的。她常用她的明眸望着他看，現着她的皓齒望着他笑，見他精神弈弈，光彩煥發，笑容可掬的回應她的笑靨，心裏的愉快欣慰，簡直非俗世筆墨所能描述。

後來夕陽西下，淡黃的陽光和雪光相映，又是一景，他們以時候不早，回轡向城裏跑，將到城的時候，愛翡女士覺得後面有很急迫的蹄聲趕着，她心裏詫異，回首一望，要知道到底是什麼人。她回首望了之後，回轉頭來，攢眉不舒，默無一言。

這個追在後面的不是別人，就是漢密頓！當時孫欽露還沒有注意是他，直到他的馬頸和孫的馬頸並排時，孫纔看見。

漢密頓本不善於騎馬，那天又喝了一點酒，雖未大醉，却有幾分醉意，一近孫欽露就開口罵道：『你這黃種抽鴉片煙的下流！我隨後要拿點手段給你看！』說的時候，怒目漲筋，好像可以吃人的樣子！拿起馬鞭揮了一下，繼續的大聲

喝道：『你快快滾蛋！我不許你和這位女士一同騎馬！我不許你再和她說一句話！你這個不要臉的洗衣作！』（按美國有一部分無知識的人民，以爲中國人都是做洗衣生意的，故有此言。）『懂了我的意思嗎？』

孫欽露聽了，微微的笑了一下，態度非常的鎮定，轉首對旁邊的愛翦女士說道：『愛翦女士，請你騎着你的馬走下去一點兒距離，我一刻兒工夫就可以跟着上來。』他說話的神氣和聲調都異常的自然。

愛翦女士答道：『不！我要和你在一起？你是不是要殺他嗎？』

『在你的面前殺他嗎？不！在你的面前。我連打都不打他，祇不過要使他下馬立立就是了。請你稍爲騎着馬走開一些兒距離，我頃刻之間就可以追上來陪你。』

愛翦女士祇靜坐在鞍上，未開口，也未移動，漢密頓已在那裏揚鞭要打。孫欽露却從容不迫的把手所執的韁帶套在臂上，稍側他的身體，用兩手抓着漢密頓

的兩臂，把他丟在地下。丟的時候，並不用粗暴的手勢，祇要使他下馬立在那裏，不敢動！一方面他用手向漢密頓所騎的那匹馬輕輕一拍，使那匹馬得得的向前跑掉，留下那位漢密頓立着發呆，他初不料孫欽露這樣的英武，到了這個時候，動都不敢動，和剛纔的橫暴不可侵犯的神氣，真是天差地遠！

孫欽露把漢密頓這樣處置之後，仍很安靜的顧愛翡女士說道：『我希望他那匹馬自己認得路回到馬廄裏。現在我們可以向前走了。』愛翡女士初看孫欽露動手的時候，她面上忽然發白！此時纔嬌喘初定，對於孫欽露一笑，孫亦報她一笑。

- 在途中他們兩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談話，等下次奉告諸位。

譯餘閒談

我們看了這段快人快事，不禁發生種種感觸，以為無論國家或個

人，要保護自己應享的正當權利，要抵禦無理的外侮，非有實力不可。國家靠武力來侵略別國，固然要不得；但是國家沒有實力抵禦強暴的掠奪，也是大可羞恥的事情。個人靠強力來欺凌別人，固然要不得；但是沒有實力以自

衛，沒有實力以衛所親愛的人，也是大可羞恥的事情。

昔人所謂『唾面自乾』，實在是奴性，實在是不愛臉！近來我在某處還聽見某人演說，說譬如一個人打我一個耳光，我也打回一個耳光，他又打來，豈不是打個不完！照他的意見，竟要白吃耳光，無須反抗！我要痛勸國民，力除這種奴性。

此
页
空
白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騎馬回到華盛頓城外的時候，漢密頓截途騷擾，被孫欽露從容處置之後，孫欽露仍和愛翡女士並轡前進。愛翡女士笑着對孫說道：『我的心裏想着一件事要告訴你，我們既然是這樣好的心腹摯友，我就傾聽的對你說，想你也一定不見怪的……』

孫欽露笑着用手脫着帽子示敬的說道：『我的心腹摯友！當然不怪！』
愛翡女士繼續下去說道：『我心裏正在想着你的手，還是在珠蓮女士家裏首次遇着你的那個夏天，心裏瞎想的一件事情。』

孫欽露湊着說道：『我還記得初次和你相遇的情形，至今回憶猶歷歷在目。』
愛翡女士有點囁囁的說：『你的手，……你的手有點兩樣的地方。』

「中國式的手！」孫欽露猜着回答她。

愛翡女士領首說道：『是的，我當時看見你兩隻手不很強厚，以為遇着用武的時候，恐怕不能有所作為，今天我纔看出我當時心裏瞎想的不對。』她這樣說的時候，嫣然望着孫欽露。孫把手按着她馬鞍的前部凸處，很誠摯的對她說道：『這個中國式的手。倘若得着你的允許，情願永久的護衛你。』

愛翡女士低聲答道：『我知道你的好意。』

孫欽露伴送愛翡女士到史諾家裏之後，獨自回寓，不在話下。

漢密頓吃了一頓苦頭，也不好意思張揚，好像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幸而那匹租來的馬居然自己知道跑回馬房裏去，不然他還要負賠償之責，他經此挫折，在華盛頓觸景生情，更覺難堪，所以跑回本鄉詩家谷去浪蕩幾個星期再說。

轉瞬由十二月到了正月的中旬，那個時候漢密玲所造的謠言，華盛頓社會也淡然忘却，不再提起，大概謠言總是不能持久的，這也是普通的情形，不足為怪。

• 孫欽露還是時常和愛翡女士一同出去騎馬，史諾夫婦和他們的子女也常往孫欽露寓所裏游玩，並常到那裏用膳，弄得孫欽露由中國帶去的僕人高陞忙得不亦樂乎。

有一天英國來了一位公爵和他的夫人。史諾夫婦陪他們同到美國白宮裏去見大總統，家裏祇有孫欽露和愛翡兩人在那裏談心。愛翡女士忽然想起從前孫欽露替她所題的筆記裏面，有一個他所喜歡的女子名字僅有中文，英文方面祇是空白，她就取出那本筆記，叫孫欽露教她如何念那個中文的名字，孫欽露教了她好幾遍，她也跟着學了好幾遍，覺得還念不好，不禁笑起來，對孫說道：『中國語竟這樣的困難。但是我聽着你念那個名字的聲音，覺得很悅耳，所以我很喜歡那個名字。我想那個名字的意思一定很可愛的。』

孫欽露很老實的告她說：『這個名字的確非常可愛，在我看起來，更是世界上第一可愛的名字！』愛翡女士聽了，愈陷入五里霧中，疑懼的情緒到了極點。

她心裏暗想孫欽露對於這個女子的名字愛到這樣的地步，不是他的未婚妻，便是他的夫人，似乎二者之中必有其一的。她這樣瞎猜着，又不好意思唐突的追問，祇另從別條途徑問他道：『這是中國女子的名字，你當然不能譯成英文。』

孫欽露回答道：『可以譯成英文。中國文字有許多譯成英文之後，意義一點不至走漏的，像這個名字，我會把相對照的英文字寫過好幾次！』

愛翡女士愈弄得莫名其妙，到底孫欽露所最愛的那個女子的名字是誰呢？

譯餘閒談。我們看愛翡女士那深思遠慮的態度，再三細察那個女子名字的究竟，很可以看出她對於終身大事的審慎。我國的女子，現在風氣漸漸的開了，知道自由婚姻的可貴了，但是事前的審慎態度還十分缺乏，所以上人老當的時有所聞。有的男子已有了正式的妻子，女子不知道他的底蘊，竟大用其愛情，一旦事已成熟，大婦兇橫吵鬧，弄得進退兩難，往往有屈居於妾的地位而不得不飲泣吞聲忍受的。這種事實，諸位留心看報的，必時有所見。

，於是頑固派的道學先生便振振有詞，以爲還是專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好。殊不知過渡時代女子自己不審慎所致，不能完全推在『自由婚姻』上面去。

此
页
空
白

三十四

孫欽露在愛翡女士的筆記裏題過幾句中文和英文對照的話，其中有一句話的答話，他祇寫有中文，沒有把英文寫出來。那句話不是別的，就是他所最喜歡的女子的名字。這樣一來，使愛翡女士疑團常聚，不知道那個名字還是孫的本國已婚妻呢，還是他的本國未婚妻，有一天便提出來問他。但是她又不便直問，祇得從語言中兜圈子，問他是否因為中文的名字不能譯成英文，所以他沒有把英文寫出。孫欽露回答說她可以譯成英文，於是她更莫名其妙，禁不住問道：『既然如此，你何以不……』

當愛翡女士這樣遲疑未即接續的當兒，孫欽露笑着說道：『我所謂那個最愛的女子名字，乃是我母親的孺名，她做女孩子時候的孺名。我所以覺得那個名字可愛，我耳朵聽了那個名字的聲音，所以覺得比什麼音樂都要來得好聽，因為那

個名字是我所親愛的母親的孺名。」

愛翡女士聽了這一番話，纔恍然好像夢中驚醒，心裏並且覺得有些慚愧。她不免有些羞答答的樣子告訴孫欽露說：『我真對不起你；要請你原諒！』既而又出以『激將』的口氣說道：『當然！你所最愛的名子，那裏肯寫在我的筆記裏！』

諸位要知道，這句話，就表面看去，似乎不外帶些酸溜溜的意味，其實出於情深女子的櫻口，正含着無限的深情。但是在孫欽露聽了這句話，當然不免有些着急，趕緊聲辯道：『我何嘗沒有寫？不過我祇用中文寫的。現在你若允許我把英文的譯意寫上去，我當十分愉快的照辦，我當時所以祇寫中文而未即寫英文者，因為未敢唐突你的孺名！』

愛翡女士聽了最後的一句話，又不懂起來了，不自禁的驚訝道：『我的……』

孫欽露把兩隻笑迷迷的眼睛直對着愛翡女士的兩隻瑩潔可愛的眼睛望着，對

她說道：『我母親的小時孀名叫做紅璧，在英文可譯爲 Ruby，我知道你的小時孀名也是這個字，彼此是一樣的了。』

到了這個時候，愛翡女士蓄了許多時的一個悶葫蘆，纔全然揭開，渙然冰釋，同時心裏覺得非常希奇，即對孫欽露說道：『天下居然有這樣湊巧的事情！那末你母親的全部姓名，當然是紅璧孫了！』（按照英文例，名字放在姓前。）轉念一想，女子嫁了之後，纔把丈夫的姓加在自己名字的上面，如今『紅璧』既和她自己的孀名符合，忽然和孫欽露的『孫』字說在一起，未免太冒昧了，於是剎那間不免紅暈雙頰，愧不自勝！

孫欽露是一位極聰明的人，看見愛翡女士那樣嬌羞的形態，趕緊說幾句來敷衍過去，他笑着說道：『你說紅璧孫還有些不對，依中國的說法，要說孫紅璧纔對。』

愛翡女士聽了這句『校正』的話，也就隨着孫欽露笑了起來。這樣彼此一笑

，也就把剛纔難乎爲情的心意，掩沒過去。

他們這樣談了一番，孫欽露立起來，走到房內鋼琴坐下，彈起琴來，愛翦則溫柔而悅的坐在琴旁，他們倆這個時候在琴聲悠揚中默然無語，不過要說有語也可以，因爲他們此時『眉目傳情』，有的人也叫做『眉語』，或『目語』。

他們倆這天在史諾家裏的時候，史諾爵士夫婦先已陪着新自英國來的公爵去白宮訪美國總統，這是上次說過的，想讀者諸君還記得。到天將夜的時候，他們都回來了，孫欽露和愛翦女士祇得暫停他們的『眉語』『目語』，陪他們一同談談。停一會兒孫欽露也就告辭而去。

那天夜裏，愛翦女士一夜睡不着，所爲何事，容當奉告。

譯餘閒談 婚姻是何等事！真當特別審慎！我們看見愛翦女士對於孫欽露所『最歡喜的女子名字』，大費其『研究』工夫，也無非是審慎。現在又看見

孫欽露因爲他母親的孀名和愛翦的孀名，湊巧相同，他雖與愛翦有了交情，

也不敢貿然寫上『我最喜歡的女子名字是紅璧』，恐怕唐突她，這是何等的審慎態度！我國現在自由婚姻漸漸的有了。但是有許多一點兒沒有『審慎』的態度，最近報上載有某君因與某女士同事，認識不到半個月，便寫信去求婚，大寫其『吾愛』，被對方回信罵了一頓，他還不知自返，笑話越鬧越大，真是可憐！『愛』固然是好的東西，但是交情夠不上而亂叫『吾愛』，祇配『罵』一頓！近來上海有一位女學生受一個海關『聽差』之騙，信他是一個海關職員，最後弄到自殺；又有一個閨閣千金受一個已有妻子的僕人之騙，信他是沒有娶過妻的『情種』，弄到『身敗名裂』。咳！這樣鹵莽的舉動，我們希望一般女子真須覺悟！

此
页
空
白

史諾爵士夫婦陪着新自英國來的公爵去訪美國總統的那一天，孫欽露和愛翳

女士獨自兩人在史諾家裏談了許久。那天夜裏愛翳女士躺在牀上，一夜沒有睡着

，她心裏希望終有和孫欽露戀愛成熟的一天，同時又不免發生種種過慮的念頭，

因此身體雖然躺在牀上，而兩隻眼睛却一直張着。等到東方將白，她纔朦朧入睡。

，睡後夢見孫欽露的本國妻子及他的那位妻子恨她的種種情形，自覺一失足成千

古恨，憤懣已極，於憤懣之中氣醒，纔知道是一場幻夢。醒後默想自己何以這樣

瞎轉念頭，倒有點難爲情。一面這樣心中暗想，一面因時間不早，趕緊下牀穿着

拖鞋，預備盥洗修飾。這個時候，她心裏忽想到孫欽露是中國人，是和她的民族

互異，倘若將來戀愛真正達成熟的時候而嫁給他，似乎有種種不妥的地方。再四

思維，愈想愈覺得這條路不對，決意要斬斷這段情緣，等孫欽露來的時候，老老

實實的告訴他。

既而到了用早餐的時間，那天從英國來的公爵還耽擱在史諾家裏。所以他們一同用早餐。史諾爵士本來是很喜歡愛翡的，平日愛護無所不至，那天早晨，看見她從房裏出來，對她滿面笑容可掬，充滿和愛及誠心衛護的精神，而愛翡的輕盈映麗，欣悅愉快，又善談諧，也使得在座者如坐春風，爲之心曠神怡。那位公爵坐在那裏，也不自禁的怦然心動。在此處要特別申明的，那位公爵是一位老頭子，他對愛翡女士轉念頭不是替他自己轉，是替他的兒子轉。他的夫人名叫瑪利。他的公子名叫孚伯。他當時看見愛翡女士那樣可愛，便想到倘然史諾夫婦有回到英國的時候，愛翡女士當可同回，屆時他要請瑪利夫人和愛翡來往，請到家裏來住幾時，介紹她和孚伯相識，做做朋友，也許可以玉成這段良緣。那位公爵一面在早餐席上和史諾夫婦及愛翡女士談笑，一面心裏却在這樣大轉其念頭。他暗中轉了這個念頭還不夠，還在嘴上說了出來，他說的時當然不是說要替他的兒子

做媒，不過說希望將來愛翳女士隨史諾伉儷回到英國的時候，到他家裏談談，他深信瑪利夫人一定非常的愛她。當時史諾夫婦聽了，當然表示謝意。愛翳女士聽了也笑着答謝。

且說那天愛翳女士再四思維，忽然覺得還是和孫欽露割斷情絲的好，亟等孫欽露來一傾所懷，所以她那天在家一直留心來賓的足音和聲音，希望孫欽露當日來訪。可是那天孫欽露並沒有來，不過送她一大堆花。平常他送給愛翳的大半是百合花，那天愛翳女士把送來的花盒揭開一看，却是豔紅的玫瑰花，她隨手把身上所插的百合花拿下，換上兩朵玫瑰花。

後來午餐的時候，史諾夫人看見愛翳女士身上換了花，心中在那裏暗想，不知道那些花是誰送給她的；但是史諾夫人是很細心的，當時有生客在座，當然也不肯開口發問。不過那位新自英國來的公爵，他的老眼睛一閃，居然看見愛翳女士身上所插的鮮花，已和早餐時所插的不同。那老頭兒倒也爽心爽口，看見了便

笑迷迷的對愛翳女士說道：「你換了身上所插的鮮花。我聽見說你平日總是插百合花，現在却插了玫瑰花。」

愛翳女士答道：「也不一定。要插百合花，不過有一位朋友常常送我百合花，所以我就常用這種花。」

她所說的那位送花朋友，當然是孫欽露，但是那位老公爵那裏知道，所以還嚙哩嚙嘛的問道：「時常送得很勤嗎？」

愛翳女士雖知他語出無心，但却不願逕答，祇答一句不相干的話，說「今天的玫瑰花是我自己買的。」

過了兩天，孫欽露來了。

譯餘閒談。那位老公爵覺得愛翳女士的可愛，想她做媳婦，先想把她介紹給他的夫人，再慢慢的介紹給他的兒子，我們在這種地方，很可以看出西方婚姻對於本人意志的十分注重，做父母或家長的人僅能在旁幫忙指導，決不能

自己硬作主張的；又可以看出家長對於子女的婚姻應該怎樣指導的途徑。

西諺有一句話說：『疑心由前門進來，愛情由後門出去。』愛翁女士對孫欽露似乎有了疑心。但是以爲倘有所疑，索性在未決定以前弄清楚，不要於決定後懊悔，或多費手續，可憐中國的女子，有許多對於自己終身大事沒有參與的權利，糊裏糊塗把終身大事付諸命運，就是發生疑心也沒有機會！

此
页
空
白

三十六

愛翦女士忽想孫欽露的民族和她的不同，覺得倘若戀愛成熟，恐有種種不妥的地方，於是有意打斷此段情緣，渴望孫欽露來訪，俾得老實和他說穿。等了兩天，孫欽露來了。她這天初見孫欽露的時候，因心中別有見地，所以雖很溫婉的招待他，但却有意維持一種較為嚴正的態度。孫欽露心裏仍如前的敬愛她。心裏並不覺得她和從前有什麼兩樣。所謂『心理作用』，本甚利害，這也不足為奇。

可是那天愛翦女士最初雖然有意維持嚴正的態度，希望從此可得漸漸疏遠，避免情網的束縛，但是她一與孫欽露晤面之後，受他那樣氣宇軒昂，精神愉快，存心懇摯所感動，不但不忍把麴心中所要說的話告訴他，而且使她愛護他酷好他的心又油然而生，出於自然而然，有不能自己之勢。她心裏又在那裏胡亂的暗想，她想孫欽露是中國人，她自己是英國人，民族固然不同，但她此時覺得他的人

極可愛，祇認得他是世界上她所最心愛的一個男子，至於國籍的各異，有什麼相干？她又想英國的人民有上等的，有下等的，中國的人民也有上等的，也有下等的，以英國的上等人和中國上等入締結婚姻，有什麼不可以的理由？總之她一見了孫欽露又死心塌地的愛他，所以自設許多理由替自己辯護。

民族的成見真利害，以愛翡女士的用情真摯，雖漢密玲女士想出種種謠言來糟塌孫欽露，不能動她分毫，而她自己一想到民族各異的問題，竟不免發生猶豫之心，愛翡女士本人猶且如此，她的至親史諾夫婦更可知了。所以當時愛翡女士和孫欽露的交情雖然那樣好，而史諾夫婦都以為他們不至發生婚姻問題；至於史諾夫婦所以深信他們不至發生婚姻問題，也不過想到他們的民族不同，有此強烈的成見作梗，總不至成爲事實而已。最先認得孫欽露的珠蓮女士也有相同的見解。

- 不過珠蓮女士的老友雷綺女醫生却有她的卓見，她始終相信男女的戀愛是不受國界所限的，所以她始終相信孫欽露和愛翡的婚事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旁人的見解姑且擱在一旁，且說愛翡女士的心理雖經過上面所說的一度的搖動，現在好像稀雲蔽日，轉瞬全消，又是青天白日氣象了。他們倆的篤厚情誼還是和從前一樣，他們倆常相過從還是和從前一樣，孫欽露把許多關於中國的情形告訴愛翡女士，她並且常常學寫她的中國名字，就是『紅璧』兩字。到了這個時候，她就是有時想起孫欽露不是和她同國的人，她就連想到這樣好的中國人真是可愛，所謂關於民族的成見，在她的腦筋裏也就永久消滅了。

轉瞬到了陽歷的四月，陽歷的四月正是初春的時候，青草柳陰，正在開始欣欣向榮，與人以賞心悅目的新氣象。有一天下午薄暮的時候，愛翡女士和孫欽露正並肩在一條兩旁綠蔭夾道的路上緩步偕行，低聲蜜語。既而走到一個地方，愛翡女士向街上一所房屋望去，看見那所房屋的門牌，知道那個房屋正是孫欽露所住的，而且常聽史諾夫人談起，知道那個沿街的窗，就是他的書房的窗，但是她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女子，平日當然未曾到過她的男朋友的寓所。她此時和孫欽露

且走且談，當然也沒有提起那所房屋。但是正在這個當兒，愛翳女士忽然緊握着孫欽露的手臂，極端受嚇的叫喊起來！

原來她看見那條街轉角的地方有兩隻小馬拖着一部四輪無蓋小車正在飛騰奔躍，如同發狂，勢將傾覆，而車上坐着的不是別人，正是史諾爵士的一男一女，也就是她所教的外甥和外甥女。車上只有一個小馬夫在那裏拉着韁繩，死命的掙扎，不但不濟事，反使那兩隻馬更跳得利害！孫欽露看見了，正在飛奔過去援救的時候，小馬夫手上的韁繩忽有一根斷了，那部馬車就往前傾覆，把那兩個小孩子壓在車下。

譯餘閒談 孫欽露能以「一見」而消除愛翳的成見，自有他的精神感人之處。一個人的儀表談吐往往有吸動人感動人的特別勢力；這是因為由儀表談吐裏可以表現一個人的修養工夫和特有的精神。例如美國新聞學領袖威廉博士到過中國好幾次，這位老先生演講的時候，他的音容自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

自。有。他。的。『。癡。腔。』，『。滑。頭。』自。有。他。的。『。滑。腔。』！
的。地。方，不。是。僅。在。報。上。閱。讀。他。的。演。詞。所。能。領。會。得。到。的。從。反。面。看，『。癡。三。』

此
页
空
白

三十七

上次說過孫欽露和愛翡女士有一天薄暮正在一條樹蔭夾道的路上並肩散步。

忽見史諾爵士的一男一女坐在一部四輪小馬車上，那兩隻馬如狂的亂跳亂奔，弄得那兩個小孩子立瀕於危。孫欽露奔去救援的當兒，那部馬車已經傾覆，把那兩個小孩子壓在下面，危險萬狀。此時兩隻發狂的小馬驚得狂鳴，已不能前奔，還在瞎躍。孫欽露奮不顧身的奔上前去，把那兩隻馬拚命的拉住，那兩隻馬仍在極力的掙扎，雖以孫欽露的膂力過人，到底人的體力當然不及馬，况有兩馬對持，他的疲苦也就可想而知，但他仍是極力掙扎着。愛翡女士當然也跟着上前相助，可是她是女流，所助也就有限。她此時看見孫欽露眼巴巴的望着壓在車下的兩個可憐的小孩子，他面上的哀痛，非可言喻。小馬夫巴敦則更弄得神昏顛倒，手足無措，但知坐在地上大哭！

孫欽露一方面拚命的掙扎，一方面喘着對愛翡女士說道：「你……你趕緊和馬夫把這輛車子翻開來！快快動手！……但你先把一隻手伸入我的袋裏——褲袋裏——就是這個左邊的一個——拿出一把小刀，把牠開起來。趕緊先用這小刀把鞍上的皮帶割斷，使馬離開車子，快快動手！」

愛翡女士趕緊把手套脫下，把手伸入他的褲袋裏取出那把小刀。可是在緊急的時候，事情往往偏不湊巧！她雖取出了那把小刀，卻因那刀鋒合在刀柄裏合得很緊，她雖用指甲拚命的拉，差不多拉出血來，還是拉不開，一面看見孫欽露和兩匹怒馬堅持，當時她的方寸芳心，其苦自不可言喻。孫欽露大聲叫那小馬夫出來幫忙，而這個小馬夫一半因為嚇昏，一半因為哭昏，連孫欽露叫他的聲音都聽不見，依舊坐在那裏發呆的哭着！

孫欽露此時兩手既忙於對付那兩匹馬，只得叫愛翡趕緊把刀鋒的背置在他的嘴裏，讓他用牙齒咬着，同時她用兩隻手拿着刀柄拉，居然拉開，不過孫欽露的

嘴。唇。卻。被。刀。鋒。割。了。一。下，鮮。血。淋。漓；從。嘴。上。一。直。往。頸。上。滾。流。下。來。這。個。時。候。孫。欽。露。一。心。在。拯。救。壓。在。車。下。的。兩。個。小。孩。子。的。生。命，並。不。覺。得。自。己。嘴。上。被。割。的。痛。苦，也。許。連。鮮。血。都。沒。有。看。見。愛。翡。女。士。看。見。了。這。個。情。形，當。然。心。如。刀。割。的。難。過，但。處。此。境。地，也。無。可。如。何。孫。欽。露。一。見。刀。鋒。已。開，趕。緊。對。愛。翡。說。道：『現。在。趕。快。把。鞍。上。皮。帶。割。斷！趕。快！趕。快！』愛。翡。女。士。當。然。手。忙。脚。亂。的。用。那。把。小。刀。在。皮。帶。上。拚。命。的。割。馬。鞍。上。皮。帶。有。兩。條，頗。粗。厚，愛。翡。女。士。氣。力。既。有。限，用。的。又。是。一。把。小。刀，其。困。難。也。可。以。想。見。她。用。了。全。身。的。氣。力，拚。命。的。割，僅。割。了。皮。帶。的。一。部。分，因。為。那。兩。匹。馬。狂。跳。得。利。害，這。皮。帶。也。就。分。成。兩。斷。但。是。割。了。一。條，還。有。一。條。其。先。馬。鞍。上。兩。條。皮。帶。俱。備。的。時。候，不。過。馬。離。不。開，還。得。均。衡。現。在。割。斷。了。一。條，又。留。下。一。條。尚。未。割。去，失。卻。平。衡。的。牽。掣，弄。得。更。為。尷。尬！

這。個。時。候，一。秒。鐘。有。如。一。個。鐘。頭！孫。欽。露。的。兩。臂。可。以。說。是。已。經。筋。疲。力。盡，但。是。他。深。知。一。放。那。兩。個。小。孩。子。更。無。生。望，所。以。他。拚。死。不。肯。放。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那天所散步的那條馬路，原是很靜僻的一條路，情人談心的地方本以靜僻爲宜，這也無足爲怪。不過平常那條路上不過行人稀少，也不是絕無人跡。可是那個時候卻許久沒有一個人走過，只剩下嚇昏哭昏一無用處的小馬夫，拼命和兩馬對持的孫欽露。及拼命割着另一條皮帶的愛翡女士。這個時候，愛翡女士已筋疲力盡，全身顫動，還在那裏勉強拿着刀拼命的割，心裏一面念着孫欽露，一面又念着兩個小孩的生命，淚如泉湧，真覺得是天外飛來的意外災殃！真是『芳心碎矣』！

譯餘閒談 我覺得最能感人的莫過於『熱誠』或『至誠』。在這種時候的孫欽露，我要把中國小說裏所謂『全身都是膽』，改爲『全身都是熱誠』來贈送他。我生平最討厭的是冷面孔，冷心腸的人，最敬愛的是以一腔熱血待人的。所以我的好朋友都是充滿熱血的人，找不出一個冷面孔冷心腸的人。一個人要臨亂而能鎮定，非有大學問大修養不辦。孫欽露當這種十分危

難○的○時○候○，○而○心○意○還○是○很○清○楚○的○，○否○則○更○糟○了○！○我○們○遇○着○危○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先○有○鎮○定○的○態○度○，○只○有○鎮○定○得○住○的○人○能○對○付○危○難○的○事○情○，○慌○亂○的○人○絕○對○無○濟○於○事○，○反○要○債○事○。

此
页
空
白

三十八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因見史諾爵士的一男一女所乘的小馬車傾覆之後，正在極力營救，筋疲力盡的時候，那條馬路上好久沒有人走過，他們兩人的力量又不夠，十分覺得困難，正在這個當兒，馬路旁邊忽有一家的窗開了起來，裏面鑽出一個黑種女僕的頭來，向外一望，嚇得狂喊一陣。她這樣狂喊，對他們兩人雖無直接的協助，但使得旁人驚動，都開門擁出來看看，也未嘗沒有間接呼喚『救兵的益處』，後來閒人越集越多，驚動了附近的一個警察，也跑了過來。那個警察魁梧雄壯，穿着一身整齊嚴肅的制服，一看見這個危險情形，知道是他的職分內事，立刻跑近孫欽露，要想幫他去控制那兩匹尚在發狂的小馬。孫欽露看見這個警察過來助他，趕緊對他說過：『這兩匹馬我還能夠勉強對付，你趕緊把這部傾倒着的馬車翻過來，那裏面壓着兩個小孩子，趕緊救他們的生命，再遲恐怕無望了！』

『那個警察聽了這幾句話，連忙把那部馬車翻轉來。他本雄健有力，並有孫欽露把兩匹狂馬制住，鞍上的皮帶又已被愛翡女士割斷了一條，所以他並不十分困難的就把那部傾覆着的馬車翻了過來。翻出之後，各人纔看見裏面鮮血淋漓，慘不忍睹！愛翡女士的小外甥狄克已閉眼無聲，不能動彈，她的外甥女博浪還勉強能夠呻吟。這個小孩子也就傷得實在可憐！』

這個時候，幫手更多了。又來了一個警察，年紀很青，是一個猶太人；一個婦人，面上戴着紗幕，眼上架着眼鏡；一個殷勤備至的牧師；還有一個慈善會的幹事。這幾個都加入幫助拯救的事務，看見孫欽露滿胸都是血，兩肩負有重傷，就共同替他拉着那兩匹馬；孫欽露放了手，趕緊跑到愛翡女士的身邊去；這個時候，愛翡女士正在雙膝跪下，伸着雙手把博浪攬抱在懷裏。孫欽露此時雖身上負有重傷，十分苦痛，但目擊愛翡女士對博浪那樣溫柔慈愛，不禁大為感動，反把自己的苦痛忘卻！他看見她滿面哀容，兩淚直往下滾，同時把鮮血淋漓的博浪面

孔，攢着緊貼她的胸懷，一手把那小女孩的臉向上輕托。向她細望，現出說不出的苦楚。

孫欽露一面這樣看着愛翡女士，一面趕緊去把不能動彈的狄克抱了起來，趕緊把頭低到他的鼻前，知道那個小孩子還能勉強呼吸，心中略慰。

那天那條馬路上出事那一段，正和孫欽露的寓所相近，這是在上次已經提過的，想讀者還能記得。孫欽露當時看見那兩個小孩子實在傷得利害，知道不可再多震動，所以要把他們先抱入他的寓所裏面去，但是那兩個警察不知道孫與愛翡和那兩個小孩子有什麼關係，卻主張要用送病人的汽車運到醫院裏去。後來愛翡女士對他說明那兩個小孩子是她表兄的子女，孫欽露更毅然指揮他們說道：『趕緊打電話通知這兩個小孩子的父親——就是史諾爵士——在英國公使館；如他已回家，就打到麻寒街他的公館，我一方面先把他們抱到我的臥室裏去。』那兩個警察聽他這樣堂而皇之的口氣，什麼『爵士』咧，『公使館』咧，知道他的來路

不小，不但敢固執己見，反對他舉手行禮，遵命而去！

譯餘閒談 『母親的愛』感人至深。博浪雖非愛翦女士的女兒，但由她教養，情愛等於母女，我們看她哭抱博浪的一幅『圖畫』，其哀痛至情之感人爲何如！

『從井救人』，雖昔賢不以爲然，但我聽見在福州地方，有一次有一個不到三歲的小孩跌入井裏去，那個井大而深，井邊尤峭險不易攀援，那位柔弱無力的母親，竟於剎間不顧身的爬下去，救出她的愛兒！這種勇敢的行爲，雖『勇士』有所難能，乃『弱不勝衣』的母親竟做到！這是『母親的愛』，雖赴湯蹈火，有所不顧！『母親的愛』是最真誠的愛。

三十九

史諾爵士的小女兒博浪和他小兒子狄克，被馬車壓傷之後，被孫欽露救了出來，因受傷過重，暫時抱到附近的他的寓所裏去。講到那兩個小孩子的傷勢，狄克嚇得魂不附體，頓失知覺，但是實在的傷還不十分利害。所以那天夜裏就由孫的寓所裏搬回史諾自己的家裏去。不過那個女孩子博浪實在傷勢很兇，醫生不許多所移動，所以仍住在孫的臥室裏。博浪傷得實在可憐，她的頭部有一大塊壓壞，有一個小小的手臂斷了，有一條腿也炸得不成樣子！許多名醫一小時一個的來往不絕，都說外部傷得這樣利害，恐怕身體內部也難免有很重要的損傷。博浪因此在孫欽露的臥室裏養病，躺在他的牀舖上足足有了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裏面，雖特別請了兩看護婦，白天一位，夜裏一位，彼此輪流着，但是博浪只要愛翦女士，一刻也不許她離開左右，愛翦辛勤看護，真是衣不解帶，夜不合睫，但

是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所以她就漸漸的支持不住，幸而博浪後來除愛翫女士外，倒也很喜歡孫欽露的中國僕人高陞，所以隔若干時愛翫就叫高陞來陪着那個小孩子，自己跑到隔壁的一個房間裏去偷睡半小時，但是過了半小時左右的時候，博浪又於苦痛中呼喚愛翫女士了。

上面所說的隔壁的房間也就是孫欽露的書房。最初愛翫女士因愁勞交併，對於這個書房的一切，也無暇關心。後來博浪的傷漸有起色，她走入這個書房的時候，也就東張西望，漸加注意。她看見那個書房裏的器具都是西洋式的，有很舒適的闊臂大沙發，有很講究的書桌和書櫥。不過中國書很多，所布置的中國東西也不少，所以她覺得那個書房卻充滿了中國空氣，因感覺到中國空氣，又想到孫欽露的爲人，於是她雖是到那個書房裏去休息，往往腦筋裏却在那兒不停的想這個，想那個，想個不休！

孫的臥室裏掛了一張中國畫的觀音菩薩，博浪身上苦痛略減的時候，小孩子

天性喜歡玩，對於這個觀音菩薩倒也覺得津津有味。高陞乘此機會，大講其觀音菩薩的故事，滔滔不絕，博浪聽得非常有趣。那個高陞所知本有限，所以講得沒得講的時候，居然捏造連篇的神話，瞎三話四的敷衍一陣，這樣一來，纔使愛翡女士隔多少時候得到隔壁房裏躺在沙發上去打半小時瞌睡。

在這個兩星期裏面，孫欽露當然是天天來的，不過他夜裏却只得睡在駐美的中國公使館裏，有時就睡在史諾爵士的家裏。史諾夫婦當然也是每天來的。可是史諾夫人因見愛女重傷的苦楚，一見面就淚涔涔下，哭個不住，所以醫生勸她不要加入看護。

那兩位特別請來的看護婦，差不多等於領『乾薪』。但是有了他們幫忙，愛翡女士當然覺得便當些，也不能說不無小補。

我們記得，漢密頓和她的妹妹漢密玲曾用種種惡劣手段來離間愛翡女士和孫欽露的情誼，結果愛翡女士絲毫不爲所動，他們倆反因此挫折而情誼更進一步的。

鞏固。如今不幸遇着這兩個小孩子受傷的意外事故，更使他們倆彼此愈益相愛，而且使孫欽露獲得更深一層的了解。爲什麼呢？容再奉告。

譯餘閒談 一個人履坦途的時候，所謂好朋友也者，不大看得出，一旦陷入患難的境地，只有真心的朋友肯死心塌地的護持你，不棄你，這便是古人所謂『患難之交』。這個時候的恩惠，常能使受者感激涕零，永銘肺腑，古人所謂『得一知己，死可無恨』，也就是這個道理。夫婦之間也有這種情形。

文豪歐文所著的 *Sketch Book*，裏面有一篇的題目叫做『妻』 *Wife*，感入最深，就是寫一個丈夫破產，由富麗堂皇的生活一降而過鄉村簡樸的生活，他的愛妻仍是愉快舒適，用笑靨蜜意來迎他。孫雖受人誣蔑，而愛翡女士獨能屹然不爲所動，孫欽露安得不感激。

四十

史諾爵士的一男一女，差一點兒給馬車壓斃，幸虧孫欽露拚命的援救，纔免於非命，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他這樣奮不顧身的救了這兩條命，史諾夫婦固然感激得異乎尋常，就是幾個警察和幾個名醫，也敬佩得異乎尋常，此外親眼目睹的還有一位美麗聰慧的愛翡女士。

孫欽露的雄健勇敢，俠義超卓，神志鎮定，大公無私。這種種美德，當他前次在途中對付酗酒胡鬧的漢密頓，愛翡女士已經目擊心折，深印腦際，所以孫此次的見義勇爲，在別人覺得異乎尋常，在愛翡女士方面雖多了一重印象，但却覺得平常，因為她深知以孫的人格品性，自然有這種行爲，是出乎他本心所不能自已，非有意造作以鳴高的。

但是經此一次意外事故，孫欽露對於愛翡女士更加了重要的新印象，使他

更死心塌地的愛她。

他其先還疑心愛翡女士不喜歡小孩子，但在馬車闖禍的那一天，他看見愛翡女士滿面說不出的哀痛，抽抽咽咽的跪下去，用雙手極細心的去抱史諾女兒，攬在懷裏，用自己的臉附着她的臉，眼裏的淚珠兒不斷的往外湧，那種溫柔體貼萬分情愛的精神，任你鐵石心腸，看了也要悲咽感動起來！後來博浪因受傷太重，暫時住在與闖禍地點附近的孫欽露的寓所裏，孫欽露又看見愛翡女士看護博浪之辛勤切摯，完全是『慈母』的精神，使得他對她，不但萬分羨愛她的天生麗質，並萬分敬愛她的天性仁慈。

博浪的傷勢慢慢的好了一些，她却很喜歡孫欽露由中國帶到美國的僕人高陞，所以遇着愛翡女士實在疲頓不堪的時候，也還能代表服侍個一二十分鐘，讓愛翡女士打一個瞌睡。後來史諾夫人看見博浪可無危險，可憐愛翡女士那十多天裏衣不解帶目不合睫的勤勞，心裏實在不過意，便有一天和孫欽露商量好，叫他陪

着愛翡女士出去散散步，換換空氣。

這種事情，在孫欽露當然是無上的『優差』，他得了史諾夫人囑托之後，便偷偷捏捏的無聲緩步向博浪的臥室走來，（也就是他自己原來臥室，）他所以這樣偷偷捏捏的無聲緩步走來，不是怕什麼，是怕驚動了亟須靜養的博浪。他這樣靜悄悄的走到那個臥室門口的時候，立在門檻上望望，却看見博浪黃髮蓬鬆的頭靠着愛翡的胸前，愛翡的玉臂攬着柔弱無力的博浪身體。那個使人愛憐的女孩子正在熟睡，愛翡女士却醒着，孫欽露此時眼前好像現着一副慈母擁抱愛子的圖畫，就是西洋名畫的慈母圖也不是過。他此時自己看得出神，好像置身天國，看見安琪兒和天真爛漫的孩兒纏在一處！其實天下最能感人心脾使人依戀的，的確莫過於千嬌萬媚的美人和天真爛漫的孩兒。

他靜悄悄的看了一陣，纔捏手躡足的走進去，把意思輕輕的告訴了愛翡女士，讓史諾夫人進來代了她，他們便靜悄悄的一同出去，這一趟出去，孫欽露即向

她求婚，結果如何，容再奉告。

譯餘閒談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是在此長時期的交友時代，雙方沒有一刻不注意審察對方的人格品性。這點很能喚起我們的特別感觸，尤其因為我國自由婚姻正在萌芽時代，有許多青年男女往往鹵莽講戀愛，很缺乏審慎的態度，以致後悔無及。

四十一

史諾夫婦的女兒博浪被馬車壓傷，幸得孫欽露的奮勇援救，復經愛翡女士的辛勤看護，體氣漸漸的好了起來，有一天上午史諾夫人因可憐愛翡女士苦了許多時候，特託孫欽露陪出去散散步，換換空氣；他們就一同去訪老友珠蓮女士，在珠蓮女士家裏同用午膳之後，略談一刻，孫欽露和愛翡女士便一同告辭握別而出，他們自珠蓮女士家回到華盛頓，本須經過撲湯默克河，河上有一條橋相通，在渡橋之前，還要經過一段深林，到了橋邊可乘街車回家。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出了珠蓮女士家門之後，就並肩緩步在這段樹林裏偕行。此時四望叢林密布，曲徑蜿蜒，蒼鬱陰深，綠葉滿枝，日輝盡碧，益以千紅萬紫，羣花爭媚，似與塵世隔絕。飛鳥和鳴，有一個巢裏母鳥正在那裏教小鳥飛翔。有幾個松鼠在河邊大洗其面孔，雙目眈眈，行所無事，一點兒沒有懼怕的樣子。

許多密蜂在花堆裏採蜜，東奔西探，忙得什麼似的。在此鳥語花香，靜寂環境中，只有一對素心人，挽臂偕行，情話喁喁，我們倘說一句含有迷信色彩的話，只有歎一聲『幾生修到？』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情誼到了這個時候，雖然已經深厚誠摯到了沸點，但是還未曾開口求婚，這是讀者所知道的，開口求婚是如何一件重大的事情，孫欽露那樣審慎，是無足為怪的，不過在這個時候，造化的勢力真大，他處在這個環境，臂上挽着一位嬌豔輕盈的伴侶，明眸皓齒，清光煥發，頻用她那百媚橫生的眼睛和笑靨對他仰望着，孫欽露好像受了電氣一般，但知用手輕撫她的黃金雲鬢，對她笑，兩眼縮成一線縫，反而說不出話來！這個時候無所謂中國，無所謂英國，無所謂他們所在的美國，只有一男一女和自然界，全世界中一切都沒有了！

停一會兒，孫欽露纔指着一顆蘋果樹對愛翡女士笑着說道：『到了九月我們還要一同到這裏來，那時蘋果都熟了，我們可同來飽啖一頓。』愛翡女士聽了靜

悄悄的答道：『但是我在八月裏就要回英國去了，你知道嗎？』

孫欽露聽了這句話，怔了一晌，眼裏的熱淚滾流的往下淌，斷斷續續的對愛
翡女士說道：『你。一。定。不。要。離。我！我——我沒有了你就不能生活。你是我的生命。』

他們這個時候，本來是站在一起的，孫欽露說到這裏，兩臂向愛翡女士伸出，現出懇求的態度，愛翡女士趕緊走上一步去就近他，貼近他的身體，孫欽露呢，趕緊把臂攬着她的『愛』，用他的臉貼住她的臉！

一會兒他把手輕輕推開她的臉，用掛着眼淚的眼睛笑着對她望，她的眼也眼淚盈眶的向着他微笑的嬌羞的望着！這個時候他們心坎中出來的愛不是用口來傳達，簡直是用兩對眼來傳達了！

孫欽露問她：『將來你肯隨我一同回到中國去嗎？』

愛翡女士答道：『隨你到天邊地角，都無不可！』這句話是她向來所未說過。

的。

孫欽露聽了，再輕輕的把臂攬抱着她，輕輕的緊抱着，他的臉貼着她的臉。天上的雲霞一陣一陣的飛過，撲湯默克河的微瀾輕聲潺潺的流着。這個時候無所謂中國，無所謂英國，無所謂他們所在的美國，只有『天』！

譯餘閒談。中國小說有一句爛調，叫做『爲之魂銷』，譯者譯述到這一段，要老實承認，手上雖持着一管筆，眼眶望着一張紙，身體雖坐在書案旁邊，而靈魂（倘使有這樣的東西，）却好像飛到九霄雲外去了！愛之魔力大矣哉！我以為享不着這樣愛福的人，多看這樣的紀事，也未嘗不可說是『過屠門而大嚼，姑且快意！』

四十二

孫欽露已開口向愛翡女士求婚，愛翡也有了很肯定的回答，這一幕情深如海的表現，已於上次說過了。到了這個時候，華盛頓社會上已遍傳他們倆的定婚消息。報紙上視爲可以哄動社會的新奇新聞，都大登而特登，辦新聞業的人本想常常獲得哄動社會的新奇材料，所以他們的盡量公布，目的也不過在哄動的作用，並無所謂反對，也無所謂贊成。不過在社會人士方面，個個都覺得新奇，以爲事出意外。在他們原來的意思，以爲孫欽露雖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但與愛翡女士總有民族各異爲之隔閡，在華盛頓社會以美外慧中著名的愛翡必不肯漠視這種隔閡的作用而肯委以終身，況且他們做了許久的朋友，從來沒有聽見有結爲終身伴侶的表示，突如其來不及掩耳的消息傳來，當然引起他們的驚奇。

在此消息公布之前，只有三個人心裏知道這件事恐怕終有實現的一日。一個

是史諾夫人，一個是雷綺女醫生，一個是孫欽露的僕人高陞。在這三個人裏面，史諾夫人還是半信半疑的，她以為也許只做到好朋友為止，不至就陷入情網。換一句話說，她以為愛翦對於民族的成見也許和她的一樣深，所以總不至有這件事的實現，所以這件事的正確消息傳來的時候，她還不免有幾分驚駭。

說也奇怪，珠蓮女士之敬重孫欽露是讀者所知道的，孫之認識愛翦還是由於珠蓮女士的介紹，但是她聽見他們定婚消息之後，竟因誠篤的友誼敵不過民族的私見，非常不舒服！她甚至叫人通知孫欽露和愛翦，說倘若他們不將婚約取消，從此絕交，不相往來！他們倆那裏肯依？於是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她分開請他們到她家裏面談。她先請愛翦女士來，千方百計的勸她勿踐婚約，後來竟因用了尖酸譏諷的話，觸動愛翦女士的義憤。結果珠蓮女士徒然失了愛翦女士的多年交誼，沒有達到破壞這段姻緣的目的。她在愛翦方面碰了一鼻子的灰，又去請孫欽露來，極力勸他解約，也說了許多不入耳的話，孫欽露念她從前的厚誼，力制感情

，未曾動火。不過始終不因她而變動初心。在珠蓮女士方面，仍異常固執，從那時起，她便不和他來往，所以這次孫欽露從她家裏出來，可以說末次的會晤，他心裏懷念從前的友誼，悵惘無極，但是當然決不能因此犧牲他的『愛』。

在這個時候，幫助愛翡女士的倒只有史諾夫人和雷綺女醫生，雷綺女醫生到底是一位研究科學的人，所以成見也比較的少些，史諾夫人老早也看出了孫與愛翡的戀愛，並非臨時受了什麼意外的打擊，所以也比較的頭腦平靜，感情和易，她心裏也許不大願意把愛翡嫁與孫欽露，但表面上却心愛愛翡，並不表現反對的態度。

這個時候心裏最覺得快樂的，要推史諾的小兒子狄克和小女孩博浪，因為他們小孩子天真爛漫，腦子都乾乾淨淨，當然沒有絲毫成見的存在，知道他們所親愛的孫先生和所親愛的愛翡女士定了婚，真是覺得歡天喜地，有說不出的快樂。

史諾爵士也是不贊成這件婚事的，他不贊成的原因，當然也是發生於民族的

成見。不過他到底是一位外交家，老於世故，有些涵養，不像珠蓮女士那樣鹵莽咆哮，令人難堪。但是他却也要力勸孫欽露把婚約打消，所以特約孫到他家裏作一長談，他們談些什麼，究竟結果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譯餘閒談 西俗成年女子的婚事，就是父母都沒有絕對干涉的權，何況旁人？所以許多人對於愛翡女士婚事的阻撓，實屬庸人自擾的無謂事情，況且他們的動機全出於民族的成見，更屬無謂。有成見的人，好像戴有色的眼鏡，對於真相完全不明澈，用此態度對人對事對自己，都無一是處。

四十三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約宣布之後，史諾爵士很不贊成，不過他不像珠蓮女士那樣唐突鹵莽，却能持以鎮靜，不過他心裏也是極望能設法把此事打銷。他先和愛翡女士談起這件事情，他談的時候，用手握着愛翡女士的手，很溫婉的開導她，但是他雖然十分懇切誠摯的開導給她聽，想用慈愛的情誼來感動她，希望她因此能回心轉意，把此段姻緣打斷，無奈他言之諄諄，愛翡女士却聽之藐藐，始終像鐵石心腸，絲毫不為所動。史諾爵士雖弄得舌敝唇焦，倒也無可如何，白用了一番工夫。

史諾爵士看見在愛翡女士方面他已絕對沒有法想，只得另用一番工夫對付孫欽露，希望此着不至再失敗。他主意打定之後，即請孫欽露到他的家裏去傾談。他們兩位的這次談話，作很長的辯論，辯論的時候雖是很激烈，但是始終彼此未

會動火，因為他們原來彼此都很敬重，又彼此都有很好的學養，動火當然是不會有的事情。彼此坐下之後，史諾爵士先取香烟奉給孫欽露吸，供給香烟本是開談話會的情況，不是相罵時候所有的。史諾爵士奉給香烟之後，即很沉着的向孫欽露說道：『你和愛翡的婚事，我實在不敢贊同，我只得十分誠懇的請你再加考慮。』

孫答：『史諾爵士，我深信我已經有過很審慎的考慮。』

史諾問：『請問你在什麼時候有過很審慎的考慮？』

孫欽露未答而微笑，史諾爵士却接下去說道：『我深信你未曾有過很審慎的考慮。我以為你在求婚之前未曾思考一番。依我所猜想，你這件事是出於一時的衝動。』

孫欽露承認道：『此中有衝動的作用，也許是真的。』

史諾爵士聽了微笑，既而歎一口氣說道：『這類的事情往往出於衝動啊。』

孫：『衝動作用固所不免，不過我對此事未發生以前，的確從各方面着想，很周密的思考過一番，並非貿然從事的。』

史諾：『你開口求婚的時候，心裏未見得於事前有此存心罷？』

孫：『我在開口的當兒，事前却未曾預先布置要在那時開口。』

史諾：『但是實際上你確是已經向她開過口。』

孫：『我確是已經向她開過口。不過我要聲明的，她並未會先向我提起這件事。』

史諾：『你現在對此事有何感想？』

孫：『我稍爲有點替她擔心，因爲我恐怕她不見得過得慣中國生活。』

史諾：『我以爲你自己倒要替自己擔心，講到愛慕，你倒不必替她擔心。倘

若她仍得住在西方，不必到東方去，她便不至有什麼不舒適的地方。不過你娶了一位外國夫人，我恐怕此事在你自己却是一件自討苦吃的事情！』

孫：『講到我自己方面，我倒不怕有什麼犧牲。』

史諾：『但你說對此事有些替她擔心。』

孫：『其實也沒有什麼，因為不便利的事情未嘗沒有方法可以避免。』

史諾：『你既然有些替她擔心，我十分盼望你就因此當機立斷，臨崖勒馬，把此事打銷，我所以提出這個請求，不但為愛翡的前途幸福計，也為你的前途幸福計。』他說到這裏，孫欽露仍不為動。

譯餘閒談。說嚴重的話很要一點工夫。有工夫的人可以輕聲說重話，缺乏工夫的人未說三言兩語便要動起火來了。這種地方，史諾爵士便比珠蓮女士的工夫好得多。這種工夫是可以用心學得會的，並不是一定由天賦的能力。

四十四

史諾爵士不贊成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約，他先向愛翡女士極力勸導解約，吃了一鼻子的灰，又向孫欽露極力勸導解約，說了許多話，有一部分已於上次報告過諸位。孫欽露聽了他的那許多話之後，冷冷的回答他道：『你極力勸我想法解約，我自問實在無法可想：我不能想法，也不願想法。要末請你向愛翡去想法，也許……』

史諾爵士接上去說道：『愛翡嗎？我早已和她談了一大頓，不但無濟於事，反把事情弄僵！她那樣固執成見，我實在無如之何！但是我知道你是很講理的，你是肯聽我的勸告的，所以和你談談。』

孫欽露默然未語，史諾爵士却滔滔不絕的暢說中西民族結婚之必無良果，說了許多風俗不同性格各異的話。他說了許久，有的意思孫欽露雖和他表同意，但

是以爲不是無可救濟的，有的意思，孫欽露以爲是全出於民族的成見，於實際是不符的。最後他對史諾爵士說道：『你所說的話，我都考慮過。你所代爲擔心的地方，我從前也有些覺得擔心，但是現在我却覺得毫無問題了。到了現在，我無論如何，決不能捨棄愛翡。』

史諾爵士聽到這裏，詰問孫欽露道：『你在此地嘴裏橫愛翡，豎愛翡，你也知道在中國做丈夫的人永不把妻子名字向朋友道及嗎？在中國做女子的名字向來是不公開的，丈夫對客人不提起她的名字，甚至子子孫孫都不提起她的名字。卽就此一點而論，可見中西觀念之差異。你要想強觀念差異的人而成終身伴侶，恐怕終難永合的！』

孫欽露笑着答道：『你的話未嘗不對，但是你不知道中國無日不在進步的歷程上走，你所說的情形是中國頑舊的人物，不是中國有新思想的人物。中國現在有新思想的人物並不怕把他夫人的名字告訴別人。況且我自己從幼就在英美受新

教育，這種觀念更無差異的可慮。」

史諾爵士聽了之後，恍然覺得所說的一大堆話又是白說的了。他此時又想到西洋人多信基督教，只信一個上帝，而中國人則相信許多菩薩，在宗教上也有很大的差異。他便隨口問孫欽露道：「你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徒？」

孫欽露答道：「我並不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我所入的學校，都在基督教的空氣中，我所交往的朋友也都在基督教的空氣中，所以我對於基督教雖非受過洗禮的教徒，却也不是格格不相入的。我想你總是基督教徒。」

史諾爵士很自豪的答道：「是！我是相信上帝的。」

孫欽露說：「我也是相信上帝的。」

史諾：「但是你所相信的上帝，和我們西人所相信的不同，和愛翡所相信的也不同。」

孫：「我以為宇宙間只有一個主宰，有人叫做上帝，有人稱他別的名字，在

原則上還是同此一個主宰。所以我向來深信，無論什麼宗教，只要是真誠的，戀的在精神上並沒有什麼大差異的。」

史諾：「我以為你在此地敢說這樣的話，在中國便不敢這樣說。」

孫：「你這話未免說得過分。在中國雖有一部分人民有許多迷信，但是對於個人的信仰並無嚴厲的抑制。況且信教自由，我也決不至強迫愛慕信什麼中國的宗教。」

譯餘閒談 史諾以為有許多中西的異點足為婚姻的阻礙，乃經孫欽露說穿，

竟毫無問題，可見中西情形的隔閡，往往不免有許多誤會的地方。例如我國的廣東人有少數吃老鼠的，西人往往以為中國人都是吃老鼠的！在美國有中國人做洗衣作的，便有許多美國人誤會，以為中國人都是洗衣的！有人提議我國的上等人士，應該多往外國旅行，藉消誤會，確是很好的意思。

四十五

孫欽露和愛翳女士排除種種困難而自由訂婚之後，引起各方面的反對，史諾爵士力勸愛翳女士解約，既屬無效，又力勸孫欽露解約，對孫舉出種種不可不解約的理由，從東西民族習俗性格的差異，一直說到宗教的迥異，孫欽露逐段駁回，始終不爲所動，史諾爵士勸到這個地方，見宗教的理由既不能動他分毫，也只得乘風轉舵說道：『其實彼此宗教的迥異還不是這件婚事的主要障礙，我所要知道的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娶了一位英國女子做妻子，你想帶她到中國去嗎？』

孫欽露答道：『我對這一層也曾經細細的想過一番，我的意思，目前不帶她回到中國去，因爲這個時期在目前還未成熟，不過我想可以帶她回到中國去的時期並不甚遠。』

史諾：『我也以爲這種時期未成熟。』

孫：『我的志願是要回到中國去過我的生活，做我的事業。並不是要想終身在外國的。所以我要帶她回到中國去是當然的一件事，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有一天我曾經把這個意思告訴過愛翡，並且問她情願不情願跟我一同到中國去。』

史諾：『她的答語，你可以不必告訴我，我已經猜得着。』

孫：『我也想你當然猜得着。』

史諾：『她此時未到過中國，不知中國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當然樣樣首肯，我深信她將來到了中國之後，一定覺得不免種種的苦痛，一定覺得精神上有種種的苦楚。東方不是不可享受愉快生活的地方，不過要西方女子嫁與西方男子，一同到東方去，纔能愉快。若嫁與東方男子一同到東方去，情形便不同了。』

孫：『我以為這不是人的問題，是環境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也許有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現在天天在那裏進步，不久必能有很大的改良。我打算在目前不帶她到中國去，也是這個緣故。我以為我們倆的新家庭，在目前可暫在

英國，我雖須往中國做我的事情，但交通尙屬便利，我可時常來來往往。」

史諾：『這樣辦法，恐怕耗費過鉅，在你的方面未免犧牲太大罷！』

孫：『費用方面雖不免較大，精神方面雖不免較勞，但是因她是我唯一的心愛的人，雖以天下之大不吾易，這些許犧牲，算不了一回事。』

史諾爵士見孫欽露真像鐵石心腸，這樣勸他不動，那樣勸他又不動，倒也弄得無可如何，談了許多時候，還是一場無結果！

停一會兒，史諾爵士走近一張桌邊，開了一個本來鎖好的抽屜，取出一個橢圓形象牙小架子鑲着的東西，拿到孫欽露面前，一隻手附着孫的肩上，對他說道：『這個肖像自從到我手裏之後，只有我一個人看見過。』說完之後，他就把這個肖像交給孫欽露看看。

孫欽露仔細把那個肖像一看，看見上面是一位很美麗的中國女子。他再細細的一相，忽然說道：『這是我的母親！』

史諾爵士一面走回他所坐的椅子，一面慢慢的答道：『不是！這不是你的母親，是你母親的姊姊。她的名字叫做蓮馨。』

孫：『啊！她是尼姑！』

史諾：『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未做尼姑。』史諾和這位女子倒底有何關係，和孫的婚事又有什麼相干，且聽下回分解。

譯餘閒談 一個人無所愛則已，誠有所愛，不可沒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慈母之愛子是世界上最誠摯的一種愛，她的爲子犧牲的精神如何！一個人對於戀人的愛倘若是真的，也應該有這種精神。所以但知自私自利的人說不到真正的愛。

四十六

史諾爵士不贊成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約，說了許多話勸他解約，他絲毫不爲動，最後史諾爵士從抽屜裏取了一張肖像出來給孫欽露看，孫仔細一看，似乎是他的母親，經史諾爵士的說明，纔知道是他的母親的姊妹。據他說這位姨母已做了尼姑，史諾說他認識她的時候，還未曾做尼姑，並且告訴孫欽露說道：『你的母親我也曾經看見過，她做女兒的時候我看見過，後來她出嫁了，我也看見過。』

孫欽露聽見史諾這樣的提起他的母親，想到自己的母親去世得那樣早，那時他還在襁褓之中，音容渺然，無從追憶，不禁悲從中來，對史諾說道：『我自己從未看見過她。』

史諾：『這兩姊妹的面貌很相像。』

孫表示同意的說道：『十分相像。我的父親臨終的時候，曾把我母親的肖像交給我，我至今還珍藏着。』

史諾：『據我所知道，這兩位姊妹的肖像是由一個畫師繪畫的。我當時也看見一張你在小孩子時代的肖像，如今回想當時，你的外祖父及你的父親都異常的信任我的爲人。』

孫欽露此時纔明白史諾和他的家長及家人居然有過這樣密切的淵緣，不禁肅然起敬，加上一番親密的感情。

史諾接下去說道：『我還有一樁祕密的故事要告訴你。這件事我以爲終要永遠祕密，除我自己一人知道之外，不再告訴別人，不料現在竟想把此中情形來告訴你。』

他說到此處，孫欽露如陷入五里霧中，一時真覺莫名其妙，但聽史諾爵士繼續的說道：『我一生——愛過兩個女子，心裏只想要過兩個女子。』

孫：『我一生却只有一個』

史諾答道：『我知道。』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取了一支香煙，燃着狂吸，纔慢慢的把他那樁秘密的故事說出來。他說：『我到中國北京的第二年，曾因避暑住過一個山上寺院裏兩個多月，當時你的外祖父也在這個山上避暑，他所住的地方離我所住的寺院不遠。我所住的寺院裏，有時有一兩個朋友來聚首談談，大部分時候却是獨自一人在那裏消遣，因為我當時尚未有家室，是一個獨身的男子。寺院裏的和尙所燒的素菜，實在可口，所以我住在那個地方很覺得舒適。我當時在那個寺院裏住着，既屬獨身，行動當然非常自由，每天下午夕陽西下之後，便在上山東奔西跑的賞鑑風景。尤其覺得舒服的是常常獨自一人，靜悄悄的在深山中領略孤獨緘默的異趣。但是有一天在山中正在這樣孤獨遊散的時候，却遇了一件非常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我在山裏一個很幽僻的地方，於高松蒼鬱之下，夕陽剛下，紅

霞方興，手展一本書卷，盤坐在那裏縱覽。這個地方離你外祖父所住的房子很近。當時萬籟俱寂，只有自然和我。忽無聽見有女子尖銳的呼救哭聲。你知道中國山裏的木造房屋，一遇火患，是如何的容易焚燒起來。」

孫欽露點點頭，表示史諾的話不錯。

史諾：「我當時自然望着火焰飛躍的地方奔去，到了那個門口，也不能顧到中國內眷的門禁森嚴，只得拼命的飛跑的衝入，先把兩個女子救了出來。她們體量都不重笨，所以當時雖我一人，竟將她們兩位同時挾抱出來。這兩位女子和我們剛纔所談的兩張肖像完全一樣。講到當時火患正熾時許多男女僕人，却都像兔子一樣，各自抱頭鼠竄，但知他們自己的性命，遑恤其他！」

四十七

史諾爵士和孫欽露談起他在中國北京山上避暑的時候，所住的寺院和孫的外祖父的別墅相近，有一天那所山上的別墅忽遭火燒，他冒險把其中的兩個女子救了出來，其中一位女士名叫紅璧，後來便是孫的母親，還有一位名叫蓮馨，就是他母親的姊姊。當時史諾爵士把她們救出之後，他自己既不懂得中國話，那兩位女子又不懂英文，弄得他有點不知所措！紅璧於驚慌之後，還對他微笑以表謝意，蓮馨則哭着臉，不知所云。

後來史諾打定了主意，把她們挾抱到隣近的一個寺院裏去，寺裏的房間以方丈所住的最好，史諾特別和他商量，把那個房間暫時騰出，備這兩位小姐休養，幸而這位方丈慨然允許，他布置妥貼之後，趕緊把她們安置在牀舖上。房門外許多和尙你一句，我一句，問的問，答的答，鬧得人聲喧天。當夜史諾爵士不放心。

，未敢退去，即在那個房門外面踱來踱去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知道她們的家人於前兩天遠出打獵，纔設法飭人去尋到了她們的父親，她們的父親和她們的四位阿兄，趕緊奔到。當時因為這兩位小姐已經不但嚇得魂不附體，而且也還受了火傷，所以一時也不能多動，只好暫住該寺。孫欽露聽到這個地方，當然油然而發生敬佩史諾爵士急公好義的精神，況且所救的人和他又有那樣密切的關係。史諾爵士吸了幾口香煙，繼續的告訴他說道：

「我和你的外祖父及他的四個兒子居然一見如故，便也移到那個寺院裏同住，了四五星期。我當時對於這件事，所効力的地方，真是微乎其微，算不了一回事，因為這兩位女士身體輕盈，我舉起來好像兩隻小雞，並沒有什麼費力，況且臨難援救，也是應盡的義務。不過中國人的感恩圖報，其情誼之殷切，實為任何其他國人所不及。經過此次意外的患難之後，你的外祖父完全不以賓客視我，完全視我為他家族中的一分子。後來這兩位女士身體完全復元之後，她們隨同父兄搬

到原有的那所別墅裏去，我也得隨時到那裏面去，聚首談笑，如同她們的弟兄一樣，彼此也不迴避，尤其常在一起散步談敘的地方，是在他們別墅的偉麗花園。說起也奇怪，你的外祖父本是守舊人物，平日外來的男賓，只得在花廳裏坐坐，和內眷是向來不見面的，對於我却完全不同，視爲自己家人一樣，不分彼此。我因此也常到他的別墅裏去走走，和全家的人談談。我在這個短時期裏所學的中國話，比我用了兩三年工夫所得的結果，還要多出十倍。過從愈密，感情也隨之而日厚。說到你的母親和她的姊姊，她們兩位的面貌簡直一樣，有的時候，就是僕役也是要弄錯，不過我却能分得清楚。不至誤認。紅璧女士笑起來非常美麗悅人，蓮馨女士則雙目絕媚，秋波動人。久而久之，我對於蓮馨女士，因敬愛已達極點，竟有求婚的狂想，一時又不敢顯露，只得強抑下去，自斥不要再作這樣的夢想，但是這種強抑的苦痛，也就一言難盡。有一天我湊巧在那個別墅裏荷池旁遇着蓮馨女士，我們照常談談之後，我的愛念又勃然發生，不能自禁，我就輕輕的

握住她的手，竟大膽的把我心坎中愛她的意思，說了出來。我說完之後，趕緊望着她的眼睛，由她的可愛的眼睛的表情，我已知道她也愛我的，後來她答我的話，竟然證明我所猜的不錯。我當時精神上的愉快，當然非言可喻，離了她便趕緊去看她的父親。

譯餘閒談 有一位老先生很喜歡看不佞譯的『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和『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不過他說若是一位中國人嫁與一位美國人，或是一位中國女士嫁與一位英國人，他便不喜看！這樣看來，外國人嫁與中國人，她們的父母朋友多是反對的，也不足為奇，可見種族的成見彼此都難免。

四十八

史諾爵士聽見孫欽露和愛翡女士自由訂婚消息之後，不以為然，請孫欽露到他家裏，用全力勸他解除婚約，他說了許多話，孫欽露絲毫不動心，記者在前幾幾次已經報告了不少，但是還未曾報告完，本次可以告一結束。

史諾爵士最後勸告孫欽露的話，是把自己和一位中國女子在中國發生戀愛的經過告訴他。這位中國女子不是別人就是孫欽露母親的姊姊，名叫蓮馨。史諾得到她親口表示愛他之後，即跑去見她的父親，把他們倆相愛的衷曲，光明磊落的告訴了她的父親，意思當然是要請求他老人家的同意，准允他們兩位有情人成了眷屬。這位孫老先生聽了他的話，好像聽見霹靂一聲，驚駭萬狀。這位孫老先生平日待遇史諾之真摯誠懇，完全視為自己的子弟一樣，愛他的心也總算是深切了，但是因為他是一位外國人，一旦提起要娶他的女兒為妻，竟毅然婉謝，無商

量的餘地。史諾爵士把這段已過的戀史說完之後，對孫欽露表示他後來的感想，繼續說道：『我現在想起來，非常感你的外祖父，因為我深信當時假使我和蓮馨女士竟如願以償，成爲夫婦，到現在的時候，兩方面一定都要覺得不愉快，因爲各民族的人還是娶本族女子爲上策。不過我在當時被你的外祖父堅拒之後，當然一肚子的鬱悶，當日就離開了那個山上，往北京城裏去。從此之後，我便永遠的未同蓮馨女士晤面。兩年之後我纔知道這位蓮馨女士竟看破紅塵，入山爲尼；因爲她入庵爲尼的時候，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我，告訴我這件事情，這封信我至今還珍藏着，我心裏至今還覺得悲傷。不知道她還生存否？』

孫欽露淚幾滿眶的答道：『她現在還在人世，做了那個尼庵裏的主持，得全庵人的敬愛，不過我想起這位姨母，心裏不知怎樣總覺得非常難過。』

史諾：『我聽見她還生存着，非常欣慰。我現在所珍藏的東西，除上面所說的那封信外，就是她的那個肖像，這個肖像是你的外祖父送給我的，是一位著名

畫家繪的，你的母親也有同樣的一幀，就是你自己現在所藏着的。後來你的母親是在河南和你的父親結婚的，我當時得着你外祖父發出的喜帖，竟由北京趕到河南去觀禮。你的外祖父看見我來，非常快樂，招待得異常周到。我看見了他，也好像看見了自己的老伯伯一樣，談笑甚歡。不過想起蓮馨女士，不禁心如刀割。在中國的內地規矩，男女是不易相見的，但是你的母親看見我來了，竟採新俗，親把一朵花插在我的衣領上，她那種很自然的友誼，使我至今不能忘。你的外祖父本是守舊中人，而對於這種事竟如此寬容，也無非是念我曾於火險中拯救過他的兩個女兒，視我為一家中人一樣，如同他女兒的阿兄阿弟一樣，並不以外賓相待，他的那樣深情厚誼，實使我沒齒不能忘的。我現今視你如同自己人一樣，心裏處處愛護你，也是有感於你的外祖父和你的母親從前待我那樣誠摯。我此次阻止你和愛翡女士訂婚，也是出於愛護你的意思，因為我深信異族結婚，在男女雙方將來都要覺得不愉快的。我很誠懇的請你把婚約取消，你能鑒我的苦心，答應

我的請求嗎？」

孫欽露很誠懇的回答道：『我很對不起你，這件事我絕對辦不到！』他說這句話時，意態異常堅決，史諾覺得他的一番話又是白說的了！他此時也無法再說下去，便叫史諾夫人備些茶點來吃吃，孫欽露見時已不早，婉謝而別，他們兩人的長談也就此告一結束。

譯餘閒談 眞愛情是海枯石爛而不變的，倘若受人勸勸或進諛，便要變心，那裏還算得什麼眞愛情？孫欽露的百折不回，便是這個道理。

四十九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訂婚之後，珠蓮女士用一番苦勸的工夫，想勸他們解約，全歸無效；史諾爵士隨後也用一番苦勸的工夫，想勸他們解約，說的話比珠蓮女士更懇切，更詳盡，但是最後還是全歸無效。他們兩位的原意本想極力使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約取消，而實際上却反而使得他們倆的結婚提早舉行。何以故呢？因為珠蓮女士本是愛翡的一個很知己的老朋友，現在爲着這樁婚事，竟至彼此絕交，心裏已經覺得很不舒服，益以史諾爵士的激烈反對，她目前是住在史諾夫婦家裏的，雖史諾夫婦仍舊待她很好，而她心裏因爲史諾不贊成她的這樁婚事，嚙哩嚙嘴的纏擾不清，使她住在那裏心中十分不安。她的這種爲難情形，孫欽露當然體貼得入微，所以在愛翡女士當然不好意思催促婚期，而孫欽露却深知非趕緊舉行正式婚禮，不能解決這種困難的局面。

於是孫欽露便着手籌備，就在那年八月裏和愛翡女士假華盛頓一個教堂正式結婚。結婚的那天早晨，清風拂面，晨光悅目，這一對情人便在一處附近的樹蔭掩蔽着的小教堂裏，舉行簡單的婚禮。依西俗，女子出嫁的時候，原有一個親屬陪挽着入禮堂，婚禮行畢，纔交給新郎，稱爲 *Give away* 那天的婚禮，孫欽露本想請史諾爵士擔任這件事情，後來因爲他不願，也就作罷，行禮的時候，除牧師之外，女家方面的親友在場的，只有史諾夫人及雷綺女醫生，因爲在親友中許多人裏面，只有他們兩位的态度，還比較公正，在孫欽露方面，他身在外國，本國的親友本也無多，而且他也不願驚動他們，不過到場的友人裏面，中國註美的公使却也光臨。這位中國公使對於孫欽露的婚事，原也不以爲然，不過到了那個時候，却也笑臉迎人，見孫欽露贏得這樣一位美麗淑女的心愛，不自禁的發生一種歆羨的心思，逢人便說老孫的豔福不淺。

西俗婚禮本甚簡單，不若東方的繁文褥節之麻煩，所以孫欽露那天的婚禮簡

單，在他們倆的心裏也不覺得怎樣缺憾。況且他們原是以真切的戀愛爲結婚的基礎，是爲他們自己的愛而結婚的，其餘的俗例節目原不是他們所注重的，只要舉行一個婚禮就算了。

他們倆百折不回，辛苦備嘗，纔得到那天的最後勝利，所以他們倆在行禮時立在牧師的前面。兩人的面上容光煥發，兩對眼睛更奕奕有神，從時時出現的微笑中襯出令人羨煞的親愛的精神來。其實他們倆在這個當兒，你心目中只有我，我心目中只有你，好像兩個人——只有兩個人，飛騰在九霄雲外相倚立着！

那個時候，孫欽露本已準備好把他在駐美中國公使館裏的職務移到駐英中國公使館裏去，他的手續既已辦妥，所以在結婚後同乘火車到紐約住了三天，就乘輪赴利物浦，不久便到了倫敦，在那個地方組織他們由真切戀愛結合的小家庭，這一對情人在密月中海行的生活，適遇風平浪靜，時在船面上倚坐談心，遠矚海天，意爲之遠，近顧情侶，心神俱醉。人生本受愛情的支配，他們倆此時的生

活，也就完全在愛情的天地中。這是途中的情形，以後我們便要談談他們倆在倫敦組織新家庭後的情形。

譯餘閒談。天下東西得到愈不易的，得到之後愈快樂。無論男女，要得到一個稱心的終身情侶，真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倘若兩方本人不審慎，眼光錯了，不幸鑄成大錯，便是一件很難挽救的事情，所以要慎之於始，不可全任感情之奔放，還應該用理智加以審慎的考慮，但是有時兩方本人看準了，還有許多由本人以外引起的障礙，那便須堅毅的精神來奮鬥了，真能堅毅奮鬥，沒有不成功的，而且奮鬥愈苦，勝利後的快樂也愈增，不過最要緊的還在開始時眼光不要錯。

五十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在華盛頓舉行婚禮之後，便設法將他在駐美中國公使館裏所擔任的職務，移到駐英中國公使館，攜同他的如花美眷，一同到倫敦去組織他們的新家庭。他們密月中的甜蜜生活，有一部分就在海行中享受。到了倫敦之後，轉瞬過了三年。在此三年之中，他們賢伉儷的恩愛和好，始終如一，中間雖不免偶然有些小小吵嘴，但真是輕微得很，沒有等到吵嘴完結，已經彼此笑容可掬，相擁相倚的接吻密語了！總之無論女的方面，或是男的方面，他們對此婚事都覺得十分滿意，都覺得彼此是極相適合，極相愛護的，從未曾有過什麼懊悔的心思。孫欽露在公使館裏的職務，非常之忙，但是非常順利，非常樂業，非常愉快，這是他對於自己職業方面的情形。至於他對於他的夫人，更是愛如至寶，時常覺得有此賢慧的嬌妻是生平最可自豪的一件事，相處的時日愈久，愈益愛得深切。

，愛得勝於心肝寶貝！所以在此三年之中，愛翡女士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情愛欣悅的空氣中，她和孫欽露相處愈久，也愈覺得他的可愛，簡直越看越可愛，越談越可愛。這種以真誠摯愛結合的幸福家庭，當然是世界上最可寶貝的一件東西。

倫敦的社會，上流的社會人士，在交際場中對於他們賢伉儷也覺得珠聯璧合，予以親熱的歡迎，並不表示什麼關於民族的成見。在孫欽露的經濟方面呢，他的薪俸也比前增加，處境更覺寬裕，所以他也力量供給他的心愛夫人，一同參與社交，以及其他可以使她身心愉快的費用。

在這個時候，他們倆的情愛已有了結晶品，生了一個小寶寶，已經五個月了。這個小寶寶生得肥胖潔白得可愛，性情的欣悅愉快像他的老子，藍眼金髮却像他的母親。他們賢伉儷對於這個小寶寶的愛好，當然非言可喻，而這個小寶寶雖尚不知人事，但對於他的父母的愛戀，却也異常有趣而增人愛好。

他們的小家庭離倫敦的「康新頓街」Kensington High Street 不遠，裝飾得精雅玲瓏，有一個小花園繞着。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裏面，處在這樣的愛巢裏面，恩愛與日俱增，彼此的互信透澈無間，過他們一絲一毫沒有缺憾的共同生活。

有一次他們因為英文名字的事情發生了小小的爭執。孫欽露的孫字在英文的寫法，他向用 Sun，這個字在英文裏面本來是沒有的，是依「孫」字的音而拼成的，愛翡有一天印名片，把這個字改爲 Sun，因為看上去可像英文的姓，在名片上成爲「Mrs. K. L. Sun」。其實這種更改原沒有什麼深意，中國有許多留學生，也往往於原有名字之外，加上一個英文名字。但是這位孫欽露夫人把名片印好之後，笑嘻嘻的拿到孫欽露的書房裏給他看，他見他的夫人來了，笑着臉望着她，隨後看了那張名片，笑着問道：「她是誰？是你的一位新朋友呢？還是你的一位老朋友，忽然尋着了你了？」

愛翡女士也笑着對他開玩笑的鞠一個躬，對他說道：「請看！就在你的眼前

！

孫欽露聽了雖然仍是一團和氣，但心裏却不以為然，勸他夫人還是不改的好，彼此爭執了幾句，後來還是愛翡女士聽了他的話，把新印的名片丟在火爐裏燒掉，當時她心裏不免有些不舒服，但是轉瞬仍是笑謎謎的欣悅如常，這一場小波瀾也就平了下去。

譯餘閒談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這樣愉快的小家庭，有誰不羨慕？不過我們要知道這種愉快的小家庭不是一方面的好就可以組成的。要兩方面都好纔組得成的。所以未有小家庭而在羨慕這種愉快小家庭的人，先把自身弄好，且慢『轉念頭』！即就經濟一端而論，沒有充分自立能力的人，倘貿然成室以自累，乃是苦事，樂於何有？

五十一

孫欽露和愛蕪女士在美國華盛頓結婚後，即同往英國倫敦組織他們愉快安樂的小家庭，兩年半之後，並生了一個小寶寶，取名露賓，他們賢伉儷異常疼愛這個摯愛深情的結晶品，家庭生活非常舒適和悅，其大概的情形，在上次已經說了許多。他們賢伉儷自到倫敦之後，因孫欽露在中國駐英公使館裏擔任要職，在外交界中嶄然露頭角，爲倫敦上流社會人士所欽敬，所以愛蕪女士也隨處受人敬重，享受愉快社交生活，她一方面覺得所享受的愉快的社交生活很滿意，尤覺得她的欣悅體貼的丈夫和天真爛漫的愛兒更是十分的滿意。

孫欽露在夜裏睡夢中雖不免常常想到祖國的故鄉情形，但是每晨醒的時候，眼一張開，即看見身邊睡着了一位笑靨迎人豔如桃花的安琪兒夫人，不但常能補償他的思鄉之苦，而且愈覺得愛蕪之愈益可愛。他自己向來起來很早的，成了一

種習慣，所以他每晨黎明即醒，他醒時愛翡仍是酣睡着，便先就牀前小几上看看書，有的時候就把臂曲着置在枕上，撐着他的頭，向着他的愛妻端詳靜看，越看越可愛，越看越出神！有時在這樣端詳靜看的時候，他還想起從前的種種：想起在美國花園裏和她並肩偃倚的情景，喁喁情話的意味，在教堂裏舉行婚禮時她的那樣誠摯真切一往情深的態度：真是越想越覺得她的可愛，越想越出神！一個人在那樣晨曦清明萬籟俱寂的環境中，好像發了癡一樣的在那裏靜看靜想，而在那樣靜看靜想所得的心靈上的安慰與快樂，也就非拙筆所能形容其萬一了！他自己一個人發了這樣一陣的癡，愛翡女士醒了，媚眼微啓，秋波動人，孫欽露趕緊笑着臉，輕輕的握着她的手，俯近去接她的愛吻，這是他們由深情摯愛結合的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他們當小寶寶露賓未出世以前，家庭生活中還有一個很快樂的方面，就是他們賢伉儷常常同出去旅行。西方的交通本比東方便利得多：在東方的中國，你若

往內地旅行，因交通的不便，設備的不全，簡直是受罪，絲毫沒旅行的快樂，在西方便不然。孫欽露和他的夫人既住在倫敦，當然有很好的機會常去遊覽歐洲各國的名勝，所以孫欽露常常利用職務比較清閒的時候，陪他的賢夫人同往威尼斯去住一個月，往西班牙去住幾個禮拜，又到巴黎去住一個禮拜，享受他們情侶旅行的愉快生活。不過在露賓出世之後，他們因為小孩子的關係，却常在倫敦的時候多，旅行的時候比較從前少些。總之在愛翡女士嫁了這樣的一個丈夫，她心裏以為十分的心滿意足，毫無遺憾。

愛翡女士的表兄史諾爵士起先非常反對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結婚，並想出種種說法來勸孫把這件事打銷，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等到他們在華盛頓舉行婚禮後的一天，史諾以木已成舟，愛護她的心思又勃然不能自禁，就很自然的寫了一封信去安慰她。後愛翡女士隨着孫欽露到英國之後，史諾夫人常常有信寄給愛翡，史諾爵士也常常寫幾句夾入他夫人的信裏候候愛翡。至於史諾爵士和孫欽露之

間，也有信札來往。

譯餘閒談。愛情雖不宜和金錢牽在一起，尤以看見美慧的女子嫁與面目可憎語無倫次的守財奴爲天地間一件大憾事，不過要維持愉快的小家庭，也要有相當的自立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先把自己的職業或事業弄得有點根底，經濟能力已有相當的把握，後再存心物色戀人，再打主意成立小家庭。否則不但享不到小家庭的幸福，反使所愛的人和自己一同受苦，何苦來！

五十二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的婚姻，史諾爵士事前雖不贊成，但後來已成事實之後，他們新夫婦在英國倫敦組織新家庭，史諾倒也心軟意回，時常和他們通信，和好如初。過了幾時，史諾爵士辭了英國駐美公使館的職務，全家搬回倫敦居住，過他家鄉的生活，那時他們一同到孫欽露夫婦的家裏訪問，孫欽露和史諾笑着殷勤握手的時候，愛翡女士在旁邊看見他們的欣悅態度無殊曩昔，心裏也爲之大慰。史諾夫人之對於愛翡，相見之餘，當然也親愛的了不得。史諾夫人看見孫欽露和愛翡恩愛得那樣深厚，家庭裏充滿了那樣純潔愉快的空氣，不由得心裏不發生欣悅愉快的感想，這是事實所引起的觀感，不是任何私見所能埋沒的。

在當天孫欽露夫婦就留史諾夫婦在家裏共用晚膳，席上的談話已經異常暢快，膳後又在客室裏長談。這個客室是長方形的，生了兩個火爐，史諾夫人和愛翡

圍着一個火爐談心，所談的無非屬於家務，小孩子，汽車夫，以及其他主持家事的瑣屑事情。史諾爵士和孫欽露却坐在相近一個火爐的蘇發上談他們的話。彼此把別後的事情約略談了一下，孫欽露忽然對史諾說道：『今天早晨我收到從中國寄來的兩封信，家裏叫我回到中國去走一趟，我頗想下星期就動身，還未把這個消息告訴愛翡，不知她聽了以爲怎樣。』

史諾：『你不想和她一同回去嗎？』

孫：『我以爲和她一同回去的時期還未成熟，恐怕此時的中國情形，她到那裏去還不免覺得有種種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我心裏想一個人先回去走一趟，讓她暫時仍留在英國。講到我家裏在中國所經營的銀行、事雖重要，但我在英國也未嘗不可遙爲策劃，一時尚無亟亟回國的必要，不過我的祖母念孫心切，極想要看看我，所以我不便拒絕她的叮囑。』

史諾聽了點一點頭，孫欽露接下去說道：『愛翡和我回去的問題尚在其次，

我還想到我們的小寶寶露賓，也許經不起途中的奔波跋涉，所以我以為他們母子兩人還是暫住在英國為妥。」

史諾：「如他們母子兩人一時不到中國去，何妨搬到我家裏同住，以便彼此招呼。」

孫：「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們家裏也很安適，搬在一起同住似可不必，不過要時常勞你來看看，照料照料就是了。」

史諾：「你打算回到中國去耽擱多久？」

孫：「一時卻說不定，也許一兩天就行，也許久些要幾個星期。」

史諾：「你會把這個消息告訴愛斐？」

孫：「我還未曾告訴過她。」

史諾：「我和我的夫人走了之後，你便可以告訴她。」

孫：「不！我想明天早晨告訴她，免她今大夜裏心中多一件心事，以改睡得

不安。」

他們四位談了一會兒，時候已經不早，史諾夫婦便欣然告辭，握手而別。譯餘閒談。我們中國從前因交通不便利利害，往往有娶了一個老婆丟在家裏，自己遠出經商或求仕，十幾年不回家，現在內地交通不便的地方仍是很多，把老婆丟在家裏的事情還是不少。除交通不便外，當然還有大家庭和本人經濟能力的關係，有要大家走，不走大家不走的趨勢，所以做丈夫的只得把老婆丟在家鄉了。這種現象在西方是絕無僅有的，他們沒有老婆則已，有了老婆總是常在一起的，做女子的沒有丈夫則已，有了丈夫絕沒有不跟着丈夫而跟着丈夫的族人之理。孫欽露既有了小家庭，到中國後只須住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另設小家庭，殊無須過慮他夫人有種種不舒服的地方。

五十三

孫欽露的祖母由中國迭寄兩封信給他，叫他一定要回到中國去走一趟，孫欽露以當時的中國狀況還未有什麼進步，恐怕把愛翡女士帶回中國後不免吃苦，所以想自己一人先行回國，把愛翡女士及他們的小寶寶暫時仍住在倫敦。接到這兩封信的那一天，史諾爵士夫婦適由美回英來看他，他就私把這個意思對史諾談起，史諾叫他不妨把這個意思和愛翡商量商量，孫欽露因怕那天夜裏愛翡聽了也許要多一件心事而不得好睡，所以想等到第二天纔告訴她。

孫欽露當天夜裏因怕愛翡女士聽了不得好睡，所以不肯即將當天收到兩封信的消息告訴她，但是他自己那天夜裏卻因為這件事弄得一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一面覺得他的祖母的命令不可不從，一面又覺得不忍離開他的嬌妻愛子，真是進退兩難！但他想那時中國總不得不去走一趟，只得立意和他的夫人商量一下。

平日到了黎明的時候，愛翡女士不過朦朧中翻一翻身，又要酣睡一陣纔醒過來，醒時也是慢慢的醒來，那種令人陶醉的嬌媚睡眠，正是孫欽露天天早晨飽着眼福欣賞的一件事。但是說起奇怪，那天早晨天朦朧亮的時候，愛翡就醒了，而且醒得很快，一醒即張開眼睛，也好像有了什麼心事似的。孫欽露本是一夜醒着在那裏大轉念頭，那時見他的愛妻醒了，趕緊轉身向着她，伸臂把她擁攬着，把他接到祖母兩封信的消息，和他要想何時動身的意思，和盤托出的告訴她。愛翡女士聽見了他要回到中國去，以爲她當然也跟着她所心愛的丈夫同歸故鄉，乃笑容滿面，奕奕有神，現出嬌嗔的樣子，對他說道：「我昨天早晨看見你收到由中國寄來的兩封信，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你一直到了現在纔告訴我！把一天的工夫全糟掉，現在又要忙着擋擱行李！你真是惡作劇！」她這種似乎埋怨的口氣，正是她赤心幫助她的丈夫，死心地愛着她丈夫的流露。

孫欽露也和她說笑話的答道：「你幾時擋擱什麼我的行李，我卻以爲我曾經

「摒擋過你的行李！」其實他們兩人的行李也就是一人的行李，本來分不出什麼彼此的，如今他故意分出我的你的，也不過是開玩笑。愛翡聽見了他這一番開玩笑的話，也不自禁的笑了起來，伸出兩手來抱着孫欽露擁做一團。正在這樣情意甜蜜倚偎着的當兒，孫欽露忽然裝作正經的樣子對她說道：「我的行李用不着帶得多！」

愛翡女士聽見他又提什麼「我的」，便回答他道：「你的行李嗎！那簡單得很！兩塊手絹，一把保安剃刀，一本詩，就是了！你的行李簡單！我是知道的。但是你難道以為我自己和我們的愛兒，還有一個幫着看護愛兒的看護婦，旅行過半邊地球，難道也要只帶着一個衣箱就算完事嗎？」

孫欽露聽到這裏，很溫和的對她說道：「吾愛！我們決不能帶着小寶寶去作長途的跋涉，你知道途中的辛苦和種種的不便，在這樣的嬰孩當然受不起。」

愛翡女士聽了他的話，回答道：「不帶他去呢，把他留在英國，我實在放心

不下，而且心裏也實在捨不得；如要帶他同走呢，對於這樣小的嬰孩的身體方面，的確也有不大好的地方。這件事我們怎樣辦纔好呢？」她此時當然還不知道孫欽露不想帶她同走。

譯餘閒談 宗法社會的遺毒使男子娶妻是爲全家族而娶的，使女子嫁夫是嫁給全家族的，於是弄得各方面都感覺苦痛。我以男子娶妻是爲自己娶的，不應使妻子受大家族所給與的種種苦痛；女子嫁夫是嫁給她所心愛的一個男子，不必受大家族所給與的種種苦痛，男女由真正的戀愛而成爲終身的伴侶，是兩個人的事情，不應有什麼族人加到這個小家庭裏面去嚙哩嚙囉！

五十四

孫欽露在倫敦接連的收到他的祖母由中國寄來的兩封信，叫他一定要回中國去走一趟，他因為中國在當時情況還沒有什麼進步，恐怕把愛翡女士帶回中國之後，不免感覺種種的不便，況且他們的小寶寶露還小得很，途中跋涉，亦有所不宜，所以他心裏想獨自一人先行回國，叫他的嬌妻愛子暫時仍舊住在英國。他把將要回國的意思告訴了愛翡女士，愛翡女士其初以為他將要帶她一同回中國，非常的快樂，卻也覺得如把露寶留在英國，實在放心不下，問孫欽露怎麼辦纔好。孫欽露聽了他的話，把手撫摩着她的金髮，很迅速的回答道：「當然！我們不能使露寶獨自一人留在英國，所以我的意思要請你暫在英國陪着他。」

當他們這樣說話的時候，彼此都是黎明睡在榻上還未起來，這是上次已經說過的，想讀者諸君都還記得。愛翡女士本在那裏躲在孫欽露的手臂裏，偎倚着聽

他說話，不過聽到這幾句，忽然嚇得一跳，從她丈夫的手臂中將身縮了出來，輕輕的推開他，把她自己的身體移起來坐在枕頭上，睜着眼巴巴的望着他呆着，然後很鎮靜的對他說道：『欽露！我要和你同去！』

孫：『不！吾愛！此時不是你回中國的時候，在目前我不能帶你回中國去！』

愛碧：『爲什麼緣故？』

孫：『帶你回中國去的時候還未成熟，這個時期你去一定要覺得不舒適的。』

愛碧：『我應該要和你常在一起的！』

孫欽露被她的那樣天真爛漫的可愛的神情，以及她的那樣誠懇真摯的可感的厚意所激動，一時弄得說不出話來，只用着自己的手去觸着他的手，用着自己的微笑的眼去望着她，表示說不出的感激的意思。

但是停了一回兒，孫欽露又很堅執的說道：『吾愛！我此時真不能帶你一同

回去，我覺得一時還是不帶你回去的好。」

愛翡很鎮靜的說道：「你是否決意要回中國去？你想你是否應該回中國去

？」

孫：「是的！我想我應該回中國去。」

愛翡：「你既決意一定要回中國去，卻不肯讓我陪你一同去嗎？」

你爲什麼又要提到這一點！實在覺得在目前我不宜帶你一同回去。」

愛翡聽了他這句話，默然者久之，把她的眼睛轉到榻前小桌上花瓶裏的鮮花
 呆看着，看了好一會兒，又抬起眼睛移向她丈夫的臉上看，睜着她的百媚橫生的
 眼睛巴巴的望着，同時把她的手放在她丈夫的手上，問他道：「欽露！你是否心
 裏覺得把我帶回中國去是難爲情的事情？是否覺得有我隨着你在中國，要使你失
 掉體面？」

孫欽露聽了她這兩句刺耳的問句，趕緊再三的聲明說：「難爲情嗎？失體面

嗎？決然沒有這回事，這層意思你還用得着問嗎？」

愛翡：「那末你何以不肯帶我同去？」

孫：「我怕！我替你害怕！我的至愛！」

愛翡：「怕什麼？」

孫：「怕我的家族待你不好！」

愛翡：「有什麼怕得！你的家族也就是我的家族！你到那裏去，我也隨着你到那裏去！」

孫欽露攬着他的嬌妻，擁在懷裏，她們倆親着，彼此無語，房中萬籟俱寂。譯餘閒談。天下惟真誠的愛最動人！我們雖屬旁觀者，見了愛翡女士這樣的真誠摯愛，也只有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我於此處很怪孫欽露的怯懦，不該！

五十五

孫欽露得到中國去的家書叫他回中國去走一趟，他在接信的第二天早晨黎明的時候，在牀舖上和愛翡女士商量，他的意思是要請愛翡女士陪着小孩子露賓暫住英國，讓他自己一個人先回中國去，而愛翡女士的意思却要隨他一同走，彼此談了好一會兒，孫欽露感於她的至誠深愛，弄得說不話出來，攪偃着在牀上出神，這是在上次已經詳細說過的。到了後來，他覺得嬌妻之親熱不忍相離，有若小鳥依人，怪可憐似的，心裏實在不過意，便勉從她的意思，答應帶她同走。愛翡女士得了這個好音，便起身收拾行裝，布置雜物，整理一切，預備起程。

不過嬰孩露賓因太小，恐怕途中受苦，決意暫寄史諾家裏，由史諾夫人照拂。在他們夫婦尚未離開倫敦以前，有一天愛翡女士問孫欽露道：「你心裏不喜

歡在中國住家嗎？我的意思以為我們的小家庭儘可搬到中國去住，豈不很好？你以為如何？我在這幾天裏一直在想着這件事情。我看你自從接到中國來的那兩封家信促你回去之後，簡直歸心如箭，這也不足怪，不過我想我們何以不把我們的小家庭完全搬回中國去呢？」

孫欽露笑着答道：「中國目前的狀況還未有什麼進步，把住過英國的小家庭搬到中國去，豈不像把英國的鮮花栽在中國的荒野？」

愛翡女士很柔和的提醒他道：「你要知道露賓是一半中國一半英國的，並不會過不慣中國的生活。至於我呢？既是你的妻子，一切都可以跟着你，也不至有什麼問題的。」

孫欽露開玩笑的答她道：「你不要說露賓是半中國半英國的，露賓的樣子比你還更像英國的呢。」

愛翡：「你這句話並沒有答復我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所答非所問。」她這樣

說的時候，把手臂靠在孫欽露的肩上倚偎着，繼續的說下去：『我住在倫敦這許多時候確是覺得異常的愉快，我確覺得真舒服，真是幸福，事事都使我十二分的滿意，在我呢，心裏實在也喜歡倫敦，愛好在倫敦的許多親友。但是這種種都比不上一件事，這件事不是別的，就是我心裏所最酷愛的是要不離開你和我們的小孩子露賓。這是由我心坎裏說出來的話，我那一天黎明在牀上和你說的話，字字都是由我心坎裏出來的，字字都是忠實的。我想到你，無論住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的，都不在乎的。這是我心靈上要這樣的，絲毫不出於勉強的。所以讓我們索性住在中國。你的大部分的業務都在這個地方，所以我要請你帶我一同回到你的祖國去，把我造成一個中國的婦女，這是我所心願的。』

孫欽露聽到這裏，又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只把兩隻手抱着她的那副嬌嫩的臉，迷着眼望着。這就是他當時的唯一的回答。

愛翡女士現着笑靨，仍堅執的問他道：『你到底是否喜歡和我一同住在中國』

？將來我們儘可以時時到倫敦來看看，做做客，你說好麼？」

孫欽露笑着答道：「無論如何，我們先到中國去旅行一次，嘗試嘗試看怎樣。」

譯餘閒談。這樣真誠深愛令人感泣的賢女子如愛翡女士，只有令我們羨煞老孫之幸福而已，夫復何言！不過女子的專一也有兩種的分別。一種是心裏真正覺得你本人的可愛，於是乎專一；有的是既經嫁了你，不得不靠你吃飯，或是既經嫁了，名分已定，無可如何，就是心裏不覺得你本人的可愛，也只得專一。前者是爲着真愛，後者是吃飯主義！

五十六

孫欽露得到中國家書催促回國一行後，本想請他的夫人愛翦女士陪着他們的愛兒露賓暫時留住倫敦，後來因愛翦女士很誠摯的要和他同走，他感於她的深情摯愛的話，不忍拒絕，就把露賓托史諾夫人照顧，他們賢伉儷就一同由倫敦動身，準備回中國。

他們到了香港，纔看見中西風俗之界線。孫欽露雖是生長在外國的，對於本國的情形，雖未曾目睹，但是當然常常聽見前輩和華僑中的朋友談起，所以多少也有些知道，這次到了香港，覺得中國確不無多少進步。例如他從前常聽見中國是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制的，這次到了香港，看見馬路上男女扶臂並排走的不少，即此一端，可見風氣比前不同了。愛翦女士當然也因所見所聞的事情，引起不少的好奇心。

他們倆在香港因爲孫欽露有許多關於銀行的事情要和各方接洽商榷，所以住了幾個月。他出去的時候，有時和愛翡女士同行，有時獨自一人出去，大概看所去的場所而決定，因爲愛翡女士一點不懂得中國的語言，有的地方使她孤默得不舒服。

那個時候有件湊巧的事情，就是香港總督是史諾爵士的一位至好的老朋友，而且這位總督的夫人還是史諾夫人的一個遠親。從前這位香港總督和他的夫人在倫敦的時候，曾經到過史諾家裏參加宴會，所以愛翡女士和他們很相熟。愛翡女士嫁孫欽露之後，在倫敦組織了小家庭，這位總督和夫人也曾經到過他們的小家庭，彼此感情甚爲融洽，因爲這個緣故，這次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到了香港之後，這位總督當然大盡其東道主的義務，招待非常周到，彼此來來往往，倒非常的親熱。有的時候，孫欽露接洽銀行事務出去的時候，愛翡女士未同去，常往總督府裏去走走談談。所以還不至孤寂冷落，就全靠有了這種社交的機會，此外中國

婦女能說英語的，在香港的當然也不少，愛翡女士因為她所愛的丈夫是中國人，她更有意的要和中國婦女做朋友，彼此宴會酬酢，倒也不寂寞。

有一天晚上孫欽露和愛翡女士在旅館裏共用晚膳的時候，孫欽露忽然笑着對愛翡說道：『我今天中午的時候在街上遇着一位婦女，因回來路途很遠，就在附近的菜館裏請她吃了一頓午餐。』

愛翡：『她是誰？』

孫欽露故意吞吐其詞的說道：『我獨自一人和一位婦女在外面吃了一頓午餐。』

愛翡女士知道他有意要引起她的錯意來開玩笑，不但不着急，反而有意鎮靜從容起來，而且也笑着和他開玩笑答道：『你不必吞吞吐吐，我已知道了！』

這當然也是她的激將法，她本不知道，乃從容的說知道了，也無非要藉此套出孫欽露的話。孫欽露却一下不肯說出，反詰道：『你已知道了，你知道她是誰』

愛翡女士看見激將法不行，給他這一反詰，只得胡扯的說道：「一定是英國有什麼親友來了。」

孫：「她不是由倫敦來香港的，是由美國的華盛頓來的。」

愛翡笑着說道：「一定是漢密玲女士了！難道她還追蹤着你到香港來，要控告你違背婚約不成？那末香港的新聞紙上又可多一樁動人聽聞的新奇消息了！」

孫欽露聽了不禁大笑起來，既而對她說道：「這個婦女是你所認識的，而且和你很要好的！」

愛翡笑着低聲問道：「真的嗎？」

孫：「真的！吾愛！雷綺女醫生居然在香港，而且珠蓮女士和她一起在這個地方！」

愛翡女士還是現出半信半疑的樣子，默然無語。

孫欽露繼續的說道：「這件事也出於我意料之外。雷綺女醫生向喜各處旅行，她到香港來還不算希奇，所希奇者是珠蓮女士爲什麼也到這個地方來！」

珠蓮女士原是愛翡的好友，因爲不贊成她的婚事而絕交，雷綺女醫生是珠蓮的好友，對此事却比較的有了公正的態度，這是已往的事情，想諸君還能記得，這次她們到香港來究爲何事，容再奉告。

此
页
空
白

五十七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由倫敦動身，打算同回中國一行，途經香港，同住在一個旅館裏面，有一天孫欽露忽然告訴她說珠蓮女士和她的好友雷綺女醫生也到了香港，愛翡女士聽了異常驚異，就問他道：『你自己在此地見過珠蓮女士沒有！』孫答道：『她本人我在此地並未見過，不過我聽說她的確是到了香港。』

愛翡女士仍然異常驚異的說道：『這到奇怪！珠蓮女士境遇之窘迫，這是你所知道的。由華盛頓到舊金山的盤費，在她已經付不起，她何從弄來的錢到香港來旅行？雷綺女醫生手中比較的充裕得多，因為她有了專門的自由職業，又沒有什麼家累，但是珠蓮雖窮，她又決不肯用雷綺女醫生的錢，我從前看見她與雷綺出門的時候，就是五分錢車費，她都要自己拿出來，不願意由雷綺代付，可見她生性的廉節自勵，不肯有絲毫的倚賴性。所以說她此次來香港由雷綺女醫生幫助

她的經濟，是決沒有這回事的。但是除此之外，到想不出她從何處弄到這一筆旅行費。難道她肯把這碩果僅存的一所房屋和用來勉強度日的一點錢來作破釜沉舟的旅行麼？這也是不近人情的事，決不會有的。所以我想來想去，簡直莫名其妙！

孫欽露：『你曾經聽見過她自己談起她有一個表兄名叫李西奧嗎？』

愛翡：『沒有！我從來沒有聽見她談過。』

孫：『我也從來沒有聽見她談過有什麼一個表兄李西奧，不過今天中午遇着雷綺女醫生，據她說珠蓮確有一個這樣的表兄。雷綺比珠蓮年齡大幾歲，這是你所知道的，但從表面上看去，雷綺的面貌却後生得多，這也許是因為雷綺有了相當的職務運用她的心思體力，而珠蓮則吃飽無所事事，瞎玩一陣，反因無規則的生活把身體弄老。講到剛纔所說的這位李西奧呢，他的年齡又比珠蓮女士大了幾歲，他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曾在南軍中擔任過一個將官的職務，所以大家都

稱他爲李將軍，到也忠勇善戰，在那時候很著名的波爾巖一役，他打斷了一個手臂，後來在魏爾德涅斯一役，又打去了一個腳，他的父親和他的阿哥都效命疆場，未得生還，他雖然這樣殘廢，倒沒有送命，不過他在戰事結束之後，却窮得不了。」

愛翡女士聽到這裏，不禁愁眉雙鎖，歎口氣道：『戰禍真慘！』

孫欽露很表同情的說道：『是啊！除了最近的世界大戰之外，那次的南北戰爭，也總算是一樁慘禍了。』

愛翡：『但是當時那一戰也有所不得已，因爲奴隸之廢確是一件很應該的事情。』

孫：『你的話雖不錯，但是你要知道當時的南北劇戰有一大半還是出於政治的作用，不盡是爲着廢奴的事情。』

愛翡：『我不相信！珠蓮女士平日總是幫着當時的南軍，你的這種偏見，也

許是受了她的毒！」

孫欽霽笑着說道：「你又不是大學裏的美國歷史教授，你又何以見得你的見解是完全根據事實呢？」

愛翡笑着道：「我們不要高談闊論這些不相干的事情罷！還是請你把珠蓮女士的表兄的事繼續的告訴我。」

孫：「好！據雷綺今天中餐時候告訴我說，這位李將軍在戰事結束之後，窮得無聊，就跑到南美去做一些小事。曾經回家鄉去走一趟，也曾經去看看珠蓮女士的家屬，那時她纔十六歲。後來他又回到南美的巴西，在那裏多年，總是不得意，勉強餬口而已。在一年前他居然做了一些木材生意，發了一些小財，後來他竟不幸死在海船上，因為身後並沒有什麼親屬，就吩咐把所留的兩萬金遺產交給珠蓮女士。」

愛翡女士正在聽得出神，不禁自言自語道：「這倒是麴意外得來的。」

孫：『她得到這一份意外的遺產之後，居然旅興大發，留下一部分作為養老之用，抽出一部分用來旅行，以此自娛。』

愛蕪：『啊！原來她的旅行費是這樣來的！』

此
页
空
白

五十八

孫欽露在香港旅館裏把珠蓮及雷綺也到了香港的消息告訴愛翡之第二天早晨，早餐剛纔用過之後，雷綺女醫生便來訪問他們，愛翡和她久別相逢，倍覺愉快，雷綺便在他們那裏作竟日的暢敘。

雷綺女醫生本是異常疼愛愛翡的，那天一看她，就雙眼笑迷迷的握着她的手，對她說道：『你的女僕相來了！』說完這句話之後，再細着她的美麗笑靨，繼續的說道：『你生活愉快嗎？其實我這句話是多問的，因為我只要看你的煥發欣悅的態度和音容，便已知道你的生活一定是很愉快的了。』愛翡女士聽了也很愉快的笑了起來，接着問她：『珠蓮女士好嗎？』

雷綺女醫生答道：『講到珠蓮女士嗎！她不但身體比從前好，自旅行以來，她的興致也比從前好了幾百倍了！她興致這樣濃厚，我如今帶了她出來，不知幾

時纔能夠帶她回去！他到了火奴魯魯的時候，你看她年紀雖這樣老，在海灘上穿着游泳衣，隨衆徵逐玩耍，簡直樂得忘形！後來我千方百計，纔騙得她離開那個地方。你說好笑不好笑？」

孫欽露在旁聽雷綺講了這一番笑話，不禁於靜悄悄中笑出聲來，開玩笑的說道：「你這樣破壞別人的名譽，罪有應得！」

雷綺回轉身向他笑着抗議道：「我絲毫沒有破壞她的名譽，她不僅對於海灘游泳忽然有了這樣的狂熱，而且穿着稀薄的時式衣服，爬山越嶺，鼓着勇氣直上山嶺，說是要藉此擴充擴充胸襟，開拓開拓眼界，我看她的年紀實也不小了，勸她不要這樣瞎起勁，萬一傾跌墮淵，不是好玩的。」

愛翡聽了現出不安的樣子，趕緊接着問雷綺道：「你既然陪她出來旅行，也負有一部分保護的責任，怎麼可以縱任她這樣亂來？」

雷綺很着急的申辯道：「你也不能埋怨我，你要知道我勸她的話不知道說了

多少，她簡直像小孩子對娘一樣，努着嘴不肯依，她到底是個成人，我難道可以把她關起來不許她出去嗎！」

她這樣說的時候，賓主三人也就彼此付之一笑。雷綺望見桌上排着的一張露賓的相片，拿起來細瞧，嘴裏不住的贊賞道：「真可愛！真可愛！」

既而他們同在旅館裏用午餐，又談到珠蓮女士身上，雷綺說道：「珠蓮女士這次出來旅行，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她上了這樣年紀，跳舞的興致居然大發，在火奴魯魯的時候，有一夜跳得不亦樂乎，倘若不是我拉她回寓，她恐怕連時間都忘記了！」

孫欽露插着說道：「她覺得身體上舒適，跳跳也無妨！」

雷綺：「覺得身體上舒適！第二天早晨來生德跑來對我說他的主人因為昨晚跳得太起勁，今天兩腿酸得移不動，要在牀舖上躺一天休息休息纔行。這樣拚死命的幹，實在有點犯不着啊！」

孫欽露聽見來生德的名字，纔知道珠蓮女士此次因為得了一份意外的遺產，有錢出來旅行，連這個黑奴也帶了出來。後來再問問雷綺女醫生，並知道她此次旅行不但帶了黑奴來生德，而且把家裏所用的黑種女僕丁娜也一同帶了出來。他們兩位都是服侍珠蓮女士多年的僕役，珠蓮不惜工本的帶他們出來玩玩，也許是要酬報酬報他們的忠誠好意。但是雷綺女醫生談到這件事，却現出很不耐煩的神氣埋怨珠蓮女士，她說：『我們出來旅行，本是樂事，珠蓮却一定要帶着這一對黑人跟在一起，既不雅觀，又加了許多累贅的事情，我雖用了全力勸她不要帶，竟完全無效。』

午餐後，他們同到旅館的花園裏坐談，彼此談談在華盛頓時候的前塵影事，停一會兒，愛翡女士因為聽見侍役說外面送了許多郵件來，便獨自先到房裏去看有什麼要緊的信，這個時候只有孫欽露陪着雷綺坐談，雷綺醫生乘此機會對孫欽露說道：『你們對別後和珠蓮的事情，總算問得詳細了，我現在却要問問你們

倆現在的情形怎樣。一

此
页
空
白

五十九

雷綺女醫生在香港孫欽露所住的旅館的花園裏聚飲，問起孫和愛翡自結婚以至現在，其中經過的情形究竟怎樣。孫談到此處，問道：『你可許我吸香烟嗎？』雷綺點點頭，他就燃着一枝香烟，吸了幾口，慢慢的開口道：『我以為我們結婚後的情形非常圓滿，我和愛翡彼此都十分的心滿意足，毫無懊悔的地方。不過再細細的想一下，愛翡的心裏可以說是毫無愁慮的事情，而我的心裏却不免有些愁慮，愁慮的是什麼呢？在美國在英國的時候，一切都是外國的環境，在愛翡生在外國的女子，有此環境，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現在到了香港，已經是要慢慢的接近中國的環境，我看她似乎已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如言語的不相通，性情習慣的差異，都使她在交際往來上多少有點不便。因此我心裏常常在這裏愁慮着，恐怕再帶她深入內地，這種困難恐怕只有逐漸的加深。』

雷綺女醫生原是很聰明的人，聽他這一番話，也深以為然，她就建議道：『既然如此，你此次回國，原是為看看你的祖母，不是決定不再出國的，何妨把愛翡交托給我，讓我和她同往日本去作短期的旅行，等你事畢回到香港，我們再到此處和你相會，豈不十分穩妥？』

孫：『你的話固然很有道理，我只要能夠使得我所心愛的愛翡能愉快，什麼計劃都可聽從的。但是我想你所說的計劃，愛翡一定不贊成，對她說了也是徒然的。我們在倫敦時，我會千方百計勸她暫留在倫敦，她始終要跟我在一起，我看她那樣懇摯，只好聽她的意思……』

他們談到這裏，剛巧愛翡女士走進來了。愛翡原是聽見有郵件來，所以獨自走到房裏去看信，那些信都是由英國寄來的，裏面有一封是史諾夫人寫來的，除報告些瑣屑家務外，並提及露賓已經生出第一個牙齒，已經可以穿穿小皮鞋，不過亦足慣了，一下要他穿什麼人造的不自然的皮鞋，他很不願意，滿心想把足上

穿的那雙小皮鞋踢掉。愛翥看了，爲之一笑。她走進花園之後，略談幾句，雷綺看時間已經不早，即行告辭。因爲她所住的旅館和孫欽露所住的相距很遠，路途又不熟，所以孫欽露自己護送她回去，在途中的時候，雷綺女醫生問孫對於新中國有何感想，他說雖然尚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但是無論什麼新運動，總不能絕對沒有缺憾的，所以也並不因此發生什麼悲觀，最要的還是依着正路往前幹去。

雷綺女醫生答道：『你的話一點不錯，講到美國的華盛頓，當他從事立國的時候，他的左右也何嘗沒有使人不能滿意的地方。』

孫欽露插着說道：『但是我們要記得他的居心，他的行爲，他的死戰，他的力作，都是赤心爲國的，不是爲着私利的。他有了這種正確的途徑往前邁進，所以終底於成。』

雷綺：『天下的正道往往被人自己弄壞了，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得到正派忠誠的人，公爾忘私的幹去，沒有什麼國家弄不好的；倘若人心腐壞，無論你在表

面上採用了什麼好的方法，也是徒然的。」

孫欽露隨口問她：「你覺得香港怎樣？」

雷綺：「我覺得香港美麗極了！」

孫：「這也何嘗不是用人力去造成的！」孫嘴裏剛說出了這句話，轉念一想，此處所謂「人」，並不是中國人，因為香港是英國用大礮得去的，無論怎樣美麗，也都是他們所經營的；又想中國人自己原有極好的地盤，自己鬧得一團糟，不知經營，無暇經營，徒資外人的利用，不勝痛心。

轉瞬雷綺女醫生的旅館到了，他就握手而別，乘着原車回到自己的旅館。

在雷綺女醫生訪問孫欽露的以後幾天，他因在香港應行接洽的銀行事務，紛至沓來，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很少和愛翡女士到交際場中去，別的地方也很少他們倆的踪跡。有一天他略爲有些空閒，愛翡女士很想和他一同出去到一家中國古董店裏看看，買些家庭布置上用得着的東西。孫欽露就陪她同到一家很有名的古董店去看看，剛到了那店之後，有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就是忽見珠蓮女士買了許多東西，兩手拿了一大堆，向外走出，後面還跟着她的黑僕來生德和黑女僕丁娜，他們各人的手裏也拿了不少的東西。珠蓮女士原與孫欽露和愛翡交誼甚篤，他們倆的認識，就是由於她的介紹，後來因爲她絕對不贊成他們倆的婚事，遂至絕交，這是諸君所知道的。那天她於無意中遇見孫欽露和愛翡，成見仍未消滅，竟反眼若不相識，一點不肯招呼，向外繼續的走去，她後面跟着的來生

德看見主婦這樣的態度，也埋頭隨着走，不敢說什麼，還是丁娜覺得這樣寡情太不好意思，暗暗裏對孫欽露和愛翡女士，由她那雙誠實忠心的眼睛表出無限的情誼。愛翡女士看見珠蓮女士這樣冷酷態度，只付之微微一笑。孫欽露回想從前珠蓮待他的厚意盛情，如今竟冷淡一至於此，雖欲調解而無從開口，心裏很覺得難過。眼巴巴的望着她向外走，直看她走得不見影子，纔回轉頭來陪着他的愛翡觀看店裏的古董。那家店主本來知道孫欽露的家世富有，所以招待得特別周到，他們隨意買了幾件東西就同行回寓。

那天夜裏，孫欽露因為覺得愛翡在白天受了珠蓮女士的委屈，心裏十分不過意，對她格外溫存體貼。第二天早晨他獨自一人又到那家古董店裏去，回來的時候，竟帶回一串非常可愛的真珠送給愛翡，同日珠蓮女士也收到一項禮物。

珠蓮女士所收的禮物是誰送給她的呢？在表面上是那家古董店的老板送給她的。那位老板親自送去一個鑲好寶石的檀香精雕的小盒子，說是承她買了許多東

西，特再送些小禮物，聊表謝意。天下年老的婦女們大概貪多務得，所以珠蓮女士嘴裏雖儘說着何必如此客氣，但是看看那個小盒子確實可愛，也就不客氣的收了下來，很慎重的把牠包藏好。她心裏越想越覺得這位古董老板實在是天地間不易多得的好人，越想心裏越服他，竟於第二日又到他的店裏去花費了許多錢，買了許多本來不想買的東西。

這也是那家古董店的老板財運特別亨通。爲什麼呢？因爲那個禮物不是他所破費的。孫欽露自那天在那家店裏遇見珠蓮女士後，雖覺得她那樣寡情不該，但回想他在美國時承她那樣優待，心裏仍覺得她的厚惠可感，所以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跑到那家店裏買了這件禮物，又因爲珠蓮女士的性情異常執拗，態度非常堅決，如說是他送去的，恐怕一定要璧謝的，於是另想一個方法，就托那位老板用他的名義送去，只要她肯收下，欽露的心裏就覺得略爲安些，至於她不知道是他送的，也就無暇計較了。這種地方，很可以表示孫欽露天性之敦厚。

事後珠蓮女士還常常對雷綺女醫生贊歎這位古董店老板之不可多得，她簡直是一路贊到美國去！在雷綺女醫生呢？她却是一位異常聰明的女子，她想天地間絕沒有做生意的人對初次不認識的顧客大送其貴重的禮物，心裏明知這一定是孫欽露弄的把戲，不過不願意對珠蓮說破，讓她去繼續的高興罷了。因為就是她肯說破，如果珠蓮不相信，徒然白說一頓；如果肯信，不但她那執拗的性情不肯對孫欽露恢復好感，而且要把那件禮物毀掉。說破既是毫無裨益，反不如讓她瞎高興，於她的精神上倒有點益處。

再過幾天，孫欽露和愛翡女士便離了香港，準備到孫的家鄉去。

六十一

孫欽露和愛翡女士離開香港之後，一路順適，將到河南祖宅之前，因內地的人民少見多怪，孫和愛翡商量，叫她從香港製好帶來的中國式的婦女衣服穿起來，免得引起許多人的注目。她穿好之後，孫欽露笑着問她道：『你喜歡這樣的衣服嗎？』她笑靨嫣然的回答道：『你叫我穿的東西，我心裏沒有不喜歡的。』

離祖宅尚有半里之遠的時候，愛翡女士坐在轎子裏面，從轎窗望到兩旁的田裏，看見有許多婦女也在那裏持鋤耕種，心裏暗暗歎息中國上等婦女遠不如農婦之勤於職業，替社會盡了這樣重要的義務；不過看見那些農婦身上穿的衣服那樣破爛不堪，却很覺得她們的生活實在可憫。

此時同在途中的孫欽露，他雖生在中國，從小就在外國長大起來的，此次回國到故鄉來看看，也覺得事事新奇，好像到了沒有到過的外國一樣。

他們的轎子到了孫家的大門口，看見大門已經開着，孫老太太和全家男女老幼都擁着出來迎接他們，此外還有幾十個男女僕役也忙着照料。他們那樣熱烈的歡迎，愛翡心裏當然很感動。不過許多人都現出異常的好奇心，好像街上許多人圍着看猴子似的，倒弄得愛翡女士不免有點侷促不安起來。

在香港的時候，孫欽露就把中國的風俗習慣講給她聽，使她不要臨時也許有所恐懼。她也說既然嫁了他，就是他的人，既然愛他，爲他無事不可犧牲，況且區區風俗習慣上的異同，斷無不可以遷就的地方。這是她在香港的時候，一點兒未曾親眼看見中國大家族情形的時候，所以心裏覺得這不算一回事，必能容受得下的。但是後來到了孫的祖宅，看見這個大家族裏的人口在六十以上，孫欽露要忙於和他們敷衍，使她深覺得她在這種大家族裏的地位實在渺小無足輕重，她的夫婿也不是她所獨有的了！過慣了小家庭主婦的生活，忽捲入這樣大家族的旋渦中，怪不得她精神上深感痛苦，終日惘然若有所失，但她爲心愛孫欽露起見，却

還能忍耐着。

愛翡女士慢慢的覺察中國大家族裏的老太太實居最重要的地位，好像一個君主國裏的皇帝，如果沒有了她主持一切，全家好像就要瓦解。講到這家的孫老太太，做人雖異常的精明，但待人却很敦厚，對於這位外國娶來的孫媳婦也很疼愛，可惜她老人家不懂愛翡的話，愛翡也不懂她的話，彼此相見的時候，倘若沒有孫欽露在旁邊做翻譯，彼此都好像變成啞巴一樣。愛翡覺得孫欽露的精明敦厚的天性，得諸祖母遺傳的居多，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不過孫欽露平日却另有他的欣悅和藹的態度，使人遇着他如坐春風，精神上覺有一種愉快；至於這位老太太就很不同，她的態度音容都很嚴肅，一天到晚不易看見她的笑容，所以遇着她的人却往往發生一種畏懼的感觸。這也許是她要管理六七十年那樣複雜凌亂的家事，不得不憑藉嚴厲的人格以相周旋。此外愛翡還覺得她的這位祖婆婆年紀固然有六十幾歲，而老態龍鍾，步履艱難。外國婦人到了這些年

紀○還○能○維○持○她○們○的○很○壯○健○的○體○格○。○這○也○許○有○一○部○分○是○由○於○她○從○小○就○把○一○雙○腳○纏○得○那○樣○小○，○簡○直○不○及○三○寸○，○把○全○身○的○重○量○加○到○這○樣○小○的○一○雙○腳○上○，○就○是○體○格○好○的○人○恐○怕○也○走○不○大○動○，○而○况○因○此○已○使○體○格○方○面○受○了○不○少○的○損○害○；○還○有○一○部○分○也○許○是○因○爲○中○國○婦○女○素○不○注○重○運○動○及○戶○外○生○活○，○一○天○到○晚○躲○在○閨○閣○裏○，○所○以○比○較○的○易○老○。

愛翡女士和孫欽露一同到中國河南祖宅之後，她對於中國的大家族生活，深感精神上的苦痛，前面已經說過。那個時候，在河南內地，婦女們只有關在大門內的時間居多，社會上的交際簡直無婦女參與之餘地，比之西洋的家庭生活常和社會的交際相聯貫，做小家庭中的主婦有她的朋友，有她的禮尚往來，有她的戶外娛樂，和中國內地習俗以婦女拋頭露面爲大忌的，當然完全不同，益以愛翡女士在那個地方言語不通，人地生疏，更沒有與社會接觸的可能。她所靠的惟一的伴侶，只有孫欽露一個人，但男子又有他在外的應酬，而在中國，這類應酬也只許男子參加，女子沒有共同參加的機會，所以她這個僅有的伴侶，也要打一個折扣，不能完全歸她所有的了。愛翡女士於無可如何之中，只得藉針黹以自消遣，但是這種消遣當然也不能一天到晚，於是在靜寂無聊之中，每每不免悒悒寡歡，

想到留在英國的愛兒露賓，更引起她無限的傷懷。

孫欽露原是一個聰明人，他的祖母也是一位仁慈敦厚的老太太，對於愛翡女士的枯寂生活，當然也很覺得，不過因環境所限，也很覺爲難。有一天孫欽露忽然帶了一個裁縫師傅進來看愛翡女士，愛翡起先到弄得莫名其妙，後來聽見孫欽露說明原委，纔知道是祖老太太叫他來替愛翡做一套騎馬的新衣，意思要請她和孫欽露一同出去騎騎馬，欣賞欣賞鄉村中的自然美景，藉此曠達心胸，散散悶氣，愛翡其初不肯，以爲在香港的時候還不敢有此舉動，恐怕引起社會的注目，現在到了內地，風氣更比較的閉塞，安可有此舉動，引起社會議論，也許由此要牽累到孫氏全族，她覺得這樣的責任倒擔當不起。這原是她的一番好意，因愛孫欽露而顧慮到孫氏家族的名譽。後來經孫欽露加以解釋，說鄉人覺得此事之新奇則或有之，但決不至以此爲不道德之行爲，請她不必過慮，她也就首肯。中國的內地裁縫當然從來沒有經手做過什麼婦女的騎服，這次却是一個破天荒的事情。但

是因爲他很聰明，經過孫欽露和愛翡的指示，不到一天，就把這套新衣服做好，成績倒也不差。

新衣製好了，講到馬呢，祖老太太却也很費心思，她覺得自己家裏雖有，但却沒有特別漂亮的好馬，所以特向一家親戚，也就是孫欽露的表兄黃姓那裏借了兩匹好馬。湊巧那位表兄住過上海多時，女友中不少會騎馬的，他們常在上海靜安寺路附近的地方並轡疾馳以爲樂。所以他除了男子應用的馬鞍，還買了一副女子用的，後來回鄉，那副女子的馬鞍竟成了廢物，不料現在廢物竟有了利用的機會。

一切都準備完畢之後，趁一天天氣非常好的時候，孫欽露一團高興的請愛翡女士把那套新製的騎服穿上，他自己也穿上了舊有的男子騎裝，一同走出來，那位平日不大有笑容的祖老太太先在大廳上候着一飽眼福，看見他們一同穿着騎衣，都奕奕有英氣，尤其是愛翡女士於柔媚之中寓剛武之氣，她老人家也不禁歆羨。

起。來。深。覺。自。身。不。知。修。到。幾。世。纔。享。得。着。這。樣。的。幸。福！其。餘。家。中。的。婦。女。們。當。然。更。是。大。驚。小。怪。其。中。有。的。奶。奶。們。還。是。纏。着。的。小。脚。幾。步。一。停。的。走。着。路。看。見。這。樣。的。情。景。簡。直。有。點。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小。脚。伸。出。來！

孫。欽。露。扶。愛。翡。女。士。上。馬。之。後。他。自。己。也。一。躍。上。馬。彼。此。加。鞭。兩。馬。並。行。着。飛。跑。的。出。發。向。山。側。大。路。進。行。只。見。松。竹。夾。道。百。花。獻。媚。遠。望。湖。水。光。平。如。鏡。飛。鳥。高。翔。自。由。活。潑。愛。翡。自。願。也。好。像。是。初。出。籠。中。的。鳥。一。會。兒。他。們。的。馬。步。漸。漸。的。緩。慢。起。來。並。齶。談。心。顧。盼。欣。悅。此。時。他。們。恍。然。如。在。美。國。波。湯。默。克。河。旁。一。同。騎。馬。遊。行。時。的。情。景。

六十三

愛翡女士到河南孫欽露的祖宅之後，因社會環境及習慣風俗之不同，感受種種痛苦，前面已經說過。不但如此，她的愛兒露賓留在英國倫敦，雖交托與史諾夫人照顧，但母子之愛比什麼都來得濃摯，愛翡女士以捨不得離開孫欽露，只得忍痛暫與露賓分別，現在處在這樣冷寂的境遇，更容易引起她思兒之念。她常常想到那個小孩的玫瑰笑靨，常常想到他的纖小活潑的嫩手，常常想到他的鉅大有神的眼睛，常常想到他的清晰悅耳的聲音……一個人常常想得發呆，想得掩淚暗泣起來。

她這樣一來，對於嫁給孫欽露的這件事有點懊悔嗎？不！她愛他的心與從前一樣，甚且比從前還要深厚。根本的原因當然是由於覺得孫欽露的品性學識以及健康欣悅種種方面都合於她的理想，在西洋女子嫁人是嫁給對方的男子，不是嫁

給對方的家族，只要對方的男子是合於自己的理想人物，便沒有什麼可以躊躇或懊悔的地方，所以愛翡女士對於這一點，始終沒有發生過什麼悔不當初的念頭，至於中國的家族制度及風俗習慣之不同，她也不怪孫欽露，因為這當然不是他能負責的事情，也不是他個人所能一朝一夕改造的事情，所以她對他只有原諒的意思，決無遷怒的觀念。況且她看見孫欽露處處盡心盡力使她舒適，萬般體貼，無微不至的行爲，凡是在他個人能力裏面可以做得到的事，所謂仁至義盡，無以復加，所以愛翡對他不但不發生怨懟之心，而且反覺得對他不住。反覺得他愛護之周至深切，情深如海。因為這種種原因，她雖然深深感覺所處環境之苦痛，但却想死心塌地的忍耐着，爲愛孫欽露起見而忍耐着。可是她心裏雖然打定了這樣的主意，而實際上的環境還是一樣，她在精神方面還是不能安樂，益以思子念切，頗有難於久住的樣子。

孫欽露的祖老太太本是精明無比，孫欽露自己又是一個絕頂聰明，對於愛翡

的心事當然是異常的明瞭。其先她老人家因愛孫心切，而且在國內所經營的銀行事業也希望孫子能就近料理，俾得蒸蒸日上，所以很有意思要他們夫婦作久住中國之計。在孫欽露自己呢？他在國外時就怕愛翡女士到中國後過不慣中國的生活，所以自始就不想把小家庭搬回中國來，只想隔幾時到中國來看看，後來因為愛翡女士捨不得離開他，一定要跟他同行，而且屢次勸他可將他們小家庭移到中國來，所以他也動了嘗試的念頭。如今這位老祖太太和他自己都覺得當初的希望都成泡影，勢難繼續維持下去了。於是有一天他的祖母就和他商量這件事情。據她老人家的意思，在事實上既不免困難，孫欽露不如再陪他的夫人回到倫敦去。她說她心裏實在捨不得孫欽露遠行，一則因為他是長孫，二則因為她自己年紀已大，有許多家事也要他幫忙，但是她心裏也非常疼愛愛翡女士，不忍叫她久處不適宜的鄉境裏面，所以再四思維，只得對孫子割愛，讓他仍把小家庭搬倫敦去住。她同時並極力安慰孫欽露，說他老人家究竟子孫衆多，孫欽露雖遠行，她也絕不

至無人照顧，不必多慮，至愛翡女士所恃者不過他一人，所以較量輕重，他不得不偏重愛翡女士的安甯幸福。

這位祖老太太的明白慈祥，弄得孫欽露一面靜聽，一面感動得淚如雨下。他表示一番感激的意思之後，就往愛翡的房裏跑。

他跑進房裏之後，看見愛翡一個人在那裏流淚哭着，他趕緊把她攬在懷裏，問她怎麼一回事，她不料被孫欽露這樣碰着，一時倒弄得把哭臉收不回來，只說沒有什麼事情，不過剛纔忽然覺得頭部痛得利害，並說『我這樣哭着臉的樣子，很不願給你看見。』愛翡女士無論在精神上有什麼苦痛，他平日對孫欽露仍是笑靨相近，語語慰藉，所以她有末了這句話，孫欽露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哭過，所以也更覺得心裏難過。

六十四

孫欽露在他的祖母房裏商定仍將他的小家庭搬回英國倫敦居住的計劃之後，走到自己房裏，看見愛翡女士獨自一人在那裏流淚，問她爲着什麼事，她以頭痛托詞掩飾，並說不願孫看見她這樣的哭臉。孫欽露說道：『我幸而看見了，可以問明緣由來安慰安慰你。』愛翡於嗚咽之餘，輕聲斷斷續續的回答他道：『沒有什麼，不過頭痛使我哭了出來，我現在不再哭了，請你不要難過。』

孫欽露從來未見過愛翡女士這樣哭過，一面用手撫摩着她的金髮，一面很和藹的低聲對她說道：『我的至愛！你心裏有什麼抑鬱，還是讓她哭出來的好，不可鬱在胸中，反而有礙身體。』

愛翡女士平日無不以孫欽露的憂樂爲憂樂的，她無時不在留意使孫欽露精神上獲得愉快的，這一天偶然給他碰見了她的哭臉，原怕使他因此發生愁慮，心裏

很覺不安，很覺得對不住他，同時又見他那樣溫柔體貼千方百計來安慰他，心裏更軟了下來，好像冰雪遇着火而融化一樣，臉上淚痕未乾，已現出了笑靨；嗚咽尾聲尚在耳際，輕笑之聲已在櫻唇上微發出來。此時她懶洋洋的附着孫欽露的身體，把面孔挨着他的袖子，讓她把她的淚痕擦乾。孫欽露也微笑着趕緊把她攬緊抱着，此時的她好像小鳥依人，靠孫欽露若長城，彼此攬抱無語者久之。

停一會兒，愛翡女士低聲說道：『我的頭痛就要好了。現在已經好得多了。』孫則低聲答道：『我們一定要趕緊設法把這樣的病醫好！我的「甜心」！你好好的休養一下，今天夜裏好好的睡一夜，我希望我們明天就可以動身了。』

愛翡女士聽到他的末了一句，不禁低聲驚呼道：『動身——』她說出這兩個字之後，好像全身都震動起來了。

孫欽露連忙接着她所說的『動身』之後，替她接下去說道：『——回到家裏去，吾愛，這我們應該走的時候。』

此時愛翡女士一下說不出什麼話來，她簡直不信她自己的耳朵，以為這是夢境，而同時却又不能自禁的喜形於色，要想掩飾却掩飾不住的樣子。

還是孫欽露先開口，他問道：『你這樣歇了一會兒，身體上覺得舒服一些嗎？』

愛翡女士：『我此時身體已經覺得十分舒服了。』此時他們慢慢兒離開身體，孫欽露的一臂還攬着她的頸肩，愛翡突然笑着問他道：『欽露！你真的預備好動身嗎？不太匆忙嗎？你真的要去嗎？』

孫欽露笑迷着眼回答她道：『真要回去！回到家裏去——回到露寶那裏去！』愛翡很相信孫欽露說的話，至此纔覺得這並不是夢境，是確鑿實在的事情。

愛翡女士將到孫家的時候，全家手忙腳亂的預備歡迎，現在聽見她決計要離開中國了，又全家手忙腳亂的預備歡送。孫家那位祖老太太原來非常喜歡愛翡的，現在想到她就要去了，心裏怪難過的，別的沒有什麼辦法，只得多送幾件珍貴

的物品給這個孫媳婦帶去作紀念物，裏面有她生平最珍貴的一串真珠，好幾塊寶石，一個首飾銀盒，上面還有很精美的雕刻，刻着她自己未嫁前的做女兒時候的嬌容。家裏其他的妯娌們也紛紛贈送紀念物，有的送繡品，有的送綢緞，有的送這個，有的送那個，簡直弄得愛慕女士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她領受她們這樣的盛情厚意，心裏真覺得有說不出的感激。

六十五

愛蕪女士想到即日就要偕同孫欽露回英國倫敦去，想到回倫敦後的小家庭生活，社交生活，以及愛兒露賓的笑容悅語，心裏當然是非常的愉快。但在中國雖然只住了幾個月，對於孫氏祖宅裏的許多妯娌親屬，尤其是慈祥明理的祖老太太，彼此感情倒也很厚，所以想到分離，却也不免十分難過。在動身的那一天，祖老太太和她握別的時候，彼此都哭着好像淚人兒一般，孫欽露雖是男子，心腸比較的硬些，觀景生情，倒也被她們弄得眼眶填滿了眼淚，但却勉強裝作笑容，一面安慰祖母，一面安慰嬌妻，忙得什麼似的。

他們倆與家人別離後的途中情形，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記述的地方，不過愛蕪女士深覺中國的家族觀念和西洋的家庭觀念，真有根本上的差異。在中國的家族裏面，做兒子就是自己成家立業之後，他還是大家族裏面一個沒有獨立資格的男

子，他的妻子仍是要附屬於這個大家族，也沒有隨着丈夫獨立的資格；在西洋則一個男子成家立業之後，丈夫是妻子所有，妻子是丈夫所有，彼此另組成社會上一個獨立的單位，而與父母的家庭是截然分開的。愛翡女士在途中對此點反覆思維，很覺得孫欽露雖是她的丈夫，應有和她同居的義務，但照中國的習俗講起來，她同時還應有和大家族中其他各人同居的義務；如今她竟把孫欽露拉回倫敦去，豈不是好像她把孫欽露這個人從孫氏大家族許多人方面搶了過去，據爲己有？於心似乎有些不忍；既覺對不住孫氏的族人，又覺對不住孫欽露。她想她自己是

在西方文化裏面生長起來的，對於小家庭的組織，是視爲當然的，原可沒有什麼問題，而這種思想却與東方文化不相容，如何是好？講到孫欽露呢，他雖也是生長於西方，但究竟是中國人，她深恐他對此事心裏不免有些介蒂，所以在途中有一夜正當明月高懸，風平浪靜的時候，他們倆在輪船甲板上并坐密談，孫欽露偎倚着她的香肩，輕輕的吻了一下，對她的笑渦望着的當兒，愛翡女士低聲對他說

道：『你待我的深情厚意，我真不知所報。不過有一句話屢次想要問你，就是你離開中國，覺得傷懷嗎？』

孫欽露也低聲的回答她道：『我和家人話別的時候，雖不免傷懷，但是我此次陪你一同回倫敦去，心裏却絲毫沒有什麼懊悔的地方。因為我帶了我的寶貝到中國來，現在又帶着我的寶貝到英國去，有什麼懊悔？而況在倫敦我們還留下了——一個小寶貝，我們又那裏能夠捨得他呢？總之我的愛妻就是我的愉快的源泉，就是我的知足的寶筏。雖有人把全世界的富有和我交換，都換不去的。』

他們倆這樣假倚着密談的時候，那輪高懸的明月時而鑽進白雲裏，時而又鑽出來，赤裸裸的顯露着，好像羞答答的對他們望着，望望不好意思似的，又藉白雲掩蔽起來。

他們到倫敦的時候雖近冬季，天氣倒也溫和，並不嚴冷。他們和親友及愛兒聚首之樂，當然是異常愉快。轉瞬耶穌聖誕將屆，史諾夫人差不多天天來替愛兒

女士幫忙料理家務，因為愛翡此時將作第二次的分娩了。

有一天史諾爵士正在書房裏吸煙，史諾夫人奔進來報告一個消息，說是愛翡女士產生了一個女孩子，並說露賓的面孔像娘，而這個女孩子面孔却很像她的父親。

愛翡女士非常喜歡她的小女兒，露賓也很喜歡他的小妹妹。孫欽露有了一個愛妻，得了一個愛兒，現在這個愉快欣悅的小樂園裏，又添了一朵嬌嫩豔媚的鮮花了，全園裏更是好像春光明媚，溫暖融和，桃紅柳綠，鳥語花香，別有天地非人間。

六十六

孫欽與愛翡女士同回倫敦後，孫欽露仍在駐英中國公使館任職，家中則夫婦子女融和安樂，充滿愉快人生的空氣。他們倆最喜騎馬，所以有許多時候都消磨於鞍上，並轡馳騁於村野山徑之間。他們每當這個時候，往往回想到在美國初次共騎的情景，歷歷在目，其甜蜜的意味，永久不減。除騎馬外，喜在家裏請幾位男女朋友打打網球。他們也都喜歡跳舞，所以凡是朋友開交際跳舞會的時候，他們總欣然參加的。有許多人結婚了數年之後，感情總要漸漸的淡漠起來，他們倆雖婚了好幾年，彼此情愛的篤厚，體貼的溫存，和最初却是一樣，而且因經過許多困難挫折，也許只有增加些濃厚的程度。

說起也奇怪，愛翡女士此時想起在中國河南孫宅時的情景，不但無懊悔之心，而且倒覺得回想中國有趣味；她對朋友談起中國的事情，居然津津有味，把許

多身歷的有趣事情告訴他們，作爲茶餘酒後的談話好資料。

他們伉儷回到倫敦轉瞬住了兩年多，到了第三年的五月的時候，孫欽露的身體漸覺易感疲乏，最初醫生說他有胃病，他却也不大注意。有一天在家中小花園裏正和愛翡女士陪着兩個小孩子遊玩嬉笑的時候，忽然腹作劇痛，愛翡女士嚇得面無人色，手足俱顫，立刻請向來所常請的佛斯德醫生來診，據說仍是胃病作怪，並安慰愛翡女士，說不甚要緊。但是孫欽露竟從此臥牀不起，胃病愈趨愈險。有一天劇痛又作，此時因臥病多日，元氣大不如前，更難耐此苦痛，愛翡趕緊用電話催請史諾速來。到了這個時候，孫欽露自知此次病症的加劇，全身支持不住，恐怕在人世的時間已有限，他把愛翡女士的手放在他自己的胸上，並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對她望着，看他的樣子，知道他心裏十分難過，好像刀割一樣。史諾夫婦俄頃即趕到，並趕緊另請一位醫生來看，據他說孫的心臟已異常虛弱，所以胃病隨之俱劇，開方之後，暗對史諾說孫的病已無望，姑試服藥以盡人事而已。

。醫生去後，愛翡女士適因事暫時走開，孫欽露即握着史諾的手，流着淚對他說道：『我自料不起，心中所難過者只有愛妻及幼小之一子一女，要完全托你照拂。愛翡在中國住不慣，不可再回中國，子女也只得在英國教養，不可離開他的慈母，免她傷心，我想你一定肯容納我的請求的。』史諾點點頭，不過仍極力安慰他，叫他不必悲觀，服藥之後，也許可以漸漸的痊愈。

停一會兒，孫欽露又對史諾說道：『現在我的子女年齡太小，一點不懂得什麼，等他們年齡稍大起來的時候，我希望你要告訴他們好好的愛護他們的賢母；』他說到這裏，雙淚湧流，嗚咽不成聲。史諾只得盡力的安慰他，但人生至此，安慰的話如像投入大海的小石子，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天夜裏，孫欽露的病勢愈趨愈惡，一手攬着哀痛萬分的愛翡女士，呆呆的望着她，還勉強作微笑的面容，好像一個疲乏已極的小孩子，隨後把頭攔近她的肩臂，愛翡趕緊俯着首去親他的嘴唇，不料她的心愛的丈夫竟從此逝世了。當時

愛翦的慘痛，殊不忍敘述，史諾夫婦也隨着揮淚，後來孫欽露的遺骸，就照他生前的意思，安葬在英國，一切後事，都是史諾替他料理，並由史諾寫信到河南去詳告孫的家屬，孫宅接到噩耗之後，當然又是一場悲悼，可憐那位慈祥的祖母竟哭得暈去。後來孫老太太總算體念孫欽露的意思，一切都照他的遺囑辦理，並拆分一部分家產變成現款，給她的在英的孫子孫女，由他們的母親管理。

這樣美滿的姻緣，竟以天不延年，致使『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我們雖屬旁觀，亦爲泫然悼惜：但念天下無不散之宴席，人生無不分之聚會，則亦姑作達觀，勿爲物牽。

(完)

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在生活週刊社譯完

譯者附誌

一位英國女土與孫先生的婚姻

(附譯餘閒談)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譯述者

鄒

恩

潤

發行者

生

活書

店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

活印

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月初版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四版

生活書店出版

六年來信箱的結晶

事業與修養

一冊
五角

韜奮先生的序裏說：「……事業要辦得好，固在有嚴密的組織，同時也在乎有充分的修養的人物，中華民族的將來希望在青年，而青年欲求有所貢獻於我們的民族，進而有所貢獻於世界的全人類，必先對這一點加以嚴重的注意，這本書倘能引起讀者對於此事的責任，目的便算已達到了。」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五角▼

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上下兩冊
實價九角

生活週刊的「信箱」，專為讀者解答疑難問題而設。內容十分複雜，情節尤為離奇。而編者的回答，更以體察原意，考慮周詳，設身處地的代為解決，切實而嚴密。文筆之雋永有趣，猶其餘事。這本書就是十五年廿六年六年間生活週刊「信箱」裏公開討論的精華。內容計分求學，職業，家庭，社交，戀愛，婚姻，法律，雜類等八編，共一百十七篇，二十五萬餘言。分裝上下兩冊，實為讀者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的唯一良友。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三分 國外五角五分

生活週刊

長篇名著小說

一位英國女士與

孫先生的婚姻

一冊 鄒恩潤譯述 深情蜜意，溫馨細膩，至性

六角 流露，令人陶醉。至可由此窺見中西心理習

俗及生活習慣之異同比較，猶其餘事。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國外四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一位美國人嫁與

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一冊 鄒恩潤譯述 本書內容摯情篤愛，感人

六角 心靈，極饒興趣。很有小說引。入勝的意

味，而又屬真確的事實，毫無捏造。且可由此窺見

中西生活習慣異同利弊的一斑，又很有價值。其中

可資討論之點，並由譯者提出於所附的精警有趣的

「譯餘閒談」，文筆暢達美麗，早已傳誦一時，膾炙

人口。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四角

一個

子女

戀愛的時候

一冊

笑世音譯

一冊 鄒恩潤譯述 本書內容驚心動魄，引人入勝。全書描寫

映麗浪漫的珠莉女士對青年藝術家尼爾發

生熱烈的愛戀，尼爾則與賢淑美麗的貞麗

女士訂了婚，貞麗又為富而狡黠的丁恩所

酷愛而欲據為己有。其中可驚可喜的經歷

角，耐人尋味。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國外五角

生活週刊

海外通訊兩種

深刻印象的象

第一冊 實價九角

生活週刊社編輯

本書是從生活週刊「各國通訊」裏選輯的

凡關於英，美，法，德，比利時，丹麥，瑞士等國之政治，外交的祕聞軼事，田園鄉村的幽靜舒適，男女學生的學校生活，社會制度和風俗人情，以及各國的國民性，我國留學生的狀況，華僑在各國的地位等各種情形，均能從小處下筆，大處着想，推求因果，作正確而詳盡的評述。很可使讀者對於歐美各國得有一種明晰而深刻的印象。同時並加入各種銅版照片，以資參照，相得益彰。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三分 國外六角▼

遊日

鳥瞰

生活週刊社編輯

一冊 實價七角

本書是生活週刊的日本特約通訊記者多位，就留日五六年來觀察所得，用極精確敏銳的眼光，犀利生動的文筆，記述日本全國情形，如工業的發達，科學的猛進，農村合作事業的氣象蓬勃，新聞界的社會活動，與夫山川之雄秀，民情風俗之特性，人口繁增之恐慌，婦女新職業之內幕，人民健康之注意，以及日人心目中的滿蒙，日本議會與中國問題等等。詳載靡遺。常茲國難迫急，尤應明瞭對方情形，藉資準備。凡我同胞，亟宜人手一編。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三分 外國五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生活

書店

發行

遊

記

遊

踪

在交通比較發達的國家

，一般人多以旅行爲樂

事，在中國則有『在家

千日好，出外半朝難』

之概，所以對國內的遊

歷觀察，常是一件困難

的事情。惟其如此，所以關於國內各處

風俗人情山川名勝的記述，尤其值得我

們的注意。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就是遊歷過觀察過的人，對於別人考察

所得的結果，也可資借鏡或參證。本書

是彙集生活週刊中關於此類特有精彩的

材料編成的。文筆簡練雋趣，很可供未

遊者及已遊者的賞鑒。更可作學校課本

讀。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

五角

一册 實價四角

黃海環遊記

一册
二角
五分

『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彼，不知己，一次沒有勝，卻沒有一次不敗，這都是當然的道理，今後呢，多一個人知彼，或者

在大敗以後，稍稍減少些敗的原因，多

少總是有益的。』本書著者，天性好遊

，瀋陽，朝鮮，日本是著者常到時。此次

次費時一月有五日，歷青島，大連，瀋

陽，朝鮮京城，釜山，東京，箱根，碧海，

西京，大阪，神戶，長崎等十二處，著者用

極犀利生動的文筆，通俗而極有興趣的體裁

，記述一路觀察所得，和日本用心的陰險，

處處處心積慮以謀我。讀此書後可以知道日

本的現在和未來，給我們如何去努力的一個
▲掛號寄費 國內九分 國外三角半▼

三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成 功 人 傳 記

修 養 必 讀

評	人
述	物

愛 迪 生 傳

伍 況 甫 譯

一 冊 六 角

愛氏一生事跡，非特發明工作，足資觀摩，即其持躬遇人，因材施教，生平言語，針砭時病，亦頗多示實行家以模範，勵進青年以奮鬥之心。平時軼聞談屑，東鱗西爪，尤可窺見當時美國各界對新發明事所持之態度，予讀者以極精確之時代背景。本書原著坤羅至富，且極正確，廣事引證，不厭求詳。實堪作愛氏信史讀。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國外五角▼

一 冊

生 活 週 刊 社 編 輯

本 書 記 述 近 世 中 西 成 功 鉅 子 傳 記 六 十 餘 篇 ， 著 其 立

實 價 一 圓

言 行 事 ， 堅 苦 卓 絕 ， 在 在 能 鼓 勵 奮 發 有 為 積 極 向 上 百 折 不 回 之 精 神 。 指

示 青 年 以 成 功 之 途 徑 。 篇 中 主 人 ， 或 為 革 命 家 ， 或 為 科 學 家 ， 或 為 發 明

家 ， 或 為 政 治 家 ， 或 為 教 育 家 ， 或 為 名 將 ， 或 為 學 者 。 類 以 出 身 寒 微 ，

經 過 堅 苦 卓 絕 之 努 力 ， 以 底 於 成 。 其 所 憑 藉 以 成 功 者 ， 雖 各 殊 其 途 ， 而 莫 不 具 有 竅 要 ， 讀 者 自 可 玩 索 得 之 。 文 筆 簡 練 雋 趣 。 每 篇 前 並 附 有 各 名 人 照 片 及 親 筆 簽 名 銅 圖 四 十 餘 幅 ， 尤 有 價 值 。

掛 號 寄 費 國 內 一 角 三 分 國 外 六 角

版出店書活生海上

英國政治組織

費聲著

(原名福態)

一冊 實價一圓

本書著者，留英多年，對於英國政治，極富心得，全書約十萬言，共分：第一編歷史背景，第二編憲法特點，第三編政治制度，第四編政制批評等四編。

本書之特點有三：(一)英國政制，本最複雜難解，但又為研究政治者所必須知，本書用雅馴淺顯之文字，分析駁雜變幻之學理與事實，層次井然，首尾呼應，使讀者省力不少。(二)本書以歷史為經，以現實為緯，處處根據歷史，而處處顧到現實，事事有來歷，事事有例證，非但使讀者知英國政制之源流變遷，且能識其最近之面目。(三)本書不僅根據英人名著，且多著者游學彼邦時，親見親聞之所得，發為透澈深切之文章，多為前人所未道，他書所未及，且亦決非親歷其境研究有素者所能道。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半 國外五角

經濟建論

第一冊
五分五角

畢新
生著

中國今日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是經濟制度
需求根本改造的問題。本書著者，對於此問題素
有深刻的研究和信心。本書所集的十餘篇短文，
即旨在根據中國實際的需要，說明達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出路
。讀者於此，至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明確的概念，而為進一
步研究的張本。

掛號寄費 國內九分 國外三角

師導的題難決解

集外箱信者讀

第一輯

一冊 四角

第二輯

一冊 五角

生活週刊每年承讀者通信商權問題之來函，

幾達三萬件。「信箱」欄以篇幅有限，難於

盡登，現除來信聲明須嚴守秘密者外，特選

其未曾刊佈而又有閱覽價值者，編成是書。

內容分求學，職業，婚姻，家庭

，疾病，法律等編，每一信可作

一種特殊情形之代表敘述，力避

雷同。問題均屬事實，確為社會

實際情形之寫真。文筆雋永有趣

。編者的回答，切實周密；更可

幫助讀者諸君增進判斷力，磨鍊

思考力，與解決相類的一切問題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五角

信箱外集之三

迷途的羔羊

一冊

六角

生活週刊因篇幅有限，而讀者來商權問題的信，一年多一年，都

不及一一發表，故每隔若干時有

『信箱外集』的編輯。這是第三輯。是選

集民國二十年一年裏面的信彙編而成的。

內容力避和以前兩輯重複，但在法律上及醫學上的知識較以前為特多，這就是本書的特點。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五角

上海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989B

0704 40708

707

活生

— 舊書店 —
冊數
售價 0.60

076